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游珮芸 先生

奇幻文學中的龍

——以《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為例

研究生：黃心怡 撰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黃 心 怡 君

所提之論文 奇幻文學中的龍—以《地海》、《魔法森林》、
《龍騎士》為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吳 汝 瑛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蔡 欣 純

郭 珮 芳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7 年 9 月 17 日

國立台東大學

附註：1. 本表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組 九十七 學年度第 學期 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奇幻文學中的龍——以《地海》、《魔法森林》、《龍騎》為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	☐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黃鳳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黃1046 (親筆正楷)

學 號：1595023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3 日

1. 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組 97 學年度第_____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奇幻文學中的龍 —以《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為例

指導教授： 游珮芸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黃心怡

簽 名：

黃 1540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03 日

奇幻文學中的龍

—以《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為例

摘 要

本論文以《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三套當代奇幻小說為研究文本，探討文本中龍的形象及其意涵。

筆者從西洋文化的希臘神話、宗教傳說，以及義大利、德國、北歐諸國和英國等地的神話傳說或民間故事中發現，其實龍的形象是罪惡的、狡詐的和殘忍的，能飛翔、會噴火、個性很自我。但是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裡的龍卻和西方的傳說大異其趣。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龍和東方文化對龍的概念比較相似。

筆者認為「龍」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自傲、睿智，擁有神奇且神祕的能力，和榮格集體潛意識中，「智慧老人」的原型相同；而龍與人相處的過程中，適時提醒人類，甚至可以解救世界，這種形象和「英雄」原型相同，然而，在榮格的集體潛意識中，智慧老人和英雄原型是隸屬於父親(男性)的，但是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不是把龍和女人歸為同類，就是直接以母龍為主角撰寫文本。

本研究發現《地海》和《魔法森林》這樣的轉變，是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而《龍騎士》雖然也是以母龍為主角，但是因為龍騎士是一名男性，這樣的安排，以及從這三個系列的小說整理出來的脈絡，是創造出二元（男性、女性）融合的視角。

本研究也發現《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提到的龍的演變。龍在《地海》本是龍人一家，最後有些選擇文明成為人，有些龍則選擇繼續在空中遨翔，甚至在卡耳格大陸最東邊的龍已退化成沒有高等智慧的動物；而《魔法森林》裡面龍可以自己選擇性別；《龍騎士》則有龍的變形：洛魔及其爸媽，她們擁有跟龍一樣好的智慧，但是，是殘忍、邪惡和詭異的龍。這種演化的歷程，是一種生態即將退化回原點的提醒，而且暗示龍就是大自然，而歸納龍的角色演變可以看出，自然與人類的互動，是從被人類尊崇，到人類企圖征服大自然，接著大自然反撲，到後來與人類共同發展出一種理想的相處模式。

關鍵詞：奇幻小說、龍、集體潛意識、女性主義、生態文學

Dragons in Fantasy—

Exemplified with *The Earthsea*, *The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and *Inheritance Cycle*.

Summary

This thesis studied the image of dragon and its meaning, based on three series of modern fantasy, which are *The Earthsea*, *The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and *Inheritance Cycle*.

In western culture tradition from Greek Mythology and Bible to the myths and folklores of Italy, Germany, Northern Europe and England, researcher found the image of dragon to be evil, cunning and cruel. With the ability to fly and to spit fire, dragons in western tradition showed their strong self-centered characteristic. However, the dragons in *The Earthsea*, *The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and *Inheritance Cycle*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dragons. They resembled the traditional Eastern dragons in many ways instead.

Researcher compared the dragons in *The Earthsea*, *The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and *Inheritance Cycle* to C.G. Jung's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found those dragons shared many common traits with the archetype “Wise Old Man” which means wise, pride and mysterious power. Those dragons also shared some common traits with the archetype “Hero” because they sometimes reminded humans in time to save the world. The archetypes of “Wise Old Man” and “Hero” are both male, but somehow the dragons in those three series were either closer to or being female.

The thesis concluded that such switch in *The Earthsea* and *The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In *Inheritance Cycle*, although the rider was male, the novel adopted a female dragon as protagonist. Their cooperation, in which the dualism (male/ female) point of view was integrated, showed the context of these three series.

The evolution of dragon was mentioned in these three series. In *The Earthsea*, dragons and humans had been from the same origin, while some chose to be grounded, becoming civilized humans, and some chose to stay soaring in the sky. Some dragons of the later group that lived in the east border on Kargad Lands even degenerated into animals without intelligence. In *The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dragons could choose their own genders. In *Inheritance Cycle*, dragons came in different images. For example, the Ra'zac and its parents had wisdom as dragons but they were cruel, evil and sly. The progress of degenerating evolution performed as some kind of ecological reminder, in which dragons were implied as nature. So the evolution of dragons showed several different stages of how humans interact with nature, from nature being worshiped, to nature being conquered, to nature's powerful rebound on humans, and to finally in the end an ideal mode developed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words: Fantasy, Dragon, Collective Unconscious, Feminism, Eco-criticism

奇幻文學中的龍

—以《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為例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5
第三節	研究文本介紹	7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5
第一節	奇幻文學	15
第二節	英雄	18
第三節	女性主義	22
第四節	解構主義與顛覆	26
第五節	生態批評	29
第六節	作品相關研究	32
第參章	龍的傳說與故事	35
第一節	傳說中的龍	35
第二節	奇幻文學中的龍	42
第三節	《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龍	48
第肆章	龍的意涵	60
第一節	龍是有智慧的英雄	60
第二節	龍的性別受女性主義的影響	70
第三節	龍人之間所蘊藏的微妙關係	78
第伍章	結論	92
第一節	再現龍的神話	92
第二節	獨特性的展現	99
參考書目		103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曾經聽過十二生肖的故事嗎？相傳在上古時代，人們都不曉得計算年月的方法，於是就去請玉皇大帝幫忙。玉皇大帝覺得動物和人們關係最密切，如果用十二種動物來做年份的名字，人們一定最容易記得。不過，地上的動物這麼多，要如何選出十二種動物來呢？玉皇大帝就決定在自己生日那一天，舉行一次動物渡河比賽。最先到達終點的十二種動物就被選出來，名列十二生肖。

那時，貓和老鼠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親熱得形影不離。老鼠說：「我很想跑在前頭，列名十二生肖中，可是我身子又小，又不大會游泳，怎麼辦呢？」貓說：「既然我們身子小，跑不快，就應該動身得早。我知道水牛平常天不亮就起身了。到那一天，我們請水牛叫醒我們，也許就可以跑在前面了。」老鼠拍手跳起來說：「好極了，就這樣辦！」

到了玉皇大帝生日那天，天還沒亮，雞也還沒啼呢，和善的水牛就來把老鼠和貓叫醒了，水牛笑咪咪的說：「看你們迷迷糊糊的樣子，不如爬到我背上來，我載你們一塊兒走吧！」老鼠和貓就蜷伏在溫暖又寬大的牛背上，舒舒服服的又睡了一覺。當他們醒過來的時候，天才剛剛亮，卻已經到了河邊了。貓兒在牛背上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高興的說：「過了河，馬上就是目的地了。看來，我們三個是跑在最前面啦。」

「是啊！你出的主意真好。」老鼠口裡這麼說，心裡卻在盤算：「跑在前頭是不錯的了，不過，要怎麼才能跑在水牛和貓前面，得到第一名呢？」自私又狡猾的老鼠，想出了一個壞主意。當水牛游到河中間的時候，老鼠假心假意的靠近貓，親親熱熱地說：「貓哥哥，我們就快到河邊了，你看看，四周的風景多美啊！」「真的，好美喔！」貓果真四處張望。就在這個時候，老鼠狠心地用力一推，貓沒有

坐穩，「撲通」就摔到河裡了。大水牛發現背上的重量減輕了，回頭一看，卻發現許多動物都在陸續過河，牠便趕緊加快速度，沒有注意貓掉到水裡，而狡猾的老鼠早已經偷偷鑽入大水牛的耳朵裡去了。大水牛很快的過河了。眼看就要得到第一名，心裡正高興著。突然，從他的耳朵裡跳出一團黑黑的東西。大水牛愣住了，停下腳步，仔細一看，「啊！原來是老鼠。」老鼠卻一溜煙似地往前跑，等大水牛看明白了，老鼠早就跑到終點，得到第一名。一眨眼，大水牛也到了，得到第二名。接著，老虎也到了。

突然間，天邊捲起一陣狂風，一隻巨龍從天空降下來，就在龍快到終點的時候，突然一隻蹦蹦跳跳的小兔子，飛快的跑到玉皇大帝前，得到第四名。原來，兔子也不會游泳，是踏在別的動物身上跳過河的。而龍呢？牠會飛，應該最早到的啊！玉皇大帝便好奇的問牠為什麼會晚到。「我本來可以很早到的，可是我到東邊去降了一場雨才趕來，所以就耽誤了時間。」龍是專門負責天上降雨的動物，責任感也特別強，他很認真地回答玉皇大帝。

一會兒之後，他們聽到一陣馬蹄聲，看到上揚起許多灰塵，隱約中看到馬，羊，猴子，雞和狗拼命的跑著。馬跑在最前面，眼看就快要達到終點了。突然，他聽到一個聲音。「我來了，我先到了。」草叢裡鑽出一條大蛇。大蛇來了引起一陣混亂，老鼠和兔子害怕的躲起來。大蛇平常最喜歡吃老鼠和兔子，今天卻很有禮貌的說：「今天我是特地來參加動物渡河比賽的，放心吧，我不會吃你們的。」

「嘶--」馬一到就高興的亂叫。「我得第幾名？」「第七名啊！」老鼠搶著回答。不久，老山羊，猴子和大公雞分別到了。「哎，你們三個怎麼會一起來啊？」老鼠問。老山羊慢吞吞的說：「我們在河邊撿到一塊木頭，坐在上面，互相照顧著過河。」

「汪，汪，汪」調皮的狗也來了。其實他早該到了，因為貪玩，在河裡洗澡，耽誤了時間，最後只得到第十一名。比賽快要結束了，已經到達的動物，都想看最後一名是誰。大家伸長了脖子四處張望。過了好一會兒，聽到豬叫的聲音。奇怪，平日最懶的豬怎麼也來了？「不是有好吃的東西啊？」豬喘著氣問。大家聽了，都捧著肚子哈哈大笑，雖然如此，豬還是得到第十二名。

小時候總對於自己屬龍感到莫名的驕傲，只是因為其他的生肖都很平常，可以在動物園看得到，只有龍最特別，只在傳說中出現。尤其是聽到十二生肖的故事之後，才知道因為龍是天上專門負責下雨的任務，責任感特別強，即使在這麼重要的比賽前，還是盡忠職守地下了一場雨才趕來。哇！這樣一來，屬龍的我更與有榮焉。

大學時，因緣際會參加古蹟解說員的訓練，讓研究者又更深入了解中國傳說裡的龍。龍，在中國的神話或傳說中，是一種神異動物，具有蛇身、鱷首、蜥腿、鷹爪、蛇尾、鹿角、魚鱗、口角有鬚、額下有珠的形象。前人分龍為四種：有鱗者稱蛟龍，有翼者稱為應龍，有角者稱虯龍，無角者稱螭龍。

傳說中的人類始祖伏羲、女媧，皆龍身人首，又被稱為「龍祖」。華夏民族的先祖炎帝、黃帝，傳說中和龍都有密切的關係，相傳炎帝為其母感應「神龍首」而生，死後化為赤龍，因而中國人自稱為「龍的傳人」。傳說龍能隱能顯，春風時登天，秋風時潛淵，又能興雲致雨。龍被中國先民作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龍」。中國民間流傳著許許多多關於龍的傳說。進入階級社會後，龍的身上又增加了象徵帝王皇權的神性。

而研究者在擔任古蹟解說員時，最常解說的，無非是具有中國傳統的廟宇建築。廟宇的建築無論在牆壁、柱子、天花板，甚至連屋簷都和龍有關。通常一座廟宇最重要的正殿或是後殿的建築，因此主要的柱子上一定有龍。如果仔細觀察，每支龍柱上的龍都各有特色，龍頭朝上的負責上達天聽，龍頭朝下的負責下察民情，也因為需要擔負的責任太多，有龍生九子之說。例如，龍生九子的老大，名夔龍，龍頭龜身，喜歡負重，負責馱石碑；另外，螭吻，喜歡登高望遠，常常在宮殿廟宇屋脊上看到；老三，蒲牢，常常刻在廟鐘上；老八，狻猊，龍頭獅身，相貌猙獰，但性情和順，喜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之上；老九，椒圖，長相像螺蚌，個性孤僻，負責把守宮殿廟宇常被鑄成門上的獸頭門環。自古至今，也從來沒有

人看見過牠，但是，牠卻是亙古以來，人們爭相傳頌的一種奇珍異獸，而關於龍的故事，多半是富含神話色彩的傳說。「說文解字」上曾記載：「龍爲長鱗蟲，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登天，秋分潛淵。」把龍描繪成一種面貌多變的神物。「管子」也曾說過，龍的身上有五彩，性喜嬉戲，能隨心所欲，忽大忽小；變小時，可跟蠶一樣大；變大時，幾乎能容納天地，牠飛天遁地，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在古人的心目中，龍不但神通廣大，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而且是至高無上的祥瑞表徵。

接著，幸運得考上兒童文學研究所，接觸到奇幻小說，讓我驚訝的發現，西方的奇幻小說也有龍，只是奇怪的是，西方奇幻小說的龍和東方觀念中的龍不太一樣，雖然也具有靈性，但是卻不是無所不能，一開始最不能接受的是龍只是恐龍的外型加上一對翅膀，例如，在《哈利波特-火盃的考驗》中，是哈利波特的考驗之一，有一雙可怕的爪子，會噴火，會在天空中飛翔，有著火爆的脾氣，甚至可以扯斷鐵鏈，只爲了咬(死)哈利波特。但是，這樣的形象和東方的龍的樣子，或者說東方人對龍的崇拜，真的有天壤之別。後來，上了奇幻小說一門課之後發現，其實，西方小說中的龍，不只是會噴火、搶寶物，或是和英雄大戰的惡龍，在某些小說中，龍也有被當成英雄的角色，有的龍則是成爲主角成長過程中的智慧老人之一，提供主角解決問題之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西方文化中的龍是什麼樣的定位？龍的角色在西方文化中有什麼樣的演變？是不是和東方文化對龍的崇拜有關？又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最近許多奇幻小說出現的龍都是母龍居多。爲什麼會這樣？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研究先藉由探討神話，了解人類對龍的看法，再探討在奇幻文學中，龍有什麼樣的特質或有什麼特殊的意義。由於歷史上同一時期所書寫的文本，因作者彼此皆具有共同的意識形態與情境，所以往往有許多共同處，如果知道了某種文化特徵，就可以看出文本和某種意識形態的關聯，或說意識形態對於文本的影響。而在奇幻文學中，不約而同出現「龍」的角色，這背後有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呢？而母龍的出現，是不是反映長期以來女性主義的發酵呢？從這幾個角度思考，羅列出以下的研究目的。

- (1) 爲了探究奇幻小說中龍出現的緣由，於是探究西方神話與傳說對龍的看法，並討論東方文化對龍的崇敬之情，藉以探討東西方文化對於奇幻小說中的龍的影響。
- (2) 整理分析現在奇幻小說中的龍的個性和龍族，並歸納出奇幻小說中龍這個角色的共同性。
- (3) 探討龍族和龍這些共同性背後所蘊含的深層意義，以及影響龍這個角色的意識形態。

本研究將先從西方的希臘神話、聖經故事，以及東方的民間故事、傳說、傳奇的內容，了解過去人類對於龍的看法，再透過文本分析，可以歸納出龍在奇幻文學中的特質，以及龍的角色背後所蘊含的意義。而認識作者的生平背景與創作背景，可以幫助研究者揣測在作品中安排龍、安排龍和人之間是何種關係的理由。

研究文本選擇的依據，一是文本中出現的「龍」，指的是英文的 dragon，而非恐龍(dinosaur)。龍(dragon)在微軟百科全書中是這樣定義的：「Dragon, a legendary reptilian monster similar in form to a crocodile and usually represented as having wings,

huge claws, and a fiery breath.」(龍，一種傳說中和鱷魚類似的爬蟲，它一般被描述為擁有翅膀、巨爪和烈焰的怪物)。因此，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主角是「龍」(dragon)，而不是曾經真實存在於地球，支配全球陸地生態系超過一億六千萬年之久，滅亡約六千五百萬年前的恐龍(dinosaur)，本研究以存在於東西方的傳說的生物—龍(dragon)為主。

其次，在文本中，龍的角色有充分發揮，甚至成為主角之一，所謂「充分發揮」，包含文本中對於龍的個性、龍族的概況有詳細的描述，或是龍族的出現對於該時空具有絕對的影響，才列入研究文本。最後，本研究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討論龍的形象與背後的意義，但是在每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研究者擔心，相同的形象轉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有不一樣的詮釋，所以研究者選擇文本的時候，盡量以作者是相似的文化背景為主，再整理、歸納、演繹其中蘊含的意義。研究者蒐集到奇幻文學中，提到龍的文本有：《魔戒》、《地海》、《龍槍傳奇》、《龍魔》、《魔法森林》、《銀龍騎士》、《哈利波特》和《龍騎士》。研究者將在下一個章節，依據以上的研究文本選擇考量，再加以挑選。

第三節 研究文本介紹

有哪些奇幻文學的著作曾經提到龍呢？《少年小說大家讀》提及：

許多英雄探索奇幻完全發生在由虛構生物居住的虛構世界裡，例如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Guin)的《地海系列》(*Earthsea Cycle*)、托爾金的《魔戒》和克里斯多夫·鮑里尼(Christopher Paolini)的龍騎士(*Eragon*)三部曲。

龍也許是出現在童書中最受歡迎的虛構動物，神話亦是如此。獨角獸排名第二，此種說法來自古代神話及說書。當代奇幻不再把龍或獨角獸視為配角或惡角，反而得到充分發展，成為主角之一。如派翠西亞·瑞德(Patricia C. Wrede)的《魔法森林》(*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系列¹。

依照張子樟在《少年小說大家讀》對奇幻類型的分類，可以簡單分為：動物奇幻故事、玩具奇幻故事、古怪角色與荒誕不經的故事、魔法旅程與魔土、歷史奇幻故事、超自然與時間奇幻、英雄式或探索的奇幻故事等²，本論文所選定的文本皆屬於英雄式或探索的奇幻故事中，都是以「探索」來刻劃角色的成長歷程，也因為「探索」是生命裡一股潛在的力量，這三套小說都把探索的歷程發揮的淋漓盡致。

一、在多重世界的邊緣翩翩起舞《地海》(*The Earthsea*, 1968)

作者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1929-)是美國重要科幻、奇幻與女性主義與青少年兒童文學作家。著有小說二十餘部，以及詩集、散文集、遊記、文學評論與多本童書。並與人合譯老子《道德經》。所獲文學獎與榮譽不計其數。

¹ 《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64-8。

² 《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56-167。

她深受老子與人類學影響，作品常蘊含道家思想，寫作手法流露民族誌風格。她的重要奇幻作品「地海傳說」系列常與另兩部西方奇幻經典-托爾金的《魔戒三部曲》與路易斯的《納尼亞年代記》相提並論。此外，重要科幻作品《黑暗的左手》（*Left Hand of Darkness*）與《無依》（*Dispossessed*），均為美國兩大科幻獎「雨果獎」與「星雲獎」雙料得主。她是少數幾位受到當代英美主流文學界重視的奇科幻作家之一。西方文學評論家哈洛·卜倫（*Harold Bloom*）盛讚她為當代幻想文學第一人，創意豐富，風格獨特，無人可及，並將她列為美國經典作家之一。

勒瑰恩不僅跨越了創作類型的疆界，還打破了主流文學的藩籬。奇幻、科幻小說，甚至包括青少年兒童文學類型，有很長一段歷史處於文學界的邊緣位置，不受重視。勒瑰恩出身學術家庭，父親是人類學家，母親是心理學家及作家，均非常關注美國原住民文化。家中時常高朋滿座，除了知名學者、研究生之外，還有許多印第安人，套句勒瑰恩母親說的話，他們家就是「一整個世界」。在這樣富有學術氣氛的環境成長，三位兄長都成為學者，她自己則攻讀法國與義大利文學，取得文學碩士，並在大學任教。儘管如此，勒瑰恩卻選擇了大眾文學為志業。她以令人讚嘆的才華在奇幻、科幻與青少年文學界奠定名聲；作品的文學性更吸引了主流文學界的注意。以她作品為分析對象的文學評論眾多，甚至出版專書探討。舉凡「地海傳說」的成長主題與道家思想、《黑暗的左手》的敘事方式與性別議題、《無依》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等等，皆對主流文學界產生重大影響。

她跨越疆界的層次，女性、青少年兒童、大眾文學與東方思想，相對於男性、成人、主流文學與西方文化，都是位於邊緣。勒瑰恩正是「在多重世界的邊緣翩翩起舞」，織就了種種意象繁複、文字優美、意蘊深厚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她不僅要傳達深刻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她還是說故事的高手，能同時兼顧閱讀趣味、文學風格和哲思議題。很慶幸她選擇了奇幻、科幻類型來說故事，豐富了我們的視野；更慶幸有了她的努力，邊緣文學的發聲位置終於有了流動。以下簡介地海六部曲的內容摘要。

第一部 《地海巫師》 *A Wizard of Earthsea* / 1968

地海世界是個純由島嶼和海洋構成的世界，魔法是整個世界運行的動力，正因此，能運用魔法的法師握有改變世界的力量，卻也必須謹慎維護整個世界的均衡。少年雀鷹是個出身平凡的牧羊童，他擁有強大的魔法天賦，卻因為濫用力量而鑄成大錯，為了彌補過失，踏上漫長艱辛的旅程，與邪惡的力量糾纏追逐，直至海洋的盡頭。

第二部 《地海古墓》 *Tombs of Atuan* / 1971

自太初第一人降世，自地海創生之際，峨團古墓便已存在。遠在地海世界東北角的卡耳格帝國，信奉古老神祇「累世無名者」，歷代均由女祭司奉祀，神廟位於峨團島中的沙漠地區，遺世獨立。恬娜自小便與父母分離，帶到神廟受訓成為現世第一女祭司「阿兒哈」，身分神聖崇高，卻受到種種束縛而漸漸失去自我。直到她在神域禁地的地底迷宮中看到一絲亮光，為她帶來生命的轉機。延續《地海巫師》的成長主題，刻畫少女走出封閉自我的心理轉變。

第三部 《地海彼岸》 *The Farthest Shore* / 1972

維繫地海世界平衡的魔法泉源乾涸，術士法師施展不出法術，誦唱人遺忘詩歌內容，人們追求幻影而放棄謀生技藝，也放棄了實在的生命。大法師雀鷹偕同年輕的英拉德王子亞刃，想要追索亂象的癥結，邪惡的根源。他們不知目的何在，只能一逕向極遠的邊疆航行——直至從無入抵返的極遠彼岸。

第四部 《地海孤雛》 *Tehanu* / 1990

她曾經是無名黑暗的第一女祭司，曾與地海大法師結伴同行，將和平象徵帶回地海，受萬眾稱頌。後來她選擇平凡、嫁作農婦，以為自己將平淡度過一生。然而，自從受到瀕死老法師的啓示後，她開始懷疑過去相信的諸多事物。在追尋真實的艱辛過程中，她將面對年輕法師、諸島之王與巨龍，並揭露出地海國度截然不同面貌。繼《地海彼岸》之後，勒瑰恩沉澱近二十年，從女性生命經驗與智慧出發，以奇幻敘說現實，挖掘地海世界的豐富意喻。

第五部 《地海故事集》 *Tales from Earthsea* / 2001

渴尋權力與濫用魔法的法師、奉獻力量的女巫與術士、選擇愛情的力之子、挑戰傳統桎梏的女孩……地海諸島的過往，是無數篇敘真實生命與虛幻權力搏鬥抗爭的詩歌。《地海故事集》以珠玉般的五篇故事與一篇風物概述，填補了地海歷史中的空白，讓地海巫師們增長了血肉。這五篇故事中，有的發生在《地海巫師》之前，有的發生在格得擔任地海大法師的期間，有的則發生在《地海孤雛》之後。第一篇是有關地海巫師學院誕生的由來，另一篇則敘述格得第一位老師歐吉安的故事，最後一篇故事則敘述一個女孩挑戰地海巫師學院對女性的禁令。勒瑰恩在這些故事中，從不同面向的人物、不同的角度，再度借用地海世界來闡述她對人性的深刻理念。最後，地海世界簡介篇則從歷史、地理環境、民族、語言文字、風俗等詳細介紹地海世界，對所有地海迷而言，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第六部 《地海奇風》 *The Other Wind* / 2001

一位名為「赤楊」的術士擅長修補東西，但這項能力很可能是毀滅的能力，他每晚夢見摯愛的亡妻站在生死之界的矮牆旁呼喚他，而矮牆也逐漸被拆除。如果牆破了，亡魂將入侵地海世界。同時，原本遠居西方的龍群開始東侵，威脅內環諸島人民安寧的生活，真王黎白南面臨和平危機。鄉野術士、柔克法師、地海真王、中年農婦與灼傷女子，以及來自東方卡耳格帝國的蠻族公主，如何從遙遠傳說的斷簡殘編中拼湊真相，解救瀕臨崩潰的人世？龍、人、創生古語真言與魔法，究竟有什麼關連？

奠定勒瑰恩在奇幻文學界經典地位的作品，便是這套「地海傳說」。「地海傳說」原先共有三部曲：第一部《地海巫師》(1968)、第二部《地海古墓》(1971)、第三部《地海彼岸》(1972)。時隔將近 20 年，她又於 1990 年寫出地海傳說第四部：《地海孤雛》，接繼於 2001 年推出第五部《地海故事集》及《地海奇風》。在《地海》中，龍常常出現，一開始是主角格得挑戰的對象，後來，龍演變成和格得聯手修補旱域的夥伴，甚至在後三部出現龍與人其實原來都是龍的傳說，還出現了龍女(是龍也是人的女生)，龍也成為在重要關鍵時刻的中心。

二、挑戰童話刻板印象的《魔法森林》(*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 1985)

作者派翠西亞 C. 蕾德是美國超人氣魔幻文學作家，《星際大戰》首部曲及二部曲即改編自她的原著。1953 年誕生於芝加哥，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大。蕾德多才多藝，於 1977 年取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在 1985 年成為全職作家。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

(*Dealing with Dragoms: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Book One*) 1990

席夢琳公主是靈多沃王國的么女，她有六個姐姐，書中描述「金髮飄逸，性格溫婉，容貌更是一個賽過一個」，然而席夢琳卻是把一頭黑鬃髮編成辮子，而且不斷的長高，幾乎跟王子身高一樣，至於脾氣嘛，委婉的說是堅毅，不客氣的說就是頑固。不喜歡依循傳統，舉凡一切公主該學習的事——刺繡、跳舞、繪畫和禮儀，都只是她默默忍耐學習的成果，但是讓她感興趣的事是學習劍術、魔法、廚藝甚至是經濟學……等，這類「不合乎禮儀」的事務。當她發現自己必須嫁給塞尚山的塞藍迪王子時，她逃出了城堡，無意間進入了巨龍的洞穴，而且自願當龍的公主，巨龍凱卓接受席夢琳的建議，自此她就留在凱卓的洞穴中整理寶藏、圖書館。雖然騎士們絡繹不絕的前來營救，但卻一一被席夢琳勸退，也壓根兒沒想過要逃走。在巫師密謀與巨龍歐洛哥奪取龍王之位時，席夢琳以自己的智慧與習得的魔法在女巫莫威的協助下，揭發了陰謀，也讓巨龍族順利產生新的龍王——凱卓。而席夢琳就擔任龍王的御廚兼圖書管理員，後來還幫助巨龍成功遏阻壞巫師搶奪龍王寶物。

《魔法森林二部曲：龍王歷險》

(*Searching for Dragoms: 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Book Two*) 1991

魔法森林國王發現魔法森林遭到破壞，他懷疑是巨龍所為於是他前往拜訪龍王，不料龍王已失蹤數日，他便與龍王的公主出發尋找龍王，他們搭乘狀況百出的破舊魔毯上路，一路上還有巫師意圖加害，奪得寶劍，幸好有好女巫及法師相助，最後成功救出龍王，化解危機。

《魔法森林三部曲：魔劍風雲》

(Calling on Dragoms: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Book Three)1993

魔法森林再度發生異狀，第二集慘敗的巫師捲土重來，狡詐的竊取魔劍以圖報復，席夢琳與巨龍、女巫、法師結伴欲尋回寶劍，一路上驚險萬狀，後來雖尋回寶劍，但魔法森林國王已遭巫師魔法囚禁於城堡中，眾人無法突破魔法護罩，只得由巨龍守護城堡，待王子出世再解救國王。

《魔法森林四部曲：王子復國》

(Talking to Dragoms: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Book Four)1985

席夢琳隱居 16 年後，還是被巫師發現行蹤，她將寶劍交給毫不知情的王子日星，要他回魔法森林救父。日星一路在脾氣火爆的火巫少女及一頭毛躁的小龍陪伴下，有驚無險的破除巫師魔咒，救出國王，並在巨龍、精靈、女巫、法師等幫助下，大敗巫師集團，歡喜收場。

在《魔法森林》裡，主要是公主席夢琳貫串這四部曲，龍的出現舉足輕重。龍有各式各樣的顏色，擁有迥然不同的個性，這種族是大家敬畏的，也是重要的關鍵。

三、《龍騎士》(Eragon, 2003)

作者是克里斯多夫·鮑里尼(Christopher Paolini) 20 歲的美國青年，提筆創作《龍騎士》的時候只有 15 歲。鮑里尼從小就住在蒙大拿州的山區小鎮，他的父母選擇親自教導鮑里尼和他的妹妹，所以兄妹倆沒有進過普通學校；他們家中也不看一般電視節目，但是收藏了四千多部錄影帶。鮑里尼在 15 歲時通過高中鑑定考試，然後開始撰寫《龍騎士》，一年之後完成。如今，他雖然因為此書而蜚聲國際，卻依然和家人住在小屋裡，同時著手進行《龍騎士》的三部曲的撰寫。

《龍騎士》中，龍騎士與飛龍之間的友誼與信任，是小說中最創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橋段。飛龍會選擇騎士，並透過念力將魔法傳送至龍騎士內心，讓龍騎士能施展魔法並駕御飛龍。

《龍騎士：首部曲》(Eragon, 2003) 是從精靈公主鶚亞，被哥巴塔爾國王的手下邪影者德薩追捕開始，正當危機之時，鶚亞將手中寶石傳送至遠方。十五歲的少年艾瑞岡，碰巧在森林中發現這顆發著青藍光的石頭，出生貧窮農莊的他，本來想將這顆奇石變賣換取食物，好讓家人能安穩過冬。未料，站藍色寶石竟孵出一隻幼龍，艾瑞岡為他取名「思飛」，沒想到自此開啓遠古帝國的奇幻傳說--龍騎士時代。艾瑞岡就是傳說中對抗邪惡的「龍騎士」，黑暗大帝哥巴塔爾為征服帝國，獵殺無數龍騎士，思飛和艾瑞岡的出現，讓龍騎士的時代再度來臨。因此偷偷扶養小龍的艾瑞岡便成了邪惡勢力追殺的對象，親人舅舅更因此遭受殺害，悲慟的艾瑞岡了解自己肩負的責任，決心要讓他的土地回到法治與和平的黃金年代，成為所有人民的希望寄託。因此，便和飛龍思飛隨著布朗姆展開冒險旅程，前往秘密的地下人類反抗組織「維登」尋求庇護。一路上由布朗姆教導艾瑞岡，劍術和各式各樣不可思議的華麗魔法，事後得知原來這位所謂的智者，從前也是龍騎士一員，但被哥巴塔爾設計而失去飛龍。此時，邪影者德薩施用黑魔法，假扮鶚亞於夢境中向艾瑞岡求救，艾瑞岡便展開營救行動。雖然中途得到弓箭游侠

「馬泰格」協助成功救出鶚亞，但恩師布朗姆卻也為救艾瑞岡而喪命。艾瑞岡在鶚亞及馬泰格的指引下，終於來到維登領地，但仇敵德薩也率領魔軍大舉入侵，高潮戲「法爾登度大戰」就此展開。

在《龍騎士：二部曲》(Eldest, 2005)，艾瑞岡和他的龍——思飛，才剛從帝國魔王哥巴塔爾的強大武力中拯救了維登人，讓反叛帝國的勢力免於被摧毀殆盡。現在艾瑞岡必須前往精靈國度，學習龍騎士的重要技能——魔法和武士精神。這場生命之旅，遭遇到許多令人陌生、驚奇又畏懼的人事物，每一天都是新的冒險。然而，混亂和背叛在每個關鍵時刻都詛咒著艾瑞岡，他不知道他可以相信誰。此時，他的表哥羅瑞恩也被迫在故鄉卡爾維赫面對一場戰鬥使艾瑞岡更陷入危險深淵的戰鬥。在最後的戰役，艾瑞岡赫然發現自己是某個臣服於哥巴塔爾帝國的龍騎士之子，而馬泰格是他的親生哥哥，也已經臣服於哥巴塔爾帝國。

《龍騎士》的龍和騎士建構出這一篇小說，龍不但是人類的夥伴、聰明的智者，還是世界和平的關鍵。母龍思飛以著小女孩的天真可愛，但在需要的時候，也扮演著智慧老人的角色。而她的騎士衝動、魯莽、不服輸、不認命，騎士和龍之間的個性互補，而且在這隻龍的身上，似乎嗅到東方人對於龍的了解和崇敬。

在這三套奇幻文學中，主角們探索的目標是否達成似乎變成次要，探索過程中的種種刻苦銘心的磨練才是故事的重心，而故事中的主角們明白自己能力的極限，適度調整之後，再往下一個目標邁進。這樣的好作品，會帶給讀者一定程度的衝擊，例如，認同、洞察、頓悟、淨化和移情³。而《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便是這樣的好書，因此列為本研究的研究文本。

³ 《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75。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奇幻文學

一、奇幻文學的定義

奇幻文學（Fantasy Literature）有著悠久而卓越的歷史，其原型可上溯至希臘神話和羅馬神話，而中世紀騎士文學與近現代哥德文學的廣泛傳播，為奇幻文學的興起打下了堅實基礎。亞瑟王傳說為當代奇幻小說提供了另一重要題材，魔法師梅林、圓桌騎士、馬術、浪漫卻輪廓鮮明的道德問題，在眾多作者筆下呈現紛然不同的面貌。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真正的奇幻才出現，許多奇幻小說與科幻小說發表在相同的雜誌上。在二十世紀中葉，J.R.R.托爾金的《哈比人歷險記》和《魔戒》、C.S.路易斯的《納尼亞年代記》、娥蘇拉·勒瑰恩的《地海》系列獲得了巨大的聲望。

什麼是「奇幻」呢？李利安·H·史密斯在《歡欣歲月》中對 fantasy⁴的解釋是：獨創的想像力產生的，而這種想像力是超越我們五官所能知覺的。同時也不是外界的事物引導出來的概念，而是形成更深邃的概念的心靈作用。她更提到作家獨到的想像力是「在抽象的世界創造生命的力量」⁵。約翰·洛威·湯森(John Rowe Townsend)指出奇幻文學是近代的發展，要清楚劃分現代童話和奇幻文學並不容易，所以「我將篇幅較長的作品視為奇幻文學，即便它運用了許多童話的要素⁶。」文學家佛斯特(E.M.Forster)在《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中有一「奇幻」專章，他指出：「奇幻」(fantasy)指的是一種暗示超自然的東西所存在的寫法，如將實際並不存在的生物，如神、鬼、天使、怪物、女巫等引入日常生活中，或將平常人引進一個無人之境，不論過去、未來、地球的內部或第四度空間的工作⁷。

⁴傅林統譯成「幻想」，但英文一樣是 fantasy。

⁵《歡欣歲月》，頁 328。

⁶《英語兒童文學史綱》，頁 220。

⁷《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的寫作藝術》，頁 145-6。

張子樟對「奇幻」的定義為：任何不可能發生事物的故事，包含與自然世界法則抵觸的事件的故事。奇幻的特性在於它與實際不會發生的事有關，或是與不存在的人或生物有關，然而在每個故事的架構上，都有種獨立的邏輯，擁有自我真實理念的完整性，因此大多數的奇幻故事似乎都是合理的⁸。彭懿認為，奇幻文學所必須具備的特質在於想像力和遊戲精神。藉由想像，我們得以進入想像世界；遊戲是一種創造，透過遊戲和夢幻般的幻想，我們得以走入文學的超現實世界。他為奇幻文學下一個簡單的定義「運用小說的寫實手法，創作一個現實社會所不存在的長篇幻想故事⁹。」他認為小說和童話不同之處就在於小說需要將幻想寫得真實如在眼前發生一樣，而童話不需要讓讀者相信是真的。

綜合以上學者的論點，研究者歸納出幾個奇幻文學的要素：一是奇幻文學表現的是超自然、驚異的力量；二是採取小說式的展開方式，將幻想描繪的有如真實呈現在眼前；三是奇幻文學雖然有和童話雷同的要素，但是奇幻文學有著更複雜的組織結構。

二、奇幻文學的起源與類別

奇幻文學故事結構多半以神話與宗教以及古老傳說為設定，而發生在與現實世界規律相左的「第二世界」中，或者是在現實地球中加入超自然因素。所以，奇幻文學的作者，在撰寫奇幻文學作品時，需再創造一些新的事物。一是新的時間與空間，例如，時間上，現在、過去與未來主角可以互相穿梭、跨越，不受任何的限制；以及空間上，就像托爾金所謂虛擬的「第二世界」。二是新的角色，奇幻小說中的角色無論是否為人類，大都涉及「擬人化」(personification)的手法，無論是動物、植物、作者想像出來的角色，或是超自然的東西都和人一樣會講話，有情緒。總之，在奇幻文學中，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奇幻文學也因此受到廣大

⁸ 《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54-5。

⁹ 《中國文學 5 人談》，頁 95。

讀者的歡迎，而且奇幻文學為讀者提供了遠離現實的想像空間，雖然奇幻小說的內容改變了時間、空間和人物，但是它也必須根源於現實生活，以另一種方式展現給讀者生命的探索，或哲學的意義。張子樟將奇幻文學分成八個類別¹⁰：

(一)動物奇幻故事，具有說話能力的動物為主角的故事。例如：懷特(E.B.White)的《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 Web*)。

(二)玩具奇幻故事，這類奇幻文學的主角就是會說話的玩具。

(三)古怪角色與荒誕不經的故事，例如，《長襪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

(四)魔法旅程與魔土，最著名的就是路易士·卡洛(Lou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魔法旅程開始於真實世界，接著可能是兔子洞或是一場颶風，主角便進入魔法空間。

(五)歷史奇幻故事，也可以稱作「時間虛構奇幻」，透過主角發現不同年代的風土民情，例如，李潼的《少年噶瑪蘭》。

(六)超自然與時間奇幻，就是神祕和無法解釋事件，以及時光旅行的故事，例如，《湯姆的秘密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

(七)科幻小說與太空奇幻，這類的奇幻故事大多聚焦在於未來的地球上，或是某個其他星球生活的推測寫作。例如，《記憶傳受人》(*The Giver*)。

(八)英雄式的或是探索式的奇幻故事，這一種奇幻故事的主角總是隨著探索的發展，在生理和心理上皆有所成長，而且主角的「騎士風采」常常是讀者所沉迷的，這些騎士們行俠仗義，無論週遭環境多麼惡劣，他們依然秉持善惡分明的態度。《龍騎士》和《魔戒》就是很好的例子。

奇幻文學之所以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是因為它提供了讀者遠離現實的想像空間，雖然故事改變的時間、空間或人物，但它還是必須根源於人性，與現實生活相關，才能獲得讀者共鳴。

¹⁰ 《少年小說大家讀》，頁 156-167。

第二節 英雄

各種不同文化的神話中，都可以找到「英雄」的出現，而曾經談論到「英雄」形象的有榮格的集體潛意識，以及當代神話大師—坎柏(Joseph Campbell)。

一、榮格集體潛意識中的英雄原型

透過宗教和神話的研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注意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原始部落中，有著相似的原始意象。甚至在彼此分隔，沒有任何交往的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下，人類的精神傳說都是相似的，例如，力大無窮的勇士、指點迷津的智者、願意自我犧牲並擔負整就使命的英雄等。榮格因此認為，在人類傳說和原始意象下面，存在著共同的心理土壤。榮格後期在〈個人命運中的父親〉(The Father in the Destiny of the Individual)這一篇論文中，如此描述「集體潛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人類『擁有』的許多事物，不是他習得的，而是從祖先那兒繼承來的。他生下來時不是一張白紙，只是無意識罷了。不過他與生俱有良好的系統，並隨時可以人類的特殊方式運作，這有賴於幾百萬年的人類發展。就像鳥類的遷徙與築巢的本能並非習得一樣，人類呱呱墜地時也隨身定下了他本性的基調，這不僅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本性。」---《榮格全集》第四卷¹¹

集體潛意識就像是一個儲存所，也就是說人類從他祖先那裡繼承了這一些意象，或者說是繼承了先天的傾向與潛在的可能；意即他能與自己的祖先採取同樣的方式來應對類似的情境。因此，從個體出生那一天起，集體潛意識便對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套預先形成的模式，當這種心靈虛像對應上客觀的外在事物，便成為意識中實在存在的東西¹²。隨著深入研究，榮格越來越相信集體潛意識是心靈的基

¹¹ 《榮格心靈地圖》，頁 114。

¹² 《榮格心靈地圖》，頁 109-118。

礎，是某種崇高、超越了個體的、可以自主調解精神事件的東西。

在榮格的理論中，原型(archetypes)是集體潛意識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又稱原始模型。它與柏拉圖哲學中的「形式」同義，具體指集體潛意識中「無數確定形式的普遍存在」。它既是本能的潛意識形象，也是本能行為的模式。生活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個原型。在後半生中，榮格醉心於有關原型的研究。榮格談到的原型包括阿尼瑪/阿尼瑪斯原型(anima/animus)、聖童原型(divine child)、母親原型(mother)、智慧老人原型(wise old man)、惡精靈原型(trickster)，以及貞女(maiden)、英雄原型(hero)……等等。榮格再研究各種英雄傳說中發現了一些共有的因素：出身不凡；身入下界；種種驚天動地的英雄行為，例如與怪物廝殺惡鬥，或冒險完成使命等；他力的援手相助，時男時女，時而還有獸形神怪；失敗、身亡與再生的主題¹³。而情結也只有從這些相關經驗中獲得了充足的力量後，才會進入到意識之中，才會在人的行動中有所表現。而奇幻小說的作品中，龍的出現，是有什麼樣的潛意識呢？

二、坎柏的千面英雄

在當代神話研究的領域中，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是其中的一名異數。他是少數幾位非學院出身，卻又躋身大師之列的學者之一。同時，他更是極少數能夠在專業領域之外博得大眾聲譽的神話大師。早在一九六〇年代，他的第一部作品《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Thousand Faces*)，就在當時講求內在追尋的時代氣氛下，一躍成為當時汲汲尋求內在啟悟年輕人手中的聖經¹⁴。

什麼是英雄？坎柏說：「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外冒險，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他在那兒遭遇奇幻的力量，並贏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

¹³ 《導讀榮格》，頁 75-117。

¹⁴ 《千面英雄》，頁 15-6。

帶著給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¹⁵。」坎伯認為，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並進而克服自己命運挑戰的人。放眼各大文化與宗教傳統的文獻，英雄或以史詩般可歌可泣的事蹟留名青史，或在詭譎奇變的冒險歷程中亦莊亦諧的過關斬將，或甚至跨越人類身心的極限而臻於超凡入聖之境，種種類型的英雄事蹟可說是不絕如縷，俯拾即是。但是坎伯認為，英雄個人的命運繫乎更基礎、更廣大的宇宙生命，要成就前者，必須仰賴後者。因此，坎伯把英雄個人發展的心理層面和宇宙發生的形上層面，在理論上連繫起來，這可說是《千面英雄》整本書的精要所在。根據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說，個人對浩瀚宇宙運行之道領會的深淺，直接關係到英雄歷險的成功與否。換言之，我們每個人都是人生旅程上接受試煉的潛在英雄，要完成生命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成就英雄的事業，便有待我們對廣大深刻的宇宙生命有所醒悟¹⁷。

坎伯將英雄歷險的第一步，就是分離或啓程的階段，又分爲五個階段。一，「歷險的召喚」，例如，犯下大錯，或出現徵兆。二，「拒絕召喚」，可能是拒絕放棄私人利益，或是源自嬰兒期固著。三，「超自然的助力」，也就是降臨在進行應有歷險者身上的意外協助。四，「跨越第一道門檻」、神奇的門檻爲進入再生領域轉折點，但英雄沒有征服或撫平門檻的力量，反而會被吞入未知領域。五，「鯨魚之肚」，或是進入黑夜通道，走向內在以求再生¹⁸。

而第二個階段：啓蒙之試煉與勝利。一旦跨越門檻，英雄就必須通過一連串的試煉。這是神話歷險中最令人喜愛的階段。它產生了一部充滿奇異考驗與痛苦試煉的世界文學¹⁹。一，「試煉之路」，或是諸神的危險面，例如，塞姬(Psyche)尋找她失去的愛人邱比特(Cupid)的故事。二，「與女神相會(Magna Mater)」在所有的障礙都被征服後，終極的歷險通常以勝利英雄之零與世界皇后女神的神祕婚姻來代表，這是最高點的難關，或出現在世

¹⁵ 《千面英雄》，頁 25。

¹⁷ 《千面英雄》，頁 34、50-98。

¹⁸ 《千面英雄》，頁 29-30。

¹⁹ 《千面英雄》，頁 100。

界的盡頭，或宇宙中央點，或是內心最深處的黑暗。二，「狐狸精女人」，也就是伊底帕斯情結的領會與痛楚。三，「向父親贖罪」，這需要英雄揚棄對自我本身的執著，那就是困難所在，好在父親是慈悲的，使得他也受到父親的保護。四，「神化」，最高啓蒙在於征服自我，泯除生死區別。五，「終極的恩賜」，幽默，是真正神話的試金石，重要的秘訣在於精神轉化²⁰。

英雄最後回歸社會並與之結合，對這個世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坎柏分六個子題來討論。一，「拒絕回歸」，或被否定的世界，傳說中有許多英雄定居在某個幸福仙島；二，「魔幻逃脫」，如果勝利的英雄是贏得神祇的讚賞，又帶回某種濟世的萬靈丹，那麼在歷險最後便會得到超自然贊助力量的支持；三，「外來的救援」，有的英雄必須藉助外來的助力，才能從超自然的歷險中歸返；四，「跨越回歸的門檻」，或返回日常生活的世界，像李伯(Rip van Winkle)大夢的故事便是歸返英雄的精緻案例，英雄超越後回歸人間也必須接受其醜惡；五，「兩個世界的主人」，自由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間來回穿梭，不混淆兩個世界的原則，卻能使心靈依個別世界的基準了解另一各世界；六，「自在的生活」，亦即終極恩賜的本質與功能，也就是不把變化當永恆，也不恐懼以變化摧毀永恆²¹。

研究者整理研究文本之後發現，龍的角色和榮格、坎柏所提到的英雄形象有許多相似之處，龍似乎已經從傳統西方的惡龍，以及東方文化對龍的崇敬所影響，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蛻變為善解人意，甚至成為解救人類世界的英雄。

²⁰ 《千面英雄》，頁 34、100-204。

²¹ 《千面英雄》，頁 35、206-260。

第三節 女性主義

在西方文明史上，婦女一直是被壓抑的性別，無論是東方文明的、西方文明的、還是日耳曼的文明裡，女性地位皆低於男性。婦女爭取自由的步伐是與人類爭取自由、民主的進程同步，一般認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婦女思想解放的開端。而後，工業革命、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使廣大的婦女組織起來，開始向父權傳統宣戰。尤其是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鼓舞了婦女爭取平等的願望。六十年代以後，女性主義運動的目標超出早期爭取婦女財產和選舉權的女權運動，而是對「西方知識傳統」持批判的態度，努力弄清楚婦女的本質和文化構成。

女性主義就是企圖破壞父權文化的篤定，主張性別平等的信念，且隨著社會的變遷，根除性別歧視的控制。通常以十八世紀的啓蒙時代思想家為起源。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著的《女權的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她將女性比喻為高貴、社會菁英、嬌生慣養、脆弱以及有知識與道德怠惰的危險，並相信男性和女性對於這樣的情況都有責任，而且認為女性擁有比男性多上很多的權力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接著，女性主義從十九世紀發展到二十世紀初，最後在美國與英國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十九世紀女性主義漸漸轉變為組織性的社會運動，因為當時人們越來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會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組織性運動的時間是起於一八四八年在紐約州色內加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開的第一次女權大會。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是婦女參政權運動的奠基者之一，她試圖揭露英國社會制度裡的性別歧視，並且成立了婦女社會政治聯盟（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在許多成員遭捕，然後因為《貓捉老鼠法案》（The Cat and Mouse Act）而重複進出監牢數次後，她們被激起進行絕食抗議，其結果的強制餵食讓這些成員病得很嚴重，使得當時法律體制的殘暴受到社會關注，也因此助長了她們的目的。早期的女性主義者與最初的女性主義運動

通常被稱為「第一波女性主義」(the first-wave)，而一九六〇年之後的女性主義被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the second-wave)。也有所謂的第三波女性主義(the third-wave)，但是女性主義者之間對於其存在必要性、貢獻與概念，因為時代、地域性、種族的差異，意見不見得完全相同²²。

說到當代英美女性主義理論，一定要提到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吳爾芙揭示許多爭議問題問題的到來，也成為後來女性主義所處理的焦點。她將這幾世紀以來，對女性壓抑的現象，給予最深刻的反省，並提出具體的呼籲，同時也論及女性作家的問題。她的小說及散文作品無不圍繞女性生活和女權問題，以《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最具影響力。在《自己的房間》裡，她認為女性書寫應該憑著本身的條件，來探索女性經驗。而關於女性主義的批評，吳爾芙也不斷檢視女性作家所面臨的問題，例如，吳爾芙的兄弟可以學習希臘文，自己卻不行。²³吳爾芙以她的親身經驗及觀察歷史的角度提出女性遭遇哪些不平等的對待：早期的文學史裡為什麼都找不到可以與男性作家相互較量的女性作家？為什麼女性會那麼窮、生活經驗匱乏？為什麼女性沒有自己的空間？為什麼在文化、歷史上沒有女性的地位？為什麼女性作家大多寫小說？……等等。吳爾芙對女性主義的貢獻是，她認識到性別、身份是一種社會建構，是能夠受到挑戰和發生形變，女性面對的是社會和經濟的障礙，以及她自己所受到教育的限制，她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實現與女性的自我否定之間，尋求平衡點²⁴。

而法國女性主義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是第一波女性運動過度到第二波的分野。西蒙·波娃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對於現代女性的根本問題建立了相當清晰的輪廓。此外，她對於性與性別做了細膩的區分，也區分出「成為女人」與被建構為「女人」的差異，只要女性不要再被客體化，自認為是男性本尊(the one)的他者(the other)，就可以解構父權體系。波娃想從生物差異中獲取自由，也不信任「女性特徵」，這與「第一波」

²² 《當代文學理論導讀》，頁 156-8。

²³ 《當代文學理論導讀》，頁 160。

²⁴ 《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頁 174-182。

女性主義者一樣。然而，對於女性特徵上的看法，使她與一些當代女性者分道揚鑣。

第二波女性主義和第一波女性主義的共同點，在於爭取女性各方面的權利，而第二波女性主義轉移焦點，強調女性經驗(experience)、性別差異(difference)與性徵。性別差異的討論牽涉到五個焦點：生物學、經驗、論述、無意識與社會情境²⁵。男性所提出的主要論點，是把生物學視為根本基礎，並貶低社會化的過程。這種心態就像拉丁古諺裡「女性只是子宮」的想法。另一方面，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頌揚女性的生物屬性，把它視為優勢的源頭，而非居於劣勢的原因，而認為既然只有女性可以經歷這些特殊的女性生活經驗，女性生活的代言人非女性莫屬。再者，女性生活經驗涵蓋不同的感知與情感生活，對事物的看法與男性有所出入，對事情的權衡輕重有不同的觀點。第二波的發展過程中，「英美」與「法國」女性主義之間開始有所需分，用卡慕夫(Peggy Kamuf)的話來說，「英美」所尋求的作品均「受到生物決定論的影響，貼著女性物種的標籤」；而「法國女性主義」則較注重「字面上的」(literal)陰性身體，而非隱喻的²⁶。

一九六九年，米雷特(Kate Millett)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為第二波女性主義具有自我意識的行動派做了最好的見證。米雷特在書中，不但面面俱到，充滿機智、褻瀆與破壞力，特意選擇《性別政治》做為書名，說明了她眼中的父權體制無所不在，這股力量間接或直接在公共或家庭生活中讓女性受到限制。米雷特援引社會科學對「性」(sex)與「性別」(gender)所做的重要區別：性由生物觀點決定，性別則是心理學概念，是透過文化薰陶而來的性別認同，在不平等與壓抑的主從關係裡演出這些性別角色，即是米雷特所謂的「性別政治」。書中分析男性眼中的女性歷史、社會與文學形象的先驅，而文學，在米雷特眼中，不但有助於建立書寫、文學研究與批評的源頭，更重要的是影響了文學中女性的文學價值與慣例。

²⁵ 《當代文學理論導讀》，頁 163。

²⁶ 《當代文學理論導讀》，頁 155-68。

另外，第二波的女性主義美國批評家中，蕭華特(Elaine Showalter)最具影響力，以一九七七年《她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最具代表性，書中勾勒出女性作家的歷史輪廓，呈現出女性作家心理與意識形態的決定因素。她所創造的歷史裡，呈現出女作家物質、心理與意識形態的決定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結構配置，同時也鼓吹女性主義批評。蕭華特所採的觀點認為，只要沒有固定或與生俱來的陰性性徵或陰性想像，男性書寫與女性書寫間就不會有天壤之別²⁷。

以上女性主義者的論述只概略簡述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部份，是因為第二波的女性主義，正好是娥蘇拉·勒瑰恩寫完《地海巫師》、《地海古墓》《地海彼岸》之後，第三部《地海孤雛》之前，可能影響了《地海》後三部以女性為主的安排。

總之，性別雖然是生理的，但對於「性別」的定義，卻深受歷史、文化、心理、政治的影響，絕不是個體所能擺脫的。女性主義者應該以多元的方式和男性文化進行「互動」和「對話」的方式，接受文化差異而造成的歷史因果變化，這樣才能避免掉進男女對立的二元論。話說回來，也還好有女權主義和女權批評的出現，才能讓人重新思考現存的知識體系及社會型態所忽略的作品和各種面向，讓這個世界思考多元化。當然，女性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一定程度的影響了奇幻文學中女性的角色與地位。

²⁷ 《當代文學理論導讀》，頁 171-4。

第四節 解構主義與顛覆

一、解構主義

「解構」一詞來自解構主義批評理論的創始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解構主義思想也主要出自德希達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在法國的幾部著作：《論書寫》（*of Grammatology*）、《語言與現象》（*Speech and Phenomena*）、《寫作和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以及一九七二年發表的《立場》（*Position*）及《播撒》（*Dissemination*）。德希達一九六七年的三部著作奠定了解構主義的基礎，從質疑索緒爾結構主義理論的一些主要概念入手，層層剖析，逐漸進入人們習以為常並且賴以安身立命的一些觀念進行解析，最後導致對西方兩千多年形而上哲學傳統的批判。德希達抓住索緒爾語言學的「差異」說，用解構主義哲學加以重新詮釋，認為不僅語言符號與客觀事物之間存在差異，而且語言符號本身的能指和所指也非索緒爾所說的相互對應關係。既然語言符號對應的和所指實際上已經蕩然無存，文本的明確意義實際上呈現漫無邊際的「傳播」狀態，結構主義賴以生存的深層結構也就不復存在。

德希達的目標當然不僅僅是結構主義，而是結構主義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傳統。他認為，這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預設一個「終極能指」，由此出發射定一系列二元對立的範疇（正確/謬誤、精神/物質、主體/客體等等），其中的前一項對後一項占統治地位，成為西方文化特有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作為意義自明的純粹工具來維護思想的純潔。解構主義雖然力圖打破西方傳統中的「天」的結構和「人」的結構，但是德希達並不是「徹底地反傳統」，也就是說，德希達批評形而上的傳統，並不願意以「一元消滅另一元」，重新陷入二元對立的模式。他所主張的其實是一種多元主義，使結構成為一切的遊戲場所，矛盾因素互補而非對抗。德希達的解構思維無疑受到東方智慧的啟發，當代評論家多次指出中國古

代哲人也具備「解構」思維²⁸。總之，德希達認為解構主意的思維並不是要「徹底反傳統」，而是說事物總是盲從一個中心的權威，失去更新的彈性而自我解構，主張一種多元世界，相互填補相互轉換。

二、顛覆

柏拉圖(Plato, 427-347BC)堅持文藝性格的模擬性格(mimetic character)，也就是把文學文本當作外在意義的反映，認為文學作品直接反應周遭的社會價值，並透過作者賦予文學作品生命。同時，他攻擊文學模仿外在世界是具有道德、政治的危險性的，他擔心文學作品非但不反映，反而質疑其意識形態。從柏拉圖開始，這兩種傾向形塑了西方文化批評長達數百年之久²⁹。若簡單的來分，可分為兩種傾向，一是把文學當成加強、反應意識形態的論述；二是把文學當成顛覆意識形態的論述。第一種傾向呼籲文學像為其他文化發言的所有論述一樣，只反映單線的辯論方式，這種傾向一直主宰著西方文學批評。第二種傾向，則拒絕使文學作品服務於主宰的意識形態，並回應文學作品內彼此活潑互動的複雜面向和矛盾方向³⁰。

道里摩爾(Jonathan Dollimore)和辛菲爾德(Alan Sinfield)指出把文學向現行意識形態挑戰，然而又為社會意識形態所控制的複雜關係，歸納為顛覆(subversion)與包容(containment)。顛覆是指對於主宰的意識形態的有效挑戰；而既定社會秩序具有一種把來自體系內的種種顛覆因素包容，並使之得到化解的能力³¹。

²⁸ 《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頁 172。例如陳松全就討論過莊子的語言觀，認為莊子同樣指出語言的指涉虛幻、闡釋的不可窮盡、語言的辭不達意。

²⁹ 《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頁 28。

³⁰ 《近代美國理論建制、壓抑、抗拒》，頁 34。

³¹ 《新歷史主義》，頁 47-9。

盛寧進而舉格拉夫(Gerald Graff)和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論說為例，進一步針對「包容」做闡述。格拉夫的「收編」說(co-optation)：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一旦確立後便有一種相對的穩定性，一種能將敵對勢力納入己腹、包容化解的能力。或者如馬庫色關於「壓制性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的觀點，即「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具有將威脅性的思想容納，並使之變成政治上不具威脅性的能力」³²。

格林布拉特(Stephan Greenblatt)針對顛覆提出「檢測」、「紀錄」、「解釋」三種概念³³，都是一些不會從根本上觸動現行社會體制前提下的歧見或異議。他更進一步推論：過去的顛覆，不是在當時就被「收復包容」，就是已經被摧毀，所以我們從過去發現的「顛覆性」成分，對現在的我們都已經沒有顛覆性，對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秩序已不再構成威脅。而那些我們覺得仍可能有顛覆性的東西，我們則把它視為文藝復興文本中體現其秩序和權威的原則。這樣我們就又会覺得這些觀念不再有顛覆性，就會很輕鬆的把它們看作是審美或政治的體系而予以認可³⁴。

《地海》、《魔法森林》與《龍騎士》的作者分別用顛覆的手法，解除了西方傳統文化對於龍的概念，並加入東方人對於龍的崇敬，一方面顛覆西方傳統，一方面融入東方的思想。這樣的解構與顛覆的手法，使作者們創造龍的新形象。

³² 《新歷史主義》，頁 56-7。

³³ 一，文學批評對主導文化進行某種顛覆性的闡釋，可以檢測其穩固的程度。二，將異己的聲音或異己的闡述直接記錄在案。三，當穩固確立的意識形態處於某種特殊的情況、需要對自身提出解釋時，他就會暴露出自身的侷限。

³⁴ 《新歷史主義》，頁 58。

第五節 生態批評

一九六二年瑞秋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一篇「明日預言」開啓了環境運動的先聲。八〇年代中期，生態文學已經萌芽，至九〇年初開始茁壯。一九九二年，文學環境研究協會成立(ASLE，爲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的縮寫)。ASLE 的宗旨爲，凡探討人類與自然世界之間關係的文學，接促進其資訊及觀念的交換。鼓勵創新自然寫作，及與環境文學相關的傳統或革新的學術研究。ASLE 早期大量探討浪漫詩、荒野故事及自然書寫，近年來關注焦點轉向大眾文化的生態批評。一九九三年，生態文學研究已經是一門眾所皆知的批評學派。那麼何謂生態批評呢？簡單的說，生態批評文學就是從地球中心取向來研究文學³⁵。

廖炳惠所編著的《關鍵詞 200》中對生態批評所下的定義爲：「生態批評」是針對人類意圖征服自然所導致的價值觀轉移和自然災難，所作出的評論與批判。意圖探討在生態不均勢的情況下，所造成的食物鏈斷裂、不可預知的平衡喪失，以及人類和自然因為生態的破壞，所造成的環境不穩定性。其中，從自然生態的維護、人文價值的重新回歸、對生物宇宙體系的重新界定，乃至於承認他人之倫理價值的建立，都是「生態批評」的關懷重心³⁶。環境問題所造成的生態失衡，同時造成了人與自然的深層衝突，使不同族群之間的裂痕與鴻溝也日益加深。

生態批評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關係，是向自然延伸的文學批評視野。術語的出現和概念的界定一開始就帶有跨學科性，消解性或批判性，現實責任感的實踐性，以及有機整體的自然觀念。生態批評的跨學科性體現在觀念的出發點、概念話語的使用、研究的視角以及學科的建設上。首先生態批評源自文學批評向科學的跨越。生態批評的緣起就是要把生態學與生態學的概念應用到文學研究中來，因爲生態學相對我們所研究的學科來說，與我們生存的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有

³⁵ 《生態人文主義》，頁 41-56

³⁶ 《關鍵詞 200》，頁 92。

著最直接的聯繫。生態批評以關注自然生態為出發點，把文學批評帶回了我們的家園——自然的視野，在科技主宰話語的時代，文學批評的視野向自然生態延伸，關注生態危機的生活現實，惟有與自然科學中的生態科學進行近距離的接觸，跨越學科自身的圍欄，與生態科學互動，才能發揮批評的力量。而具有跨學科身份的文學批評者的介入更加顯示了生態批評的跨學科性³⁷。

生態批評主要發展的核心理念有二，一是了解自我(Self-realization)，二是眾生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這裡所謂的「自我」，不是個人的幸福，或是狹隘的個人救贖，而是認清自我乃是人類的一部份，是生物的一部份，同時也是整個生態圈的一部份。也就是說，人只是整個生態的一小部份，換言之，人必須超脫目前狹隘的社會觀與價值觀，超越目前的智慧，才能明白成為人的價值與其獨特性。另外，眾生平等的定義是指生物圈(biosphere)中所有的一切都有同等的生存權利，所有生物與各實體都屬於整理的一部份，彼此相互關聯，也具有同等的內在價值。而人類的角色，套用李歐坡的話，只是生物社區的「一般老百姓」而已。眾生平等與了解自我有極大的關連，也可以說是生態批評中一體兩面的觀念。總之，就是希望人類的生存儘量減少對於其他生物或環境造成的衝擊³⁸。

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文學是人類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中表現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同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關係應該是一種和諧的關係，但是，當人們的改造自然、重整環境的欲望無限制地膨脹時，所呈現出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是一種緊張的對立關係，如在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面對自然的無情和巨大力量，人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即使用盡心力，最後也難逃失敗的命運。因此，人與自然的關係歷來就是中外文學作品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主題。人類的現實生活總是離不開自然環境，但關鍵的問題是人類應該如何看待我們所生存的自然環境。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觀意願來美化自然並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夠最大限度地服務於人

³⁷ http://www.eedu.org.cn/Article/ecology/ecoculture/ecostudy/200406/1575_2.html(20080713)

³⁸ 《生態人文主義》，頁 44-5。

類，當這種願望不能實現時往往就以暫時犧牲自然為代價。當然這種「以人為本」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逐漸形成了某種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認為自然畢竟是人類的附庸，因此它理所應當地服務於人類，並為人類所用。如果不能讓人類如願以償，人類就要與自然爭地，在海邊填土，甚至是讓雲遠離都市再下雨，無論如何，就是要讓自然屈服於人類的意願，但是卻沒想到，對自然資源的過分利用總有一天會導致大自然對人類的無情報復。而在本論文中，所欲討論龍的角色與生態批評的內容有關。



第六節 作品相關研究

經研究者蒐集資料發現，有不少研究者是以這三套書作為研究對象。

(一)〈超越魔法的迷思：論《地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

蔡淑芬在〈超越魔法的迷思：論《地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中提到：《地球海》的另一項創舉是：把龍的形象和意符加以延展，使龍成了一則有救贖色彩的美麗傳說。《地球海》斷斷續續點綴著有關龍與人的起源傳說。在第四部《天哈努》中，出現一則傳言：人與龍原來是同一種族。後來龍群裡面分成兩派；狂野的龍選擇繼續過著荒野掠食生活，繼續當他們自己；另一群龍喜歡安定和秩序，建立了文明，成了以後的人種。演變至今，龍雖只是居於世界的一角，很少出現，也很少有法師能征服他們。然而龍的語言還是一切語言的根本，是造物真言(The True Language of Making)，也是巫師必須學習的語言。使格得成名的第一件豐功偉業就是他能以最古老的語言和龍溝通，並變成龍形打敗他們，最後勸服他們移居地球海極西的蟠多島，不得再越界掠食人類。格得對亞刃說：「龍啊！他們貪婪、不可信任；沒有痛惜，沒有悔恨。但能說他們是邪惡嗎？我是誰？怎能去審判龍的行為呢？.....他們比人類聰明。亞刃，跟他們在一起就是跟夢在一起。我們有夢想，施用法術，做好，做壞。龍他們沒有夢，他們就是夢本身。.....他們為無為，就做他們自己(they do not do;they are)」。 (The Farthest Shore 36-37) 龍代表野蠻、古老的力量；他們超越人的欲求，和人間的價值判斷，是推動世界運行那股原力的展現。巨龍也一直是格得在危機關頭，必定會出現的導引力量。烏蘇拉·勒崗在《暗夜之語》(Language of the Night)散文集中，明白披露：龍代表人類被科技理性壓抑的潛在慾望，是我們想回歸的潛意識和夢土，牠更象徵了人類能掙脫現實宰制的救贖力量。

(二)林碧貞在《女性歷史鏡域的穿越——析論《地海傳說》之女性形象》

至於《地海》中的女性，林碧貞在《女性歷史鏡域的穿越——析論《地海傳說》之女性形象》的研究中，以娥蘇拉·勒瑰恩之《地海傳說》系列文本，進行女性形象之探究，透過歷史文化的回溯，以及女性主義相關論述，闡明女性作家在書寫時，所遭逢之無意識的涉入；並以女性形象所傳達出社群性別意識形態之轉變為經，女性歷史文化與女性論述為緯，釐清女性作家在書寫中，所呈現的框架與突圍，而穿越女性在歷史文化中，種種由他人代言的形象鏡域，終了以「互為主體性的理論」為總結，期許在差異下更多元的女性形象書寫，藉而豐富女性之歷史。論文中，從龍女的經歷，告訴我們女性從父權機制中突圍的可能模式與必經的過程，並沒有討論到將龍設定為女性的內在意涵，也未做歷時性的比較與論述。

(三)〈《魔法森林》、《吸墨鬼》、《發條鐘》中互文性研究〉

余曉琪在〈《魔法森林》、《吸墨鬼》、《發條鐘》中互文性研究〉中，以《魔法森林》為文本。論文內容是在《魔法森林》、《吸墨鬼》、《發條鐘》的文本中，作者不但明確地向讀者展示出互文所在，互文性甚至被做為寫作策略使用。互文性打破一般的線性閱讀，在本研究的文本裡，不論作者是否刻意引入前文本做互文使用，文本可看到前文本人物、故事、情節及物品的軌跡，這些由閱讀所引發的互文，召喚著讀者填補互文的空隙，引發文本更多的聯想，帶來懸疑性與樂趣，也影響文本中人物走向、情節發展。研究文本中前文本以古老神話、民間傳說和經典童話居多，可看到集體創作的童話正向個人創作的小說逐漸轉換，轉換過程中，童話的情節、敘事、魔幻樂趣，在研究文本中繼續傳承，教訓意味則逐漸淡化。本研究將互文手法分為戲擬、仿作、引用及拼貼，透過這些手法，作者創造前文本嶄新的面貌，讓研究文本不單與前文本相互指涉，更因讀者背景的不同，閱讀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歷史意涵、文化差異及意識型態等，增加承續文本的廣度與深度。然而重心是放在互文性研究，而非龍的角色。

(四)〈論《地海傳說》中的完美與殘缺〉

許詩玉在〈論《地海傳說》中的完美與殘缺〉中，娥蘇拉·勒瑰恩於《地海六部曲》建構奇幻的世界--以海為背景，座落汪洋中的地海諸島存在著各式理想國度，也留置真實社會的翻版之地。《地海傳說》敘述著一段又一段的殘缺與完美的轉變過程：男孩與法師、女孩與祭司、凡人與龍子；在這個世界裡訴說著善與惡的轉變與真實自我的追尋。這篇論文以地海的景象、城邦的樣貌與故事主人翁轉化為英雄的方式，來探討《地海傳說》裡「完美與殘缺」的關係，而龍的角色未詳加討論。



第參章 龍的傳說與故事

第一節 傳說中的龍

一、西洋神話中的龍

在希臘神話中，較早被提及的龍是與眾神之神宙斯作戰的龍形巨人，這些龍形巨人是大地女神蓋亞與天神烏拉諾斯所生，他們面目猙獰，鬚髮雜亂，身後拖著一條帶鱗的尾巴。在大部分希臘神話中，龍都是扮演著這樣的反抗者角色，但卻屢屢被神和英雄擊敗，甚至淪爲了被愚弄的對象。

其實，希臘神話蛇怪惡龍的傳說非常多。「颱風」(Typhon)，是大地之母該亞所生，口中吐火、眼睛也能冒火的百首巨蛇，被諸神之父宙斯以雷電擊斃。「匹松」(Python)，是巴那撒斯山洞中的巨蛇，爲太陽神阿波羅所殺，阿波羅因此得到「匹松神」稱號。

除掉九頭蛇「赫卓拉」(Hydra)，是天后赫拉出給大力士赫拉克裏斯的十二個難題之一。赫卓拉的血有劇毒，口吐瘴氣，每一個頭砍掉以後都還會再生，其中一個頭更是永遠不死。赫拉克裏斯最後是砍掉所有的蛇頭，用烙鐵燒焦傷口，令其無法再生，然後將長生不死的那個頭埋進了岩石底下。

席登國王的女兒歐羅巴，被化成白牛的宙斯擄走，王子凱德摩斯被派出去尋找她。凱德摩斯在祀奉阿波羅的戴非神殿預言指示下，跟隨一頭母牛來到一個地方，最後在那裏建立了後來的底比斯城。建城之地附近的泉水有只惡龍盤踞，被凱德摩斯所殺；從惡龍身上拔下的牙齒具有魔力，播於地上，就會生出驍勇好戰的龍齒武士，但這些武士常常會彼此殘殺到全部死光爲止。

亞哥號傳說中，一行人想尋找的金羊毛是由一條巨龍看守，女巫美迪亞在吟唱妖術歌之後令巨龍沉睡，亞哥號的英雄們才順利取得了金羊毛。

有位地上的小神賽諾倫斯，是使者神、商業之神墨丘裏的孩子，是個愛喝酒的胖老人，掌管商業，身邊常有一隻長著角的龍相伴。後世傳說龍喜歡收集值錢寶石的癖好，就是與此有關。

在古希臘神話中，龍還扮演著另一個重要角色——守護者。赫拉克勒斯是希臘神話的英雄，他的父親宙斯想讓他永生，天后赫拉卻不喜歡他，要求赫拉克勒斯必須先完成十二項可怕的考驗。其中第十個考驗是偷走巨龍拉冬看守的金蘋果。巨龍拉冬有一百個頭，日夜守候在金蘋果樹下，幫夜神的女兒看守果樹，忠心耿耿從不睡覺。赫拉克勒斯爲了對付他，煞費苦心，最後請別人催眠了拉冬，才殺死拉冬並偷得了金蘋果。

而在另一個希臘神話金羊毛的故事中，也有一條看守寶物的龍。英雄伊阿宋爲了拿到聖林中的金羊毛，讓愛人美狄亞祈求睡神斯拉芙，並請來地獄女神，才使一直警惕的龍警衛昏昏欲睡。接著伊阿宋又把魔液灑在龍的眼睛裏，令它昏迷不醒，才拿到了金羊毛。不過這條龍比較走運，沒有被殺死。

由於古希臘文明對西方影響深遠，希臘龍的形象在歐洲各地得到了繼承和發揚，義大利、德國、北歐諸國和英國等地的神話傳說中，陸續出現了龍的身影。《北歐的神話傳說》第一章《創造天地的神話》介紹北歐的毒龍時說道：「有一條猙獰的毒龍叫尼特霍格，盤踞在冰天雪地的海維格爾瑪泉水旁，日夜不停地噬咬著伸入泉水的巨大樹根。」又說：「毒龍生爲惡魔，企圖最終咬斷宇宙樹的巨根，毀滅世界。」北歐的毒龍嗜水，不同於中東的古龍，卻類似於中國龍的傳說。

大約在西元二世紀，歐洲龍的形象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它有毒、能噴火，長著蝙蝠狀的大翅，腆著大肚子，怪模怪樣而且貪財、狡詐、殘暴。這種模樣已經與中國龍的形象完全不同了。同時期的中國人通常認爲，龍是「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口旁有須冉，頷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鱗」的神獸，善變化能興雲雨有利於萬物。中國神話中的

龍一般居於深淵或大海中，不食人間煙火，如果環境不清幽，則騰空而去。而西方的龍則喜歡居住在巨大的洞穴、火山口以及湖泊或海洋中，常以人或動物為食，喜歡待在儲藏金銀和寶藏的地方，如果有人侵犯了牠，就會進行瘋狂的報復。

二、宗教傳說中的龍

而隨著基督教在歐洲興起，《聖經》再次改變了西方世界中龍的形象。在《聖經》中，魔鬼撒旦化成一條大紅龍，尾巴掃過了三分之一的天上星辰，它有七個頭，每個頭上都戴著王冠，貪婪地吞吃著新生的嬰兒。於是，西方龍就從「守財奴」墮落成了最邪惡的魔鬼，被描述成罪惡、狡詐和殘忍的代表。隨著基督教的傳播以及歐洲人的擴張，龍是魔鬼撒旦的惡名在歐洲，乃至在世界也就傳播開來。

於是在中世紀，歐洲出現了大量屠龍的神話故事。故事中騎士與龍的搏鬥則被認為代表了善與惡之間的較量，在基督教傳說中，就有很多聖徒與龍交過手，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聖喬治了。在這個神話故事中，聖喬治是生活在西元四世紀的一位羅馬將軍，也是位基督徒，他在旅行到某地時聽說當地湖裏有一條巨龍。這條龍要求當地人每天向它奉獻一名少女，否則就要切斷他們的水源。就在巨龍要吃掉當地最後一名少女時，聖喬治出現了，他只用了一槍就把惡龍刺死。惡龍死後，鮮血灑遍大地，長出了一朵朵嬌艷的玫瑰花。直到今天，生活在西班牙東北部的加泰羅尼亞人仍然用鮮紅的玫瑰來紀念聖喬治。

到了近現代，隨著科學的發展，人們逐漸擺脫了蒙昧，西方人終於認識到龍只是一種存在於想像中的動物，不再恐懼它。但龍依舊成為了西方文化中一個固定的貶義詞彙，如老龍成了魔鬼的代名詞。在西方文學作品中，龍更成了描述邪惡的生動詞彙，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名著《艱難時世》中諷刺作品中的斯巴塞太太是一個看守銀行的毒龍，在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當朱麗葉聽到

她的表哥被羅密歐殺死時，她傷心地說：「啊，花一樣的面龐裏藏著蛇一般的心！哪一條惡龍曾經棲息在這清雅的洞府裏？」

在這一時期，龍還走進了西方的政治文化，敵對的兩個陣營常常把對方貶稱作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的宣傳畫上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納粹軍人手持閃電、手榴彈、寶劍將惡龍——敵國的軍隊和猶太人等一一斬殺。當然，對手也沒有放過德國這條真正的惡龍，一幅著名的波蘭海報就把德國畫成一條醜惡的龍，波蘭則被畫為聖徒聖喬治，正在與納粹這條惡龍搏鬥。

三、中國的龍

相對於西方文化對龍邪惡形象的概念，東方人對龍的崇敬，和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研究者認為，奇幻小說中的龍，牠神奇的力量，以及龍這個角色轉化為樂於與人為伍，人類也非常崇拜龍的描述，應該是被東方文化概念中的龍所影響，在此不得不簡單介紹一下中國文化中的龍。

龍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早期，距離今天的時間不會少於八千年。這個時期，原始先民已不單純地、被動地依靠上天的賞賜了。生產活動使人們同大自然的接觸越來越廣泛，自然界作為人之外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對人們精神世界的衝擊也越來越大。原始先民模糊地猜測到，應當有那麼一個力大無窮的，與「水」相關的「神物」主宰著指揮著操縱著管理著這些動物和天象，就像一個家族必有一個首領那樣。而「龍」，是一種崇拜現象，也可以說是初民對不可思議的自然力的「理解」，也就從這個時候起，開始了「龍」的「模糊集合」。

然而，龍是怎麼形成的？歷來眾說紛紜，有從鱷、蛇、馬、閃電、彩虹等等說法。古人不可能像現代人這樣，將天上的雲、閃雷、打電、彩虹、海潮、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像現代人這樣，運用豐富的生物學知識將魚、鱷、蛇、

蜥蜴，以及豬、馬、牛等動物的生活習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們看來，雲、雷電、虹等在天上彎轉，都和雨相關，差不多是一類；魚、鱷、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梭，都和水親近，大體上也是一類；豬喜歡水，馬、牛等也都離不開水——河馬、水牛更是水中物。而且，天上的雨，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到天上，再朝下落，便是雨。既然天上下的雨和地上流的水是一回事，那麼，和雨相關的在天上彎轉的雲、雷電、虹等，就和與水密切的在江河湖泊中穿遊的魚、鱷、蛇等差不多都是一回事了。雨水適度，牧草豐茂，穀物有成；雨水乏缺，葉草乾枯，百穀旱絕；雨水過量，人畜受淹，農田泡湯。

於是，古人猜想了：一定有一個「神物」，主管這一切，總領這一切，支配這一切，排演這一切。這個「神物」，體型是很大的，而且是能伸縮自如的；膚色是多樣的，而且是能明能暗的；還應當是有頭有尾的，能起能臥的，擅爬會遊的，彎轉曲折的，快速行進的；總之是能量巨大的，能上能下的，善於變化的，天上可飛水中可藏的，集合了種種「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著特別特別密切關係的。這樣，我們就可以說：龍是中國古人對魚、鱷、蛇、豬、馬、牛等動物，和雲、雷電、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產生的一種神物。先民們是以現實生物和自然天象為基礎，將自己的對身外世界的畏懼、依賴、疑惑、想像、崇拜等等，都貫穿、投注到龍的形象中了。

從審美的角度來看，「龍」無疑是古人的一種藝術創造。它是從魚、鱷、蛇和雲、電、虹等一個個具體物象而來，經過由眾多人參與的模糊集合，形成一個建立在各個具體物象之上，又涵蘊著各個具體物象的新的形象。

龍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飛、通天來概略。在龍的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這是因為，龍本來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說，龍本源於「水物」和「水相」。龍的諸多的模糊集合物件，可以說都是「水物」和「水相」。魚、鱷、河馬、海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處水濕陰潮之地；豬、陸牛、陸馬、鹿等離開水也活不下去；而雲、雷電、虹、海潮、龍捲風、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

水關係密切早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稱之。本源於水物、水相的龍，怎麼可能不「喜水」呢？「喜水」的神性，使龍對行雲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職特別勝任。

而「喜好飛翔」，在龍的基本神性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為什麼龍的神性之一是「喜好飛翔」呢？一來，中國人對「龍」的模糊概念中，龍和雲、雷電、虹霓等一樣，本來就是飛騰在空中的「天象」；其次是人類自從有了精神生活以後，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侷限，擺脫現世的苦累，飛騰、翱翔到高妙闊遠、有星星，有月亮，白雲繚繞的空中去。而龍作為寄託著、體現著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飛，不好飛，那也就不是龍了。「好飛」的神性，使龍很自然、很方便地成為某些神仙、聖傑、帝王的乘禦物件。

龍「喜水」，水聚流於地；龍「喜好飛翔」，飛升於雲天。於是，龍就具備了溝通天地，做天地間的橋樑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們之所以以龍自比，其根本點就在於龍「通天」的神性，和充當天地間橋樑的能力。

由於龍是由眾多的概念集合而成的，各集合物件之間又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別，因此，龍又有了「善變」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龍在天可以是雲、是電、是虹，在地可以是豬、是馬、是牛，在水可以是魚、是鱷、是蛇。換句話說，天上的雲、電、虹，地上的豬、馬、牛，水中的魚、鱷、蛇，等等，都可以是龍的變體和化身。也因此，龍具備了「善變」的神性，而變，就免不了要變出些「靈光」、「靈通」來。如此一來，龍又有了「靈異」的神性，成為古人心目中的「四靈」(其他三靈是麟、鳳、龜)之一。

人們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給自己帶來好處。龍是古人集合了眾多的動物和天象，從而創造出來的神物，如果這個神物不能給人間帶來福祉和祥瑞，古人創造它做什麼呢？上述龍的種種神性，又都為龍的徵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礎：龍喜水，而水是生產、生活的命脈；龍好飛，飛是對超越苦難、擺脫困境的嚮往；龍通天，天是天帝和諸神居住的地方；龍善變，變是對生存環

境的適應；龍靈異，靈異使龍神奇莫測、非凡不群。將這種優點集中於一身，龍又怎麼能不祥瑞呢³⁹？是不是中國人對於龍的概念影響了西方奇幻文學中「龍」這個角色的界定？抑或是集體潛意識的影響？而研究者發現，東方龍的故事大多與「水」相關，而西方的龍一定都會噴火，如同張子樟先生在淺析《少年龍船隊》的文章中提到：「對中國人而言，龍象徵吉祥。在中國古代的傳說和神話中，雖有噴水的惡龍，但善龍多於惡龍。在西方的傳說與神話中，龍泰半是惡龍，會噴火的惡龍⁴⁰。」但是東方龍與西方龍有著天壤之別的形象，而相同的是，兩方的龍在位階上都高於人，接近於神的位置。



³⁹ <http://www.wenyi.com/culture/dragon/qiyuan/qysw-1.htm>(2008.07.03.)

⁴⁰ 《少年龍船隊》之附錄〈畫一個現代桃花源—淺析《少年龍船隊》〉，頁 163。

第二節 奇幻文學中的龍

而現在出版的奇幻文學中，有哪些小說有出現「龍」呢？據研究者的搜集發現，還有很多奇幻小說有龍的出現，但是因為這些奇幻小說中的龍，並沒有擺脫西方傳統觀念中的龍，還是人類想征服的對象。這樣的形象，和《地海》、《魔法森林》及《龍騎士》中，龍的角色是拯救人類的英雄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一、仍束縛在傳統中的龍

奇幻文學的大師：托爾金所寫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 1968)，是一部充滿矮人、精靈、騎士、巫師、半獸人、神仙等等的奇幻探險故事。五十多年來，本書澎湃壯麗的背景，奇特而豐富的人物，帶領了全世界奇幻(Fantasy)創作類型的發展及延伸，讀者所熟悉的飛龍、精靈、架空世界及國族歷史、魔法等等，全是受到《魔戒》的影響。然而龍在《魔戒》中是戒靈的坐騎，只出現龍的形象，沒有名字，沒有提及龍的性別，只是交通工具而已。嚴格來說，龍在《魔戒》根本只是跑龍套的角色。

另外，現在最受歡迎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1997) 而「龍」先在第一集《神秘地魔法石》出現，是剛生的嬰兒龍，還因為噴火把海格的鬍子燒了一小片，然後出現在第四集《火盃的考驗》中，龍只是哈利波特的考驗之一。顯而易見的是，龍在《哈利波特》只是一種兇猛的動物，會飛、會噴火，和西洋神話中的龍沒有差異。研究者發現，很巧的是相差數十年的英國作家托爾金和 J.K.羅琳筆下的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配角。在《魔戒》裡面龍只是戒靈坐騎的外貌，而《哈利波特》裡，龍是考驗，兩位作家筆下的龍不但沒有語言、個性，幾乎是西方傳統「龍」形象的延續而已。也將再下一章節中發現，本研究所選的三部奇幻小說，都是以龍為小說的重要關鍵，恰巧，這三位作家的國籍是美國和加拿大，是不是英國的作家被西方傳統的概念影響，龍的角色比較像西方傳統的「邪惡」

形象，而美國、加拿大和英國比起來屬於新興的國家，對於東方概念的龍也比較能夠接受，這似乎是很有趣的對比。

而《龍魔》(*Dragonsbane*, 1985)中，敘述的主角約翰·艾弗辛，是傳說中的弑龍英雄，龍群的惡夢，但在無數英勇傳說的背後，他只是個無奈又滿心傷痕的中年學究--龍魔(Dragonsbane)。他是傳說中的唯一弑龍者，眾人稱他為「龍魔」。事實上，實際的情況是，他拿著沾滿毒藥的魚叉與斧頭，與龍搏鬥、甚至偷襲才殺了龍。書中，最關鍵的角色便是龍魔的女巫妻子珍妮，她必須靠龍的幫助才能找到深谷之心，而這個條件就是珍妮得幫龍醫治，在醫治的過程中，珍妮拿到了龍的真名，並發現她自己的本靈是龍。最後，當龍發現牠愛上珍妮，牠邀她一起飛翔，雖然龍的身軀很美麗、自由的感覺很棒，可是珍妮還是放棄了。在文本中，龍的出現雖然畫龍點睛，但是，龍仍然是被屠殺的對象而已。除了「真名」和《地海》雷同外，在《龍魔》中，龍和龍之間的心電感應也和《龍騎士》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很可惜，龍還是不脫離希臘神話或聖經中，當成屠殺的試煉。

最特別的，應該是從電玩開始的《龍槍傳奇》(*Dragonlance Legend*, 2002)。
《龍槍傳奇》的創作，主要是因為當時的電腦遊戲公司 TSR 當時創立滿十周年，要跨入奇幻小說的出版行列，而 TSR 行銷部門做了一份市場調查，消費者都呼喊他們要看見更多、更多的龍。行銷部門依據這一分調查結果，決定著手設計符合這項要求的電玩遊戲，而最後受到眾人一致支持的提案，提案人正是崔西·西克曼。龍槍(Dragonlance)的世界是以三個最基本的價值觀所構成，整個世界中的所有生物都依據這個規範運作。精靈代表絕對的善良，半獸人代表絕對的邪惡，人類則在這兩個陣營之間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龍則是自然界最高等的生物，分屬於這三個不同的陣營。這樣的故事大綱，最後因為無法配合電玩眾多的角色，魏斯與她的丈夫崔西·西克曼乾脆獨立出來，依據玩家喜歡的角色再進行小說的撰寫。而後，他們所撰寫的《龍槍》系列包含：《龍槍編年史 1 秋暮之巨龍》、《龍槍編年史 2 冬夜之巨龍》、《龍槍編年史 3 春曉之巨龍》、《龍槍傳奇 1 時空之卷》、《龍槍傳奇 2 烽火之卷》、《龍槍傳奇 3 試煉之卷》、《靈魂之戰 1

落日之巨龍》、《靈魂之戰 2 隕星之巨龍》、《靈魂之戰 3 逝月之巨龍》等等。雖然作品數量非常多，也都有龍的出現，但是，這一套小說，一開始只是因為行銷電玩遊戲手法之一，後來雖然與電玩遊戲內容切割，但是研究者對其文學性有所疑慮，而且龍的角色並未充分發揮，主角還是在多位人類、精靈身上。因此，雖然此書有龍，但是，這次的研究文本並未將此系列書列入。不過，研究者認為，從這一套書的出版，其實可以探究文本與相關媒體結合的行銷，除了與電玩之外，電影也常是與奇幻文學作為結合的手法之一。

二、顛覆了龍的奇幻文學

《地海》(*The Earthsea*, 1968)的作者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1929-)是美國重要科幻、奇幻與女性主義與青少年兒童文學作家，著有小說 20 餘部，以及詩集、散文集、遊記、文學評論與多本童書，並與人合譯老子《道德經》，所獲文學獎與榮譽不計其數。她深受老子與人類學影響，作品常蘊含道家思想，寫作手法流露民族誌風格。奠定勒瑰恩在奇幻文學界經典地位的作品，便是這套「地海傳說」。「地海傳說」原先共有三部曲：第一部《地海巫師》(1968)、第二部《地海古墓》(1971)、第三部《地海彼岸》(1972)，敘述一位少年巫師長大成人的三段冒險故事，藉由奇幻世界的特殊背景，深刻呈現了青少年成長中所須經歷的心理歷程。時隔將近 20 年，她又於 1990 年寫出地海傳說第四部：《地海孤雛》，接繼於 2001 年推出第五部《地海故事集》及《地海奇風》。在《地海》中，龍常常出現，一開始是主角格得挑戰的對象，後來，龍演變成和格得聯手修補旱域的夥伴，甚至在後三部出現龍與人其實原來都是龍的傳說，還出現了龍女(是龍也是人的女生)，龍也成為在重要關鍵時刻的中心。娥蘇拉·勒瑰恩撰寫《地海》中間相距三十三年，而龍的角色在其中也有所轉變，這樣的安排是受到哪些意識形態的影響？讓研究者感到好奇。

《魔法森林》(*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 , 1985)主角是席夢琳公主，當她發現自己必須嫁給塞尚山的塞藍迪王子時，她逃出了城堡，無意間進入了巨龍的洞穴，而且自願當龍的公主，巨龍凱卓接受席夢琳的建議，自此她就留在凱卓的洞穴中整理寶藏、圖書館。在巫師密謀與巨龍歐洛哥奪取龍王之位時，席夢琳以自己的智慧與習得的魔法在女巫莫威的協助下，揭發了陰謀，也讓巨龍族順利產生新的龍王——凱卓。而席夢琳就擔任龍王的御廚兼圖書管理員。巫師協會的成員雖然失敗，卻不停的想出新的計策想奪取魔法森林王國。席夢琳一再的破壞了巫師協會的詭計。第二部《魔法森林二部曲：龍王歷險》中，龍王失蹤，席夢琳結識了魔法森林王國的國王，與他相知相戀，但是不同於傳統童話中等待被拯救的公主，不再上演英雄救美的橋段，她反而救了被魔法擊中的魔法森林國王。兩人合力救出龍王後，舉辦了盛大的婚禮，但可不是就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第三部《魔法森林三部曲：魔劍風雲》裡，魔法森林遭遇了重大危機，維繫國家存亡的魔劍失蹤，雖然找回魔劍，魔法森林王國的城堡卻被巫師佔據，而國王也不知所蹤。當時懷著身孕的席夢琳，堅強的面對變故，後來在魔法森林外獨自撫養兒子，等待魔法森林王國的子嗣長大，能帶著魔劍重回魔法森林，救出父親及復興魔法王國。第四部《王子復國》是由第二代擔任要角，不知自己身負重任的日星王子帶著魔劍回到魔法森林，在林間遇見了女巫雪蘿與小龍（龍王凱卓的孫子），三個人踏上冒險的旅程，最後在眾人的協助之下，擊退巫師奪回城堡，並找到隱藏在城堡中的曼登巴，成功的復國。龍的重要性，從書名就知道了，龍王是怎麼選拔的？在龍王選拔的過程中，又隱藏了作者什麼樣的想法？龍王不但沒有性別的限制，而且高高在上的龍王還會被綁架，跟人類之間又呈現什麼樣的關係，讓人匪夷所思。

《龍騎士》(*Eragon* , 2003) 作者是克里斯多夫·鮑里尼 (Christopher Paolini) 二十多歲的美國青年，提筆創作《龍騎士》的時候只有十五歲。鮑里尼在 15 歲時開始撰寫《龍騎士》，一年之後完成。如今，他因為此書而蜚聲國際，並進行《龍騎士》的三部曲的撰寫。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Eragon, 2003)十五歲的少年艾瑞岡，碰巧在森林中發現這顆青石，未料，青石竟孵出一隻幼龍，艾瑞岡爲他取名「思飛」，沒想到自此開啓遠古帝國的奇幻傳說--龍騎士時代。後來隨著智者「布朗姆」展開冒險旅程，前往秘密的地下人類反抗組織「維登」尋求庇護。一路上由布朗姆教導艾瑞岡，劍術和各式各樣不可思議的華麗魔法，艾瑞岡在眾人的指引下，終於來到維登領地，但仇敵也率領魔軍大舉入侵，高潮戲「法爾登度大戰」就此展開。

在《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Eldest, 2005)，艾瑞岡和他的龍——思飛，才剛拯救了維登人，讓反叛帝國的勢力免於被摧毀殆盡。現在艾瑞岡必須前往精靈國度，學習龍騎士的重要技能。然而，混亂和背叛在每個關鍵時刻都詛咒著艾瑞岡。在最後的戰役，艾瑞岡赫然發現自己是某個臣服於哥巴塔爾帝國的龍騎士之子，而馬泰格是他的親生哥哥，也已經臣服於哥巴塔爾帝國。

《龍騎士》的龍和騎士建構出這一篇小說，母龍思飛有著小女孩的天真可愛，但在需要的時候，也扮演著智慧老人的角色。在這隻龍的身上，似乎嗅到東方人對於龍的了解和崇敬。由於《龍騎士》中龍的角色貫串全書，而且對於龍的個性、習性也有詳盡的描述。

經過以上的整理發現，《魔戒》、《哈利波特》、《銀龍騎士》、《龍槍傳奇》系列、和《龍魔》這些奇幻小說中，雖然都有龍的出現，但是龍的角色大多和西洋傳說和神話中相同，要不就被當成坐騎，或是被當成俠客或騎士英雄救美的試煉而以。相反的，《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詳盡的敘述龍的個性，也有龍族的介紹，而且龍的角色都得到充分的發揮。三位作者運用龍的角色，加上女性的性別，他/她們顛覆性別變遷，但是他/她們並不是指從單一性(女性)的視角進入，這樣會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中。作品中也適時加入男性的觀點，讓兩性的單一視角彼此激盪，得到化解的力量，彼此包容。研究者也發現，而這三個關於龍的小說，作者安排的故事結構恰巧都是少男少女的自我追尋歷程，《地海》中包括了格得、恬娜、瑟魯、伊芮安等人的自我追尋，其中《地海巫師》中，

格得曾經挺身與龍交涉，被人稱為龍主，也就是龍願意與這個人類溝通，《地海古墓》中的恬娜也是龍願意與之對談的對象，而《地海孤雛》的瑟魯和《地海故事集》出現的伊芮安則是人龍；《魔法森林》則是席夢琳公主從少女到為人母的自我追尋，而龍王凱卓的陪伴也變得很重要；《龍騎士》中的艾瑞崗經由思飛的幫助，也從一個衝動又不經大腦小男孩，逐漸蛻變成眾所矚目、身負解救世界責任的龍騎士。而研究者更驚訝的發現，《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的龍都是以母龍為主，這只是單純的巧合嗎？這種巧合是不是也潛藏了人類共同的思考在其中呢？



第三節 《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龍

一、《地海》中的龍

在《地海》的文本中提到，從歌謠及故事顯示，龍的出現早於所有生物。弓忒與陞區散見的文獻及故事、卡耳格大陸的聖史片段、帕恩島智典會色神祕的片段，皆長期為柔克學者所忽視。這些文字敘述，在最早的年代，龍與人同種，後分裂為二，彼此生活習慣或欲望均不相容，也許是長期地理分隔，造成漸行漸遠的分歧與種族差異。帕恩智識及卡耳格族傳說堅稱這是刻意分離，由分裂協議(或稱「夫爾納登」、「夫都南」)所造成。

這些關於龍的傳說，在卡耳格大陸最東邊的胡珥胡保存最為完整。該地的龍雖然已經退化成沒有高等智慧的動物，但胡珥胡人堅信人類與龍族的血緣關係，伴隨這些古老傳說則有近代流傳的故事：變為人形的龍、變為龍形的人，及亦龍亦人的生物。

無論分裂如何發生，自有歷史記載，人類變住在群島王國中心及其以東的卡耳格大陸，龍則留在最西端島嶼，及更遠的彼方。人類常不能理解龍族為何選擇空無大海為領土，在文本中，龍是「風與火的生物」，栽入水中便會溺斃，但牠們無須在水面或陸地降落。牠們依憑翅膀而生，在空中、日光、星光中飛翔。龍唯一需要的地面，是崎嶇多岩處，以便下蛋、養育小龍。西陞最遠端的那些狹小貧瘠的島嶼，符合這項需求。龍生而通曉真語，即便人類最初也擁有這份天生的智識，如今俱已喪失，一如龍早已喪失龍性。

龍族天生易怒高傲，據說以光或火為食，會在盛怒之下殺生，保護幼龍，也為取樂而殺生，但從不食用獵物。敘述龍族劫掠及報復的行誼及敘事詩，將龍族描繪無異於野生動物般無情、駭人、高深莫測，但頗為聰慧睿智。

龍族和人類對戰的開始，是由於人類入侵龍族深愛的荒涼的領土，厄瑞亞拜變成龍形與巨龍歐姆對戰僵持不下，最後雙方同意結束兩族間的敵對關係。只是王室仍然對於龍族的攻擊感到憤怒，因而攻擊龍族養育下一代的小島，殺死許多雛龍。歐姆龍(龍在赫語及卡耳格語泛指男性，但事實上龍族的性別僅限於推測，至於最古老偉大的龍，性別則是一個謎。)⁴¹因而與當時的國王大戰，雙方皆因此戰而亡。在《地海》中的龍有哪些呢？

1. 蟠多老龍及其小龍：

龍是有龍的語言，在《地海》中稱之為「太古語」，也就是咒語、法術、妖術所用的語言⁴²。格得接受下托寧島民的邀約，到島上抵禦龍的肆虐。據說，老龍當年突然由西邊飛來，口中噴火，把正在塔內歡宴的蟠多島島主和島民悶死，並把慘叫哀號的島民全數桿下海去時，鄰島沒人想去找那隻龍復仇。既然無人尋仇，蟠多島當然變成龍的天下，島上屍骸、塔樓、偷來的珠寶等，全都交給那隻老龍⁴³。後來，有一隻從西陲飛來母龍生下八隻小龍，母龍就飛走了，留下老龍看守這些剛破殼，好像毒蜥蜴般爬行的幼龍。格得到蟠多島，便開口召喚龍。一開始格得看到一隻龍從屋頂已毀的廢墟飛了出來。這幾隻蟠多老龍的小龍們，是這樣被形容的：

牠的外型好像巨大的蝙蝠，薄翼刺背，挾仗北風，向格得直飛而來。……牠的體型不大，僅長約一條四十槳的長船。薄膜似的黑翅膀張開時，與昆蟲翅膀一般薄細。看來這條龍發育還沒完全，聲音也小，也還沒有龍的狡詐。牠張著帶牙的長頷，飛箭似地自空中俯衝而下⁴⁴。

格得殺死了老龍的五隻龍子之後大叫，迫使得老龍不得不出來與格得協調，結果：

⁴¹ 《地海故事集》，頁 326-347。

⁴² 《地海巫師》，頁 78。

⁴³ 《地海巫師》，頁 129。

⁴⁴ 《地海巫師》，頁 130-1。

格得注意到島上那做最高的塔樓，形狀緩緩在改變，其中一邊好像長了手臂似的慢慢凸出來。……原來他(格得)以為是塔身向外凸出的部分其實是老龍的肩膀，他正挺直身軀慢慢站起來。待牠完全抬起披鱗帶甲的龍頭，養著穗冠，伸出長舌時，體型比殘破的高塔還高，灰黑色的鱗甲映著日光，牠的身形精瘦，碩大如山丘，有雙油亮綠眼⁴⁵。

在與蟠多老龍談判的過程中，因為格得說得出老龍的真名，讓老龍以自己的真名發誓，再也不會去侵犯人類。這樣的行為也使格得成為龍主，受到所有人民的尊崇。

2. 歐姆安霸：

這隻龍的樣子在《地海彼岸》裡是這樣形容的：

牠有一對膜狀翼，兩翼端約九十呎長，使牠像打造的煙霧，在初臨大地的陽光中發亮。他的軀幹不比翅翼短，但瘦而拱曲，宛如獵犬。爪子如蜥蜴，全身披鱗帶甲，狹長的脊骨上有一整排鋸齒狀的拔尖突棘，很像玫瑰刺，只不過，長在龍背上的這種突棘高達三呎。越往後越縮小，到了尾巴那個最小的棘刺，大小和小刀的刀身不相上下。這隻龍的棘刺都是灰色的，鱗甲是鐵灰色，但帶著金閃光，他的眼睛細長，是綠色的，有一對金黃翅膀像閃電般掀動⁴⁶。黃白色的兩大排牙齒，劍般尖長；分岔的紅色勁舌，是人類身高的兩倍；喉嚨則像冒煙的巨穴⁴⁷。

據格得說，歐姆安霸是龍中之龍，雖然他不是最老的一條龍，但是他已經夠老了，而且他是龍族中最強大的。他不像一般龍或普通人那樣隱藏真名，他一點也不擔心任何生物可能獲得超越他的力量。歐姆安霸一開始是向格得求援，而格得在遭受喀布的莫名奇妙的詛咒，無力反抗時，歐姆安霸為救格得，而用自己的

⁴⁵ 《地海巫師》，頁 132-3。

⁴⁶ 《地海彼岸》，頁 198-9。

⁴⁷ 《地海彼岸》，頁 241。

身體與喀布同歸於盡，才讓喀布現出原形，使格得有機會修補「旱域」(The Dry Land)的裂縫，使得生者和死者都去自己該去的地方。

3.壽龍凱拉辛：

傳說中，最長壽的一隻龍。是《地海彼岸》中，亞刃和格得修補旱域的裂縫之後，才出現的救星-凱拉辛，「龍頭是鐵礦色的，鼻孔、眼窩與下顎夾雜宛如鐵鏽的紅色，收摺的兩翼部份可見，眼睛像是水面漂浮的油圈，也像是玻璃後面的黃煙。」「凱拉辛到底是雄、是雌，難以分辨。……這對翅膀不像歐姆安霸的金色翅膀，而是紅的，深紅，像鐵鏽，或血液那端的棗紅絲。」⁴⁸在與喀布打鬥，筋疲力竭，並於修復旱域之後，牠將格得送回家。

4.瑟魯：

是恬娜在弓忒島收養的小女孩。不知從哪來的男女，可能將瑟魯打了一頓，趁她昏迷時，將她推入還燒著的火堆中，因此臉上身上有燒傷的痕跡。後來，發現自己能夠呼喚至壽者—凱拉辛，而且未經教導的情況下，說出龍語—創生天地的詞彙—與龍交談，才發現身為龍的本質。最後，在《地海奇風》與伊芮安共同解決人龍之間的問題後，與伊芮安一同化身為龍飛向遠方，換言之，瑟魯本來就是化成人形的龍。

5.伊芮安：

一位想進入柔克學園的女生。因為柔克學員之前只收男性，一開始受到大多數柔克師傅的反對，但是形意大人的安排下，將她安排住進大林。最後發現自己是龍，化身為龍，移開柔克學園。在《地海奇風》中，代表龍與人類的國王亞刃談判，伊芮安代表龍族，說明是因為人恣意妄為，有人想跨越了死亡的疆界，獲得永生，而龍害怕這永生的咒語。也因為有伊芮拉在龍族和人類之間溝通協調，

⁴⁸ 《地海彼岸》，頁 283-9。

才可以消弭龍人之間可能的戰爭。

《地海》系列前三部出現的龍，都不強調他們的性別，但是後三部出現「龍和人其實本來就是同一種族」的概念，而且大多龍形轉變成人形的都是女性，研究者認為，這是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自己以女性的身分對於對奇幻、科幻文類的反省有關。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前瞻性，讓娥蘇拉·勒瑰恩在《地海》中，將龍化成人形的性別，只有女性，不只瑟魯和伊芮安，還有是歐吉安故事中的婦人，甚至不需要長途跋涉或長途征戰，龍便願意與之對談的恬娜，都是女性。研究者在文本中發現，《地海》所出現的龍都是在主角(格德、亞刀、恬娜)窮途末路之際，伸出援手，解決困境，牠所出現的時間點與象徵意義特別耐人尋味。龍儼然是智者之尊，在《地海》中，龍行事各異，有的易怒高傲，有的無情駭人，有的高深莫測，但都是以高於人類理解的觀點詮釋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

二、《魔法森林》中的龍

龍在《魔法森林》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龍族佔據晨曉山，大部分巨龍都找公主來當僕人，擁有不少珠寶，還有圖書室，與傳統的惡龍大不相同，牠們是能講人話的善龍，這些巨龍都非常強壯、擁有高度的文明，又具有魔法力量，龍性又相當接近人性。每頭雄龍的頭上都有兩根粗短尖銳的角；雌龍則有三根角，兩側各一，額頭正中央上還有一根，至於年紀太小的龍，尚未決定自己的性別之前，頭上半根角都沒有⁴⁹。龍的氣味是一種混合煙火、霉味和肉桂的氣息。然而，龍對巫師的魔杖過敏，會打噴嚏，因此龍不喜歡巫師。因此，龍族的國王和巫師協會會長定了協議：巫師不得進入晨曉山這一帶，但容許他們進入部分的火夜之洞。而龍族的領袖是怎麼產生的？在《魔法森林》裡，巨龍族的規定是，「老龍王死

⁴⁹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頁 35-6。

後，所有巨龍在魔法森林的颯蛇灘聚集，輪流將柯林石從灘邊移到幻失山，由成功的人擔任國王⁵⁰。」而柯林石的震波總有一隻龍承受的住，那就成為龍王。是運用柯林石選拔龍王，柯林石不大，就連小龍都可以輕易抓起比柯林石大兩倍的東西在魔法森林裡遊走，可是柯林石會發出類似氣動的震波，當龍抓住石頭時，會感受震波穿透爪子，走的越遠，氣動就震得越強，直到骨頭都會感到顫動。當前一任國王去世之後，所有的巨龍便聚集到魔法森林的颯蛇灘，輪流將柯林石從灘邊一到幻失山，由成功的人擔任下一任國王⁵¹。大部分的龍只得被迫丟下石頭，或被震得瓦碎，但總有一頭龍能夠承受得住。而且，巨龍族並不在乎他們的國王是男是女，無論是誰在位，頭銜都一樣。而龍自己有《龍史》一書。

然而，巨龍並非無所不懼，巨龍害怕「毒龍草」，毒龍草是一種帶刺的紫色植物，葉子是鋸齒狀的，即使只吸入一點點燒過毒龍草的煙，巨龍究會咳嗽咳得連鱗片都會變成粉紅色的，就算馬上喝下解藥，也會一直昏睡，而書裡前一任的龍王，喝下一杯摻有毒龍草的咖啡之後也就一命嗚呼了。

1.勾結巫師想當龍王的公龍歐洛哥：

擁有淡綠色鱗甲的龍，歐洛哥勾結巫師，偷拔巨龍族的剋星--毒龍草，意圖下毒將其他有可能爭奪龍王王位的龍毒死。結果，被席夢琳公主發現，詭計未得逞。最後被逞罰變成一隻青蛙。

2.龍王凱卓：

凱卓是一隻母龍，席夢琳公主一進入巨龍族的領地時，接納了席夢琳，並且請席夢琳當牠的管家，以及圖書館管理員。後來因為老龍王去世，在柯林石的考驗中，奪得了龍王的寶座。

3.羅希姆：

⁵⁰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頁 105。

⁵¹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頁 105。

鱗甲是灰綠色，一隻年紀較大的龍，與托克茲國王溝通良好，每次出現都會打噴嚏，找東西找不到，生活環境亂七八糟。

4.莫朗茲：

黃綠龍，非常希望擁有一名屬於自己的公主。因為嫉妒凱卓擁有公主，常常威脅要吃掉席夢琳公主，不然就是一天到晚抓席夢琳的小辮子

5.小龍：

一路陪著日星王子，救出國王。但是，小龍尚未決定自己的性別。

《魔法森林》所描述龍族的形象，也都是會噴火、會飛翔，擁有超越人類的智慧，每隻龍都有自己的個性，像是龍王凱卓個性平穩，對事情沒有太偏激的看法；歐洛哥則是很明顯的功利主義，爲了自己可以當上龍王，不擇手段與巫師合作殺害上任龍王；而羅希姆就像老人家，反應有點慢，但是卻有日積月累的智慧；小龍也像小朋友，單純天真。女性在《魔法森林》中，一改童話中公主、女巫、龍的刻板印象，讓人不禁懷疑《魔法森林》這一系列的作品是不是要像傳統男性沙文主義抗議，凸顯女性當家的意圖而對於女性角色的刻畫較深刻。席夢琳公主、女巫莫葳或是女巫雪蘿，她們所呈現的是現代女性特質。勇於挑戰傳統的席夢琳，拒絕成爲乖乖牌的公主，不惜逃家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展現的是獨立自主與積極自信，不必等待王子或騎士的救援，甚至她還救了這些「英雄」們。公主不必是楚楚可憐，柔弱乖巧，等待救援，女巫也不必怪理怪氣，全身黑漆漆，更不用被限制只能養黑貓。因此，作者派翠西亞 C.蕾德(Patricia C. Wrede)安排母龍凱卓當選新龍王也不奇怪了，國王反過來被公主解救是理所當然，而惡龍歐洛哥必定是公的，然後自食惡果，這樣的安排是女性主義無意識的涉入，還是有意識的挑戰，值得探討。

三、《龍騎士》中的龍

龍族誕生的時間沒有人知道，龍到五、六個月大才能噴火，也就是他們能交配的時候，龍越老，噴火的時間就越長。龍身上的鱗片有各種不同的顏色和形狀，就像是活動的彩虹。當一隻龍下蛋時，裡面的嬰兒龍已經準備好備被孵化出來，但是會等待適當的環境時機再孵化。龍在野外時，所謂的環境通常就受制於食物。但是當龍族和精靈結盟後，精靈族負責寫咒語，而龍族負責注入咒語所需要的力量，雙方人馬同心協力，兩個族類都因此產生改變。龍族開始懂得使用語言以及其他文明帶來的包袱；而精靈得以分享龍族綿長壽命。未曾與龍騎士結合的龍族隨心所欲、獨斷獨行，對於非龍族類，心中不懷一絲一毫的仁慈之心，兇猛自負，甚至剛愎傲慢；女性的龍族則難以馴服。總而言之，精靈和龍族結盟之後，龍族每年都會有一定數量的蛋送給騎士，並會在蛋上給予祝福，讓這些蛋裏的嬰兒龍，非要等到命中注定要成為他們的騎士的人出現，才會孵出來，不過他們是怎麼選的，沒有人知道。一隻成年龍長年不活動的話，可以幾個月不吃東西，但在交配的季節時，每個星期都得吃東西⁵²。

1.藍色的思飛：

牠的鱗片是藍寶石的蔚藍色，翅膀比身體長好幾倍，纖細手爪的骨骼沿著翅膀的前緣延伸出去，形成廣面的爪子。頭大略是三角形的，有兩顆白白的小牙齒從上顎露出，看起來非常尖利，爪子也是白色的，像擦亮的象牙一樣，內側微呈鋸齒狀。依排丁次順著她的脊椎從後腦杓一直長到尾巴末端。而牠翅膀上的薄膜，摸起來像羊皮紙，很溫暖，像天鵝絨般的柔軟，幾百條纖細的血管通過薄膜。⁵³母龍，延續龍族的重任，是目前僅存的母龍。與龍騎士艾瑞崗有心電感應，而且能指引龍騎士正確的思考方向。

⁵²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59、127-8。

⁵³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43-4。

2. 金色的葛雷得：

葛雷得出現在《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是精靈國隱藏的秘密，葛雷得和牠的騎士歐若米斯擔任思飛和艾瑞崗的老師。葛雷得在某次戰爭中失去一隻腳，而歐若米斯也因此身負重傷，因而隱居精靈國，等待下一個龍騎士的誕生。葛雷得在懸崖上現身：

如燃燒太陽般的燦爛，懸浮在艾瑞崗和每個人面前這隻龍，牠有力的翅膀搨出陣風不斷拍打懸崖。當明亮的晨曦照射在牠金色的鱗片、耀眼的光芒遍灑在地面和樹木時，這隻龍有如著火一般。牠的體型比思飛大得多，牠的脖子、四肢和尾巴看起來也比較厚⁵⁴。

思飛曾經因為以為葛雷得是世上剩下唯一的公龍，而對葛雷得熱烈追求，但是卻被葛雷得拒絕。

3. 紅色的索恩：

是艾瑞崗的哥哥馬泰格的龍，是屬於哥巴塔爾帝國的，在《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最後一役出現：

一隻紅色的龍在他們(艾瑞崗和思飛)上方浮現，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就像一片血紅色的媒床。牠的翅膜呈現出一種酒紅色，好似放在燈光下映照一般；而牠的爪子、牙齒和脊柱兩側的背骨卻皎白如雪。牠那鮮紅的雙眼，裡頭閃爍著恐怖的歡悅⁵⁵。

在這場戰役中，與艾瑞崗為敵，藍龍思飛和紅龍索恩打得難分難解。

⁵⁴ 《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頁 321。

⁵⁵ 《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頁 780。

4.哥巴塔爾的黑龍：

西路康哥巴塔爾的黑龍，受到黑魔法的影響，才甘心為陷入瘋狂狀態的哥巴塔爾服務，哥巴塔爾強行建構出一種邪惡的聯繫，一種模仿龍和騎士之間的聯繫，是哥巴塔爾用不當手段要來的。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文本中看到西路康的樣子。

《龍騎士》的「龍」是貫串全書的主角，也是正義是不是能戰勝邪惡的重要關鍵，無論《龍騎士》的龍是屬於哥巴塔爾的勢力範圍，還是隸屬於「維登」，龍是擁有無上的魔法和崇高的智慧，能與龍騎士心電感應，甚至於能夠延長他的龍騎士的壽命。主要的「龍」--思飛，是目前首部曲和二部曲出現唯一的一隻母龍，為什麼以母龍做為主要的角色呢？而更令人玩味的是，龍有公有母，但《龍騎士》所有出現的騎士都是男性，而且《龍騎士》的作者是三套文本中，唯一的男性，雖然到目前為止發現，三套書都是偏重在母龍，然而，是否因為作家的性別，產生不同於《地海》和《魔法森林》的新視角，也是研究者在本篇論文想家以探討的主題之一。

這三部小說出版時間從西元一九六八年到西元二〇〇五年，龍分別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出現，前兩部作者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和派翠西亞·蕾德（Patricia C. Wrede）是美國人，《龍騎士》的作者克里斯多夫·鮑里尼（Christopher Paolini），西方的兒童文學作家不約而同將「龍」的角色放進兒童文學小說中。

在這三個系列的小說中，龍族的外在形象大同小異，龍的個性，都是天生易怒高傲，無情、駭人、高深莫測。龍的外形則都有一對翅膀，全身都是鱗片，會噴火，和希臘神話、聖經或是其他西方傳說中，龍的形像幾乎是一模一樣。但是，除了樣子之外，他們的神力，樂於與人為伍的態度，還有擁有無限智慧的天賦神力，則和中國人想像中的龍比較像。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曾翻譯過道德經，接觸東方文化，在她的小說中，加入中國文化中傳統的「龍」的形象，不令人意外。而龍在《魔法森林》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從書名就可以看得出。然而，作者派翠西亞 C. 蕾德（Patricia C. Wrede）怎麼從西方傳統意識中，對於「龍」的負面形象，轉變為正面的形象？《龍騎士》是否受東方人對龍的崇拜所影響，才塑造出與龍有新電桿有的龍騎士？這三個系列的小說剛好都出現龍的角色，而且大多是正面的，願意與人類溝通、互動的，這樣的巧合，不禁讓研究者聯想到榮格的集體潛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概念。集體潛意識就像是一個儲存所，也就是說人類從他祖先那裡繼承了這一些意像，或者說是繼承了先天的傾向與潛在的可能；意即他能與自己的祖先採取同樣的方式來應對類似的情境。因此，從個體出生那一天起，集體潛意識便對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套預先形成的模式，當這種心靈虛像對應上客觀的外在事物，便成為意識中實在存在的東西。從以上論述顯而易見的是，龍不僅出現在西方神話中，東方傳奇也有龍的存在，還有印度、瑪雅、波斯、北歐的傳奇或民間故事，也都有「龍」的出現。

因此可以推論，「龍」是人類祖先世代代的信仰和經驗在人腦中的痕跡。然而，「龍」的形象，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是如何詮釋「龍」的形象，這樣的角色背後，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意涵呢？

《地海》系列前三部出現的龍，都不強調他們的性別，但是後三部出現「龍和人其實本來就是同一種族」的概念，而且大多龍形轉變成人形的都是女性，研究者認為，這和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所撰寫的《地海》或是《黑暗的左手》中，刻意跨越奇幻小說的疆界，探討性別意識，並將老子的思想融入創作，在一向以西方文明為骨幹的奇幻小說中，發揮東方的思想。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前瞻性，讓娥蘇拉·勒瑰恩在《地海》中，將龍化成人形的性別，只有女性，像瑟魯和伊芮安，或是歐吉安故事中的婦人，都是女性。

而《魔法森林》這一系列的作品刻意凸顯女性當家的意圖，所以安排母龍凱卓當選新龍王也不奇怪了。《龍騎士》的「龍」是貫串全書的主角，也是正義是不是能戰勝邪惡的重要關鍵，無論《龍騎士》的龍是屬於哥巴塔爾的勢力範圍，還是隸屬於「維登」，龍是擁有無上的魔法和崇高的智慧，甚至於能夠延長他的龍騎士的壽命。這些以女性的角度出發的巧合，將在下面的章節仔細探究。



第肆章 龍的意涵

第一節 龍是有智慧的英雄

榮格曾經提過「龍和蛇在基督教神學裡就像魔鬼一樣，代表陰影（shadow），他們都是由人類頭所投射的巨大影子。⁵⁶」陰影是人格中，原始、低下、無法節制的情感，代表「挑戰整各自我人格的道德問題」，它的浮現需要人們意識到「人格的黑暗面不僅的確存在而且就在眼前」，換言之，陰影就是人類意識中，低劣的不道德欲望。然而，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的龍，都不再是象徵著邪惡、混亂、慾望、黑暗、毀滅的代表，相反的，龍在這三個系列的奇幻小說，有新的形象、新的意義。

很明顯的，從上一章研究者對研究文本的整理可以發現，龍不再是邪惡、毀滅的陰影原型代表，那麼，在這三個系列的小說中，龍又是屬於哪一種原型呢？

一、龍是拯救人類的英雄

世界神話的巨大寶藏為榮格透視集體無意識提供了原始素材，也為他的各種假說提供了證據，因為榮格發現在各種千差萬別的文化之中，產生的神話傳說存在著一些共同主題的思想。其中有一種形象，無論在哪種文化或哪一個時期所產生的神話，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這便是英雄形象。

這一形象幾乎在每一種文化的傳說之中總處於核心位置。在研究世界各國的傳說中發現，出世不凡、驚天動地的行為、援手相助等特質。從這些共同的主題中，榮格發現英雄可以被理解為集體心靈中的一個原型，而且這個原型通常便是人類緩慢出現的自我意識。人類的自我意識在歷史上的出現彷彿有神的介入，具

⁵⁶ 《怪物考》，頁 45。

有強大的轉換力量，而所有這一切都從英雄神異的家世與不凡的出生表現出來。研究者在整理文本的脈絡時發現，研究文本中的「龍」常在適當的時機解救人類，或是在人類需要時出現，這方面則和榮格提出的「英雄」(Hero)，原型類似。

《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作者們，不約而同的讓筆下的龍，不再是基督教中邪惡的代表，而是人類的英雄。例如，在《地海彼岸》中，喀布是一位想擁有永生，而兀自創造永生咒語，使生與死的界限(旱域)出現裂縫的巫師，歐姆安霸是這樣說明喀布，是如何造成嚴重地造成龍族的困擾：

這人曾經闖入牠們(龍族)之間，一點也不怕他們，因為他雖然被殺，又從死域復活，照舊活在他的身體裡。因此那些龍都怕他，把它當成自然以外的一種造物。牠們的懼怕反過來賦予那人保有凌駕牠們的巫力。而且他把那些龍的『創生語』取走，任他們受自己狂野的本性折磨⁵⁷。

歐姆安霸爲了找出喀布所在的位置，自行飛向遠方，但遺憾的是，歐姆安霸一找到喀布，反而讓自己喪失了語言的能力。喪失龍語，這其實對龍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詛咒，因為創生語是龍族天生擁有的語言，巫師想要學習巫術，都得先學好創生語，一旦龍喪失了語言，也代表龍犧牲了自己與生俱來能力。接著，歐姆安霸帶著格得見到了喀布，卻被喀布施了巫術，動彈不得，歐姆安霸見狀，於是乎：

那條巨龍卻奮力一躍，從格得和亞刃的頭頂上方，翻轉巨大身軀，猛地由上而下朝那人全力俯衝，以致於那支滿布咒語的鋼條整個刺進巨龍甲腹，而那人也因巨龍的體重而倒地、壓扁、燒焦。歐姆安霸自砂地爬起來，扭著背，鼓著翼，吐出幾口火焰，嚎叫出聲。牠想飛，但飛不起來。金屬鋼條冰冷且致命地插在牠的心臟。……就這樣，歐姆安霸在他先祖歐姆龍過世的地方去世，在歐姆龍埋骨處謝世⁵⁸。

⁵⁷ 《地海彼岸》，頁 231。

⁵⁸ 《地海彼岸》，頁 254。

歐姆安霸的犧牲，使格得大法師和未來的國王亞刃得救，這種犧牲自己，成就大事的做法，歐姆安霸這英雄的作為解救了格得以及未來的國王亞刃。

另外，伊芮安和瑟魯雖然都是女性，但是因為牠們是屬於人龍合體的人，所以在適當的時候也會擔任英雄的角色。在《地海奇風》中，西陲的諸島遇到龍的問題是這樣的。龍兩度於收穫的季節吐火燃燒田野，焚燒梗堆，讓房屋茅草著火，牠們未攻擊人類，但有人死於火災，不傷牲畜，只是驚嚇，使牲畜四處逃竄。牠們不像黑暗年代時攻擊島上領主宅邸，尋求珠寶，只攻擊村莊及農田。而獵人以往獵捕的高山山羊、抓鷹隼來馴服，如今都被龍趕跑，甚至看到龍群像野雁一樣飛過。國王亞刃為解決這個問題，請瑟魯召喚龍前來說明，這時，伊芮恩代表龍前來說明龍這麼做的原因。伊芮安詳細說明龍族會有這些行為的原因，並一針見血地說出癥結：「龍害怕永生的咒語。」並與亞刃國王一行人到柔克島的心成林，而後，瑟魯、赤楊(可以看見旱域，就是亡者靈魂居所的人)和伊芮安，進入旱域修補破洞。才終於消弭人和龍之間可能的戰爭。瑟魯和伊芮安是龍人的身分，使龍和人在未來可以繼續和平共存。

《魔法森林》裡，龍對人亦是如此。席夢琳公主一進入龍的洞穴，幾乎所有的龍，對席夢琳公主自願來當「龍的公主」這件事嗤之以鼻的時候，當時尚未當上龍王的凱卓挺身而出說「我就會(想要一個不按牌理出來的公主)。.....我喜歡火焰櫻桃，而且我喜歡她的長相，何況我圖書室裡的拉丁卷軸需要做分類了。⁵⁹」凱卓肯定了席夢琳的能力，不因為席夢琳是不按牌理出來的公主而否定她，甚至其他龍趁機取笑席夢琳公主的時候，也不客氣地說「請你談到我的公主時，放客氣一點好嗎？⁶⁰」

凱卓讓席夢琳進入自己的生活空間後，對於席夢琳的要求也都頗為配合。莫朗茲以為席夢琳想逃跑，凱卓還特地辦了一場宴會，讓所有的龍都知道席夢琳的聰明。凱卓總是在適當的時機，解救了席夢琳。《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的尾

⁵⁹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頁 39。

⁶⁰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頁 39。

聲，歐洛哥結合巫師的力量，密謀龍王寶座的行為被席夢琳公主發現，歐洛哥打死不承認，帶到新龍王凱卓面前時，歐洛哥說「拜託，凱卓，你不至於去相信公主的話而不相信我的吧？」凱卓的回答則是：「那得看她說的是什麼話，公主，請告訴我們詳情。⁶¹」然而，這樣的回答，其實可以感受得到龍王凱卓是願意相信席夢琳公主，而非同是巨龍族的歐洛哥。龍王凱卓在這種關鍵的時候，不相信歐洛哥，反而願意相信聰明確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公主，願意給予這樣的機會，讓席夢琳公主說出歐洛哥的犯行，讓歐洛哥受到懲罰，解救了席夢琳公主，讓惡龍得到懲罰，這不也是英雄的行為？

而在《龍騎士》中，艾瑞崗似乎因為成了龍的騎士就是已經算是英雄。然而，艾瑞崗也只是一名十五歲的青少年，個性魯莽、衝動，遇事都不經大腦，只憑直覺，甚至對於教導他的老師，也會不禮貌的反問或質疑，但不能否認艾瑞天真、正直、勇敢的個性，確實是擁有騎士該有的特質。這樣的艾瑞崗，似乎和我們身邊的大小孩所差無幾，然而，因為被思飛認定，從思飛因為艾瑞崗而孵化開始，艾瑞崗就是英雄⁶²。然而，這樣的英雄，還是需要龍的解救。在《龍騎士首部曲：飛龍在天》的尾聲〈法爾登度之戰〉，艾瑞崗先讓鴉亞治療受傷的思飛，不巧在這個時候遇到陰魂人德薩時：

寶劍重重地即過艾瑞崗的背部，割開了盔甲和他的皮膚。劇痛鋪天蓋地而來，他慘叫著，痛得不得不跪下。……艾瑞崗在極度痛苦之下，將視線移向天空，臉頰上流下滾滾熱淚。……當他遙望著上方寶石之星時，突然一陣閃光迸出，讓他看不見。下一秒鐘，大廳裡迴響著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寶石之星被砸碎了，一根狀似匕首的巨大碎片筆直地向遙遠的地面下墜，其他閃著微光的碎片飛向牆壁。在大廳中央，頭朝下、像下猛衝的，是思飛。她的上顎張開，在其間噴發出一團火焰。當艾瑞崗看著德薩抬頭望向天花板時，時間似

⁶¹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頁 219。

⁶² 龍在蛋裡只有遇到牠認定的騎士，才會孵化出來。

乎慢了下來。……他(艾瑞崗)所有的痛苦和憤怒都集中在一個咒語上，……劍刺入了德薩的心臟，……陰魂人終於走了，永遠⁶³。

從上一段敘述可以知道，在艾瑞崗最無助的時候，思飛不顧自己的傷勢，擊破寶石之星，解救艾瑞崗，也因此讓陰魂人得薩分心，使艾瑞崗有機會依照阿吉荷德說的，刺穿陰魂人的心臟。才終止了這場戰爭。而艾瑞崗因為這個功績，被所有人尊崇。思飛適時的噴火，喝止了德薩，思飛不但是英雄，也是使艾瑞崗成為英雄的重要功臣。

從以上的整理發現，龍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的角色，已經不再是人類的困境，或是人成為英雄的門檻⁶⁴，相反的，龍本身的角色就成為英雄，而且，龍也在這三個系列的奇幻小說中，分別歷經了坎柏所說的英雄的冒險旅程：啓程、啓蒙與回歸，也就是在家、離家、返家地歷程。

《地海》中的瑟魯，在養父母推入火坑的虐待之後渾身是傷，後來被恬娜，接著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開始了她的試煉之路，最後解決了人龍之間的紛爭，並修復生與死的交界之後，跟著凱拉辛回到自己族人身邊，回到自在的生活；伊芮安也是，在家鄉找不到自己的真名，因此出發去柔克島，在柔克島遇到師傅們反彈，伊芮安在這個過程中，還是不放棄找到真正自己的希望，最後在心成林找回自己，發現自己是龍的本質，自己返回極西之地，正好是在家、離家，最後返家的歷程。而《魔法森林》的龍王凱卓，先被柯林石選作巨龍族的龍王，接著在第二集《龍王歷險》中被巫師綁架，被席夢琳公主解救之後，在第四集《王子復國》中協助席夢琳公主訓練兒子日星，並一起完成解救魔法森林的任務，不也像坎柏所說的，一開始龍王的考驗代表著跨越第一到門檻，接著被邪惡的巫師綁架，也遇到魔法森林遭殃，因而踏上試煉之路，最後得到救援，回到原來的生活，也就是啓程、啓蒙、回歸的英雄歷險歷程。最後，《龍騎士》的思飛，先是在卡爾維赫被哥巴塔爾國王的爪牙洛魔追殺，不得不離開，然後，歷經一連串的屠殺、戰

⁶³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569-70。

⁶⁴ 〈論《地海傳說》的完美與殘缺〉，頁 78。

爭之後，得到精靈國裡身負重傷不得不隱居的歐若米思和葛雷得訓練，目前在《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中，進行到思飛已經打過第二場大戰，結果如何，目前暫且不得而知。但是很明顯的，思飛至少已經經過啓程、啓蒙的歷程。由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無論在《地海》、《魔法森林》或《龍騎士》，龍都已經扮演著英雄的角色。

二、龍是智慧老人

「龍」另外的特質：自傲、高深莫測和聰慧睿智，都和榮格原形中的「智慧老人」不謀而合。智慧老人(Wise Old Man)，榮格用「知識、反思、灼見、聰明與直覺」來描繪他所謂的智慧老人的原型形象所具有的素質。智慧老人原型做為男性原形的另一面，而智慧老人的形象在世界各宗教、各種神話之中，隨處可見，儘管智慧老人也具有某些父親或男性的特質，但也同時代表了一種異於父親或英雄的男性品性——靜謐，就是如同隱士一般的高深莫測，不像英雄般的叱咤風雲，是一股自心田流出的奇妙力量，會在個人內心衝突之中，有指導和保護的作用。這樣的形象，從《龍騎士》中思飛和艾瑞崗之間的「心電感應」最為明顯。

《龍騎士》的龍和騎士之間有「心電感應」，龍透過心電感應可以告訴騎士牠的想法，而騎士也可以不用嘴巴，用思考的傳達給龍他看到的影像、對話，或是內心的震撼。像是艾瑞崗的舅舅因為艾瑞崗遭到洛魔殺死，艾瑞崗崩潰、痛不欲生，甚至對急著把艾瑞崗帶離現場的思飛大發雷霆，

我不能這樣過下去。他(艾瑞崗)嗚咽著。

那就別這樣了。思飛的話語在他的腦海裡回應著。

要怎麼做？蓋洛永遠走了！不久我也將遭遇同樣的命運。愛、家人、成就，統統都沒了，什麼都沒留下。還有什麼值得我們去做？價值就在行動裡，當你放棄改變的決心和體驗人生，你的價值就不完整了。選擇在於你：作一個選擇，然後全心投入。行動會帶給你新的希望和決心。

但我能做什麼？

唯一真誠的導引就是你的心，除了他至高得渴望，別無其他可以幫助你。⁶⁵

後來，帶領艾瑞崗的第一位人類的智慧老人--布朗姆逝世時，艾瑞崗也跟思飛分享彼此的哀慟和憂傷。思飛轉述布朗姆逝世前曾經告訴思飛的話，

他很擔憂自己的死，以及在他死後將會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布朗姆還說，他希望你知道，在全奧俄蓋西亞的人當中，他相信你是最有資格繼承騎士責任的。**艾瑞崗眼睛濕了；這是布朗姆給過他最榮耀的讚美。**

後來艾瑞崗打敗陰魂人德薩，得到所有種族的肯定，包含矮人族、精靈族、人類的同時，維登人的領袖阿吉荷德犧牲了生命。維登人是必須用最快的速度選出一名領袖，艾瑞崗當時應該不到二十歲，這個大男孩卻成為矮人族、精靈族、人類拉攏的對象，要信任哪些人的話，應該怎麼讓自己中立，卻也必須承諾保衛維登，該保持什麼樣的立場，對一個大男孩而言，是很難自己找出答案的。這時，也擔任智慧老人的龍--思飛，對艾瑞崗的建議，變得非常重要。思飛說：「由於阿吉荷德的離去，我們無法擺脫任何團體保持獨立。.....如果一旦娜紗妲⁶⁶即位，這個議會要掌控全國，那我們必須與他們妥協⁶⁷。」

後來，艾瑞崗算被半強迫表態接受議會決定，有智慧的思飛也為艾瑞崗找到退路。

⁶⁵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104。在書中，思飛和艾瑞崗的心電感應是用標楷體，而其他內容則是用新細明體。在此，將思飛與艾瑞崗心電感應的部份加粗表示。

⁶⁶ 是維登人的領袖-阿吉荷德的女兒。

⁶⁷ 《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頁 25。

如果我必須背棄諾言來保護你的安全，或做正確的事，我會毫不猶豫。那是一個我可以輕易背負的責任，因為我和你聯合一起，我的榮耀來自於你的承諾。但就個人而言，我不受你承諾的約束。如必要的話，我會綁架你。到時候，違命並不是你的錯⁶⁸。

思飛在艾瑞崗悲傷時，給予艾瑞崗需要的勇氣；在艾瑞崗無助時，給予艾瑞崗無比的支持；而在艾瑞崗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時候，幫他想辦法，甚至想到最糟糕的狀況，並提出最好的解決之道。思飛無疑扮演著艾瑞崗智慧老人的角色。

格得也曾因為龍的幫助，使得地海重新獲得和平，使當時的人民對格得崇敬有加。格得說：「在很久以前的偕勒多島上，他(指龍中之龍，歐姆安霸)沒有殺害我，還告訴我一件大事，就是指示我如何去找尋「歷王符文」。我之所以能使厄瑞亞拜之環復原，全拜他之賜⁶⁹。」歐姆安霸的指示，使得格得在地海的人民心中成了眾所皆知的英雄。

而《地海奇風》伊芮安因為解除了人龍之間的問題，成了英雄外，從她對參與議會的人們說明，龍破壞人們穀物、牲畜等行為的原因是：

「我族生性獨佔、易怒。留在世界之風中的龍開始群集，或獨自飛向人類島嶼，再次強調：『人偷去我們一半的領土。現在我們要奪回人所有的西方領土，趕走人，讓他們再也無法將善惡傳給我們。我們不願在脖子套入人的重擔。』但我族不願殺島民，他們仍記得瘋狂時自相殘殺的慘況。他們痛恨人，但除非妳們動念殺戮，否則他們不會肆殺人類。……若我與凱拉辛之子，能阻止人龍互相傷害，我們樂意代勞。但龍沒有王，也不服從任何人，肆意飛翔。……牠們對這世上一切毫無所懼，除了你們的巫術，因為它能抗拒死亡。」

⁶⁸ 《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頁 34。

⁶⁹ 《地海彼岸》，頁 184。

然而柔克的代表黑曜師傅不認同，反駁說：「我們沒有永生的咒語，只有喀布試圖讓自己永生，因而墮落了我們的技藝。」

伊芮安反問：「我摧毀的巫師，柔克的召喚師傅，索理安，他希求的是什麼？」

一語中的，黑曜無言以對⁷⁰。

伊芮安不但說出龍的恐懼，一針見血的反駁了柔克學院黑曜師傅的辯解，而瑟魯也在最關鍵的時刻提出解決辦法，瑟魯說：「柔克有心成林，凱拉辛說在中心的森林時，這不就是他的意思嗎？也許我們該去那裏，去萬物的中心。⁷¹」才使得眾人決定前往柔克，並在最後與眾人聯手，完美的解決了巫師跨越死亡之界所帶來的後果。

龍的智慧，人類無法計算；龍的神秘，人類無法探究；龍的直覺，人類無法跟隨，就如同榮格所言繪他所謂的智慧老人的原型形象所具有的素質：知識、反思、灼見、聰明與直覺。

然而，無論是「智慧老人」或是「英雄」的原型，榮格是把這兩個歸到「父親」原形之一。雖然與論述「母親原型」的深度與廣度相比，榮格筆下的父親原型則顯得粗略、零散甚至有些膚淺。但這並不意味著男性原型在個人生活中以及理論架構上不具重要性。其實男性原型中的英雄與智慧老人在榮格思想中佔有顯赫的位置，而且兩者顯然與父親原型有著緊密的關係，尤其是它「好的」、「理想的」一面。

然而，榮格認為，智慧老人和英雄的形象也不是男性心理的專利，也可以阿尼瑪斯化身出現在女人心中，特別是榮格所稱的機及阿尼瑪斯⁷²（positive

⁷⁰ 《地海奇風》，頁 170-3。

⁷¹ 《地海奇風》，頁 174。

⁷² Anima (阿尼瑪)/Animus (阿尼瑪斯)：榮格對於集體潛意識中 Anima/Animus 原型的發現，是他對人類知識所做出的一個獨特並具創造性的貢獻。從其臨床經驗與自我摸索中，榮格發現男人的男性意識下，存在著一股較為溫柔、富於情感與品味的潛流，它具有自己的獨立性與一貫性因而顯得像是一位內在的女子。尤其是夢境、幻覺與投射到外界的形象，實際上都是以一個女人作為象徵來表現其男性中的這一層面的。由於這些

animus)，也就是潛藏於女人內在的智慧與精神中的積極力量，能夠轉化和創造自我，它促人上進而不脅迫，引人進取而不強求。

榮格曾經提到，原型在集體潛意識中雖然是彼此分離的獨立結構，但它們卻同樣可以結合起來。如很多文學作品中兇狠異常又英勇無比的形象，便是魔鬼原型與英雄原型的結合。原型雖然靈活多變，卻總是與特定文化相聯繫，只有當特定文化以神話形式填入其中的時候，某個原型才可能以特定的內容體現出來。而「龍」在《地海》、《魔法森林》以及《龍騎士》中的個性、形象塑造，都符合「智慧老人」或是「英雄」的原型。

因此，研究者認為，龍的出現除了原自東西方文化中，對於龍的描述外，還有集體潛意識中，滿足人類對於英雄和智慧老人的渴望，因而在奇幻小說中，再造新的神話。

存在於潛意識和日常經驗中的次生人格(sub-personalities)似乎為一種普遍現象，榮格便將他們視為集體潛意識的原型。他稱男人的女性一面為 anima，而稱女人的男性一面為 animus。

第二節 龍的性別受女性主義的影響

娥蘇拉·勒瑰恩於一九六八完成《地海巫師》，一九七一年是《地海古墓》，《地海彼岸》於一九七二年完成，而第四部《地海孤雛》則在一九九〇年寫好，第三部和第四部中間，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〇年之間，正好是女性主義重新審視女性在文學中地位的時候，娥蘇拉·勒瑰恩明顯地呈現了這個時期女性主義對她的影響，《地海》前三部還以男性英雄的視角撰寫，而從《地海孤雛》開始，則讓女性成為重要關鍵時刻的救星。

而《魔法森林》出版時間是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三年，也是在第二波女性主義之後，《魔法森林》有心想把女性的角色，以正面的手法，讓女性經驗與文化不但變得顯而易見，同時也賦予更多得權力，不但擺脫小說中男性的宰制，也重塑了奇幻小說中女性的形象。

另外，有趣的是《龍騎士》的作者克里斯多夫·鮑里尼（Christopher Paolini）現在不過二十出頭，他筆下的母龍思飛，不像拉丁古諺「女性不過是子宮」的心態，反而比較像激進女性主義者頌揚女性的生物屬性，把它視為優勢的源頭，而從思飛和艾瑞崗之間心電感應的對話，也可以明顯感受到男性與女性對事物看法的差異。而《龍騎士》中，龍騎士艾瑞崗和母龍思飛之間的安排，就像吳爾芙所希望的，在男性與女性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一、《地海》中的龍女

娥蘇拉·勒瑰恩因其身世背景，使她的文本有異於一般女性作家的書寫內容與風格，更被譽為女性主義作家，她的代表作之一《黑暗的左手》被奉為富含女性主義思想的科幻經典。娥蘇拉·勒瑰恩曾不停思索女人和寫作的問題，她曾說：

女性主義意識形態……已經迫使我以及這個世代的每一位有思想的女人去深入地認識自己：……我們更經常發現，我們沒有自己的意見或信仰，只不過把社會的教條加以整合而已；所以女人必須自己去發現、去發明、去創造我們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價值和我們自己⁷³。

研究者觀察到，其實娥蘇拉·勒瑰恩在《地海》第一部《地海巫師》的敘述中，不但出現以往文本中男性英雄歷險情節，同時在字裡行間重複了男性對女性的貶抑話語。例如，「無能得像女巫的魔法」、「惡毒得像女巫的魔法」。而後《地海古墓》雖然是以女性為故事主角，但仍脫離不了英雄救美的情結。直到第四部《地海孤雛》，其人物不但偏重女性角色，也加入女性為男性所迫害的情結，甚至是男女救贖角色的互換。因此，可以說，《地海孤雛》就是娥蘇拉·勒瑰恩所做的努力。

作者在《地海孤雛》中地中海這個世界面臨社會秩序青黃不接的危機：亞刃尚未接任國王、大法師雀鷹失蹤。在此危機時，柔克島上的五位師傅們占卜到的預言竟是「弓忒島上的某個女人」？《地海孤雛》到最後都沒有解開這個謎，這個「女人」是指恬娜，還是龍人合體的瑟魯？這樣的結局可能是暗指女人的力量還是個未知的謎吧！

《地海》的龍女有兩位，一位是伊芮安，一位是瑟魯。伊芮安面對世俗的傳統，總是採取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態度，進而自己突破窠臼，創造新的局面。例如，

⁷³ 〈超越魔法迷思：論《地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東華人文學報》(第六期)，頁 244。

她在面對自己因為是女性，無法進去柔克學院時，伊芮安先是透過與象牙⁷⁴的談話，了解柔克，發現問題，運用辯論找尋答案。

伊芮安想要到柔克的目的是找回自己的真名，當地的女巫曾經告訴伊芮安她的真名就是「伊芮安」，但是，伊芮安聽到自己的真名並沒有找到自己的感覺，所以透過象牙，一起到柔克，伊芮安想發掘真正的自己。當然，柔克大部分的師傅極力反對，伊芮安面對這些師傅的反對，不但毫不畏懼，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的想法「我來這裡不是讓誰出醜，而是來學習我需要知道的事物⁷⁵。」這種不慍不火，溫柔地堅持自己的想法，想要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標，這樣的態度，是研究者認為伊芮安最為可貴的地方。還有，像是象牙談到柔克不再是地海力量之所在，是因為「大法師在死亡之地法力盡失，也許一切魔法都在那時給消滅的。」伊芮安頑固地回答「玫瑰的法咒還是如常運作。⁷⁶」伊芮安很明顯在找象牙解釋的反例，即使面對的是一名從柔克畢業的巫師，不但不會被他的名聲所震攝住，對於象牙所說的話，運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甚至找到反駁象牙說法的例子。當然，伊芮安最為研究者讚嘆的是，她在處理國王詢問龍為何與人爭地的疑問時，表現出大將之風，說出龍族的擔憂，責備人類無知的探索，但是在雙方討論時，表現的不卑不亢，得體又失龍族的高傲。

瑟魯一開始以受迫害的形象出現，被恬娜收養，因為曾被推入正在燃燒的火場，所以都是以畏懼的神態面對一般人。然而，在格得和恬娜受到法術的控制時，挺身而出，呼喚凱拉辛，使得格得和恬娜獲救。而在凱拉辛問瑟魯：

「汝願離此間諸輩？」

「不，他們不能去嗎？」孩子問。

⁷⁴ 《地海故事集》，頁 234。當時貴族間流行雇用在智者之島(柔克學院)受過訓練、擁有巫杖與灰披風的正統巫師，當地地主就是從柔克請來這名巫師—象牙。

⁷⁵ 《地海故事集》，頁 262。

⁷⁶ 《地海故事集》，頁 243。

「彼等不可，其命繫此。」

「我要跟他們留在這裡。」她說道，悄悄哽咽。

然後，在人龍會議，勇敢的提出到心成林解決問題，而後，在赤楊的帶領下，與伊芮安修補旱域之後，瑟魯化身為龍「她抬起手臂，火焰沿著雙手、雙臂沿燒入頭髮、臉跟身體，爆發成巨碩翅膀，將她抬入空中，成為渾身是火、熊熊燃燒、美麗無倫的身形⁷⁷。」蛻變成一隻龍，找回真正的自己。

透過伊芮安和瑟魯，勒瑰恩試圖創造出女性的形象：不願接受世俗的牽絆、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就算被別人以異樣的眼光看待，只要願意，只要發揮自己的專長或能力，就能找回自己。

而龍女所代表的意義呢？娥蘇拉·勒瑰恩接著在第五部《地海故事集》中，點出女性亦擁有某些不同於男性的力量，然而卻不被重視且被加以輕忽及汙蔑的歷史。她一方面對於女性予以肯定，一方面批判男性的狹隘，這樣的書寫方式，正是女作家的女性意識覺醒。娥蘇拉·勒瑰恩更藉著話語的突圍，以龍為比喻，點出男性思維的盲點並嘲諷其不足：「他可以誇耀，……但他沒有翅膀。而恬哈努有。她能以龍的雙翼飛翔⁷⁸。」用貶低男性地位，或是男性思維的自我，就能張顯女性存在的價值嗎？

從娥蘇拉·勒瑰恩的書寫發現，龍女，是作者對於女性形象烏托邦的嚮往，但研究者相信，對女性而言，只有依循自己內心的想法，找回專屬於自己的力量，才能成為渾身是火、熊熊燃燒、展翅高飛的龍。如果不能確切認識自己，沒有自信，那就要在父權體系支配下的文化裡尋找自己的空間。娥蘇拉·勒瑰恩藉由龍女的出現，意圖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存在價值，但是在這樣撰述下的女性，真的提升了嗎？還是在父權體制下的掙扎。不能否認娥蘇拉·勒瑰恩跨越主流文學、

⁷⁷ 《地海奇風》，頁 259。

⁷⁸ 《地海奇風》，頁 243-6。

大眾文學、性別，甚至是文化的疆界，將女性的角色成功的拉進了奇幻文學中，然而，龍女的安排，讓研究者觀察到女性在父權文化壓抑下的掙扎，是真的女性在文學界的地位。

二、《魔法森林》的龍王

而《魔法森林》對於女性角色的刻畫，不管是席夢琳公主還是女巫莫葳或是火巫雪蘿，都較為深刻，她們所呈現的是現代女性特質。勇於挑戰傳統的席夢琳，拒絕成為乖乖牌的公主，不惜逃家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展現的是獨立自主與積極自信，不必等待王子或騎士的救援，甚至她還救了這些「英雄」們。這幾個人物是顛覆以往的女性形象的代表，公主不必是楚楚可憐，女巫不必怪理怪氣，而且，選拔龍王不論性別，換言之，龍王不一定是雄性，而王子身旁不一定是溫柔的女伴，這是作者想要塑造的現代女性的特質。故事之中當然有所對比，因為還是有公主依舊苦苦等待王子（或騎士）英雄救美，也仍有邪惡陰沉的巫婆，這些角色就沒有掙脫舊有的窠臼。

引人注意的還有龍王的角色也由雌龍擔任，一樣睿智英明，貴為龍王，卻多了一份溫情，不會一心想要吃掉自動送上門的席夢琳，還讓莫葳的貓咪在身上亂竄。故事中的龍在外型上是西方的龍的形象，高大的身軀，閃閃發亮的鱗甲、尖亮的銀牙，生氣時還會噴出火焰，在性格上讓龍多了幾分人性。龍王凱卓的孫子小龍，直到最後都還沒有決定自己的性別，這裡所遺留的空白，給予讀者想像空間，龍可以決定自己的性別，這樣的設定也只在充滿魔法的世界中才成立。

作者派翠西亞 C.蕾德很明顯的將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投射在《魔法森林》的文本中，而從龍王的選擇，不依照性別，龍王不一定是公龍，只要達到一定的能力，依然受到所有巨龍族的認可。而且，在《魔法森林》中的公龍，不是

像歐洛哥，意圖聯合巫師除掉老龍王，最後卻落得變成青蛙的下場；就是一直沉溺在傳統的觀念中，想去要一位公主證明自己，不然就是一直想吃掉公主；而《魔法森林四部曲王子復國》出現的小龍，尚未決定自己的性別。公龍與母龍所塑造出的形象，有天壤之別，母龍有智慧，願意接納有不同想法的公主，知人善任。一旦當上龍王，該有魄力的地方不手軟，該溫和的時候平易近人。其實，這似乎就是作者派翠西亞 C. 蕾德裡想中女性的形象吧！

三、《龍騎士》的思飛

與《地海》和《魔法森林》最不同的是，《龍騎士》的作者克里斯多夫·鮑里尼（Christopher Paolini）是男性，年約二十出頭。他還是選擇以母龍思飛當成《龍騎士》的主軸，而思飛有小女孩的天真可愛，例如，在艾瑞崗和精靈前往伊雷思⁷⁹時，思飛說：

我可以用飛的幫你背它到上游去……全部的東西，思飛一邊提議，一邊在泥濘的河岸上爬行並搖動著，讓身體變乾。艾瑞崗重複轉述思飛的提議時，里飛恩⁸⁰驚愕的看著，「我們從未想過把龍當馱獸使用。那會玷辱你，思飛以及艾瑞崗，那會讓我們的待客之道受到蒙羞。」思飛噴著鼻息，……**胡說八道**。她其中的一隻覆蓋鱗片的腿，伸出越過艾瑞崗，她的爪穿過背包的肩帶鉤住它，然後越過他們的頭頂飛走了。**有辦法來抓我阿！**⁸¹

研究者每次看到這一段，總是拍案叫絕，一隻被精靈族、人類、矮人視為高高在上的龍，不顧他人的想法，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有自己的主見，不會被傳統的框架限制，表現出女性對自己的信心和掌握能力。而在面對自己想追求的

⁷⁹可以說是精靈國。

⁸⁰護送艾瑞崗和思飛回精靈國的精靈使者。

⁸¹《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頁 252。思飛與艾瑞崗的對話在文本中以標楷體呈現，研究者改用加粗表示。

對象，也是放膽去追求，像是思飛遇到金龍葛雷得時，艾瑞崗發現思飛的樣子，「他看到思飛，注意到她跟葛雷得在玩，兩個看起來似乎都很羞怯、靦腆。她一會兒旋繞著查看這片空地的一些特色，下一秒又拖著翅膀對這隻大龍示好，頭往兩邊搖晃著，她的尾巴末端不斷抽蓄，彷彿正要突襲一隻鹿。她讓艾瑞崗聯想起一隻小貓試著引誘一隻老雄貓跟她玩的樣子，而葛雷得對她的意圖無動於衷。⁸²」這樣坦白地表達自己愛慕之情的思飛，真的非常可愛。但艾瑞崗對於思飛的看法就不是如此了：

思飛，他說。他思緒不定，心煩意亂地回答著，幾乎沒認出他。**思飛，回答我。**

什麼？

我知道你很興奮，但不要表現得像個傻瓜。

你也表現得像傻瓜很多次，她厲聲地說。⁸³

那麼，相反的，一旦艾瑞崗對女生有感覺的時候，思飛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在《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中，艾瑞崗一時衝動之下，把手放在某一名對艾瑞崗示好的女巫身上，女巫一轉身卻發現：思飛保持不動，只是慢慢抬高一邊的嘴唇，露出一排鋸齒般的牙齒；接著她怒吼著⁸⁴。等到女巫轉身就跑，艾瑞崗勃然大怒，責備思飛不應該干涉他的感情，艾瑞崗告訴思飛：

思飛，我現在是個男人，不是隱士，你不能期待我只因為我的身分而忽視女人。.....
無論如何，我們的關係是兩面運作的。如果你不喜歡某人，我會同樣受影響。我
了解你的關心，因此你該不會只是嫉妒吧？

她舔一舔爪子。(思飛回答)**也許有一點**。⁸⁵

這是龍騎士艾瑞崗和思飛所有共享的事情中，這件事最為微妙，兩人得看法最不同。似乎兩個人對對方喜歡別人都有意見，但是表達地方式差異很大。這些

⁸² 《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頁 338。

⁸³ 《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頁 339。

⁸⁴ 《龍騎士》二部曲，頁 82。

⁸⁵ 《龍騎士》二部曲，頁 83。

描述表達了女性與男性經驗涵蓋不同的感知，而在這裡，思飛似乎比較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而艾瑞崗反而以情緒的發洩居多。這就像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頌揚女性的生物屬性，把它視為優勢的源頭，女性生活的代言人非女性莫屬，而這裡更可以看到，女性生活經驗涵蓋不同的感知與情感生活，對事物的看法與男性有所出入，對事情的權衡輕重有不同的觀點。雖然《龍騎士》的作者只是二十出頭的男性，卻把兩性對於事務看法的差異表達得淋漓盡致。

《地海》的龍女，母龍的角色在《魔法森林》成了龍王，在《龍騎士》成了影響成敗的關鍵，從以上的整理發現，母龍的出現，研究者相信無疑是女性主義(Feminism)影響的結果。《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作者，無論男女，卻不約而同地，運用龍的形像，形塑出當代女性應該有的條件：有自信、會思考、有智慧、會表現自己，都可以發現女性的重要性。而這樣的安排，除了女性主義對於文學中女性存在的反思外，還有坎伯於《神話》中也曾論述女性與大地的形像：女人的生育就好像大地孕育植物一樣，女人和大地一樣神奇，他們是相關連的，因此賦予並滋養生命形體的能量，一旦被人格化時，便會以女性的形象出現⁸⁶。或許，顛覆東西神話中，接近於神的龍的性別，特別可以引起大眾對於女性在奇幻小說中的注目。

⁸⁶ 《神話》，頁 287。

第三節 龍人之間所蘊藏的微妙關係

一、龍與人之間

《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龍和人的互動更是令人玩味。先以《地海》來說。

本研究第三章《地海》故事的簡介提到：《地海》原先共有三部曲：第一部《地海巫師》(1968)、第二部《地海古墓》(1971)、第三部《地海彼岸》(1972)，藉由奇幻世界的特殊背景，深刻呈現了青少年成長中所須經歷的心理歷程。時隔將近20年，娥蘇拉·勒瑰恩才又於1990年寫出地海傳說第四部：《地海孤雛》，接繼於2001年推出第五部《地海故事集》及《地海奇風》。這時龍人的關係，又有一些變化。

在前三部《地海巫師》、《地海古墓》和《地海彼岸》中，娥蘇拉·勒瑰恩讓龍的地位高不可攀，例如：《地海巫師》中，格得親眼見到族人一向視為神話的動物，感覺心頭滿脹。接著格得變為龍形，殺死五隻小龍，逼得蟠多老龍出來與之談判，格得獲得優勢是因為格得說出龍的真名：「憑你的名字，耶瓦德。」格得說這個名字時，聲音打顫，不過他仍然響亮的講出來。⁸⁷

雖然格得試著表現出鎮壓住龍的氣勢，不過打顫的聲音，可以感受到格得的緊張，而地位的高低，很明顯的，龍是站在比較高的身分被格得威脅，否則格得聲音不會打顫。格得也因此獲得「龍主」的封號，也就是龍願意與之對談的對象。即使在《地海彼岸》歐姆安霸對格得請求協助時，還是用命令句：「汝速隨吾來⁸⁸。」龍高高在上，目空一切，自傲的態度，在言談之間不言可喻。

⁸⁷ 《地海彼岸》，頁136。

⁸⁸ 《地海彼岸》，頁184。

然後，娥蘇拉·勒瑰恩在《地海孤雛》藉由恬娜轉述歐吉安曾經說過的故事，說明了龍和人之間的關連。恬娜轉述歐吉安的故事說：在一切的起源，龍與人是一體的。他們是同一群人、同一族，背有翅膀，說著真語。牠們美麗、強壯、睿智、自由。但是時間會讓一切事物產生變化。所以在龍人中，有的越來越愛飛行和荒野，愈來愈不願意參與創作或學習，對房屋及城市也越不在意。他們只想飛得更遠更遠，打獵及獵食，無知無謂，尋求無限度自由。有些龍人則對飛翔毫不在乎，但喜歡蒐集寶藏、財富、創作、知識。他們建造房子與收藏寶藏的堡壘，好將獲得的一切都傳給孩子，欲求無止盡，還漸漸害怕那群野蠻龍人，因為他們可能恣意兇猛地飛來，毀壞所有珍寶，一把火將一切燒盡。

不論是野蠻或睿智，最強的一群龍人總是最先互相殘殺。因此，曾經是龍也是人的一族變了，成了兩族：龍愈來愈少，愈來愈野，住在西陲的遙遠島嶼，因為無盡無知的貪婪、怒意而分崩離析；而人類聚集在富裕的鄉鎮城市中，佔據內環諸島以及南方、東方所有島嶼。《地海》的脈絡，就像急轉彎一般，從《地海孤雛》開始，讓龍和人本來就是同一族，而且，從在世界上龍人為一體的都是女人。看似龍人平等，實則不然。就像在《地海奇風》中，

亞刃(黎白南)國王轉述：「當恬哈弩⁸⁹還是孩子時，便召喚凱拉辛前去弓忒，以古語對龍說話，而凱拉辛稱她為女兒。」

「陛下，這事十分奇異。……龍是女子，而未受教導的女孩會說創生語！」

黑曜受到深沉且明顯的震撼與恐懼⁹⁰。

如果龍和人的地位相等，黑曜，這名柔克學院的師傅就不會如此震撼，當然，不難發現娥蘇拉·勒瑰恩藉由龍的角色，提高女性的地位，不知道黑曜師傅震撼的是女性潛藏的能力，還是身為巫師無法接受龍是女子的事實。總之，在《地海》

⁸⁹ 恬哈弩就是瑟魯。瑟魯是臉燒傷小女孩的名字，她的真名是恬哈弩。在《地海》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名字是家裡的長輩取的，等到孩童長大後，才由法師說出孩童的真名。

⁹⁰ 《地海奇風》，頁 115-6。

的龍，遙不可及，還是人所尊崇的對象。

出版順序在《地海》之後的《魔法森林》，對於龍和人之間的關係有不一樣的詮釋。《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中，一開始凱卓像英雄般，替不按牌理出牌的席夢琳公主撐腰。後來從凱卓和席夢琳公主的互動可以發現凱卓對於席夢琳公主像朋友般的信任。在巫師來過凱卓的龍穴偷看《龍史》後，凱卓回來了：

「我知道(巫師來過了)。」凱卓表示，她的聲音聽起來濁濁的，好像感冒了。

「我一進們就聞到他們的氣味了。」

「所以，你的聲音才會怪怪的嗎？」席夢琳問。「你該不會要打噴嚏吧？」

「應該不會。」凱卓答道。「別擔心，我有很多時間可以把頭轉開。」

「我真希望找到一點雞牙，」席夢琳咒著眉頭說，「那個防火咒……」

「你有沒有去寶藏室找過？」凱卓問。

「沒有耶。」席夢琳嚇一跳，她記得在整理寶藏室時，看到各種瓶瓶罐罐，但上面都沒有貼標籤。「我沒想到，而且那是你的寶藏。」

「拜託。你是我的公主耶……」凱卓說，「去找找吧，如果找到雞牙⁹¹就拿去用。不過在檢查瓶子時要小心，有一兩個上鉛封的不能開。」⁹²

凱卓替席夢琳公主著想，怕席夢琳被火噴到，還說「有很多時間把頭轉開。」而且還讓席夢琳公主去她的寶藏室拿雞牙。這樣的龍人關係，不就很像朋友之間的相處嗎？

然後，第二部《魔法森林二部曲：龍王歷險》，凱卓去找小孫子之後，不知去向，正好曼登巴國王來到凱卓的龍洞，席夢琳公主表達自己想晨曉山找凱卓，曼登巴國王想要勸阻席夢琳公主：

曼登巴努力按捺自己的脾氣「可是魔法森林跟晨曉山不一樣，如果龍王的公主——或御廚間圖書館理員之類的——因為經過魔法森林而遭殺害或施咒，你想

⁹¹ 因為龍在生氣或是打噴嚏時，都會不小心噴出火焰。席夢琳公主為此找到一種防火咒，其中需要雞牙粉作為材料之一，席夢琳公主找很久都找不到。

⁹² 《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頁 104。

會有什麼後果？」

席夢琳張嘴想回答，卻頓住了。……

「那你不去嘍？」曼登巴大大的鬆了口氣說。

「我非去不可」席夢琳努力解釋「這是我的職責呀，何況凱卓是我的朋友。⁹³」

在緊急的情況下，席夢琳公主不禁脫口而出的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席夢琳和龍王凱卓之間的友情。更有趣的，在《魔法森林三部曲：魔劍風雲》中，曼登巴國王被巫師囚禁在城堡中，以巫術和魔法森林的法例行程一個防護罩，使得所有人都進不去。席夢琳急著把曼登巴國王救出來，但所有巨龍、巫師、女巫、小矮人的努力都毫無斬獲，懷孕的席夢琳還是不放棄。最後只好由凱卓出馬：

凱卓派了一隊巨龍監看城堡附近巫師出沒的情形，自己也經常拜訪。最後凱卓終於說服席夢琳，要她歇手，至少等寶寶生下來再說。由於其他辦法均未能奏效，眾人想出殲滅巫師、救出國王，似乎只能指望席夢琳腹中的孩子。⁹⁴

巨龍，巨龍之王凱卓，居然會爲了勸席夢琳懷孕要多休息，而經常拜訪。這樣的相處，也就像席夢琳公主自己說的「她是我朋友」吧！

而在《龍騎士》中，騎士是龍與精靈的橋樑，也因為龍騎士的出現，龍和精靈才停止爭戰。布朗姆解釋龍騎士的起源：

龍族的誕生是沒有起點的，奧俄蓋西亞存在時牠們就存在了，如果要說滅絕的時候，那就是世界末日，龍族和這片土地可是命運共同體。……而精靈是一個驕傲的種族，而且擁有強大的魔法。一開始，他們認為龍只是動物，因為這樣的認知而造成了致命的錯誤。一個魯莽年輕精靈獵到一隻龍，像宰鹿一般的殺了牠。龍族憤怒的埋伏並屠殺精靈，龍族集結在一起並攻擊整個精靈國，精靈因這可怕的誤會而驚慌不已，雖然嘗試結束這場戰爭，但卻找不

⁹³ 《魔法森林二部曲：龍王歷險》，頁 93-4。

⁹⁴ 《魔法森林三部曲：魔劍風雲》，頁 274。

到和龍族溝通的方法。後來有一個精靈名艾瑞岡(和主角同名)，撫養了一隻友好的龍，在帶著他所撫養的龍到龍族和精靈面前說服雙方停止戰爭⁹⁵。

因為龍族和精靈族都體認到雙方再也承受不住任何一場戰爭，唯一的解決之道，唯有使用魔法創造出一份足以聯繫雙方族類的合約，也就是龍騎士一開始存在的原因。所以，精靈族花了九年的時間編寫維持雙方和平的咒語，咒語完成當日，精靈族負責寫下咒語，龍族則負責住入咒語所需的力量，雙方同心協力，融合精靈族和龍族的靈魂。龍族因而懂得使用語言以及其他文明所帶來的包袱；而精靈族則可以分享龍族的壽命，在那之前，精靈和人類一樣只有短短的壽命。一旦成為龍騎士，無論是人類或精靈，都會因此有綿長的壽命。布朗姆就是一個例子。

而主角艾瑞岡和思飛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像母親對自己的孩子。就像艾瑞岡在坦雷特遇到六十個弓箭手包圍，雖然布朗姆及時化解危機，但是思飛一遇到艾瑞岡又急又氣，用爪子把艾瑞岡壓在地上，說：

你！每次一離開我的視線，就遇到麻煩。你就像一個小嬰兒，把你的臭鼻子探進所有的東西裡，如果你一探進一個會回咬的東西裡時，會發生什麼事？到那時你要怎麼活下去？我不能在幾裡外幫助你耶，我得躲起來，免得別人看到我，但我告訴你，不會再有下一次了！不用等到你死了再後悔⁹⁶。

這樣的口吻，多麼像一個媽媽在責備自己的小孩，因為小孩離開自己的視線，感到憂心忡忡，又著急，又鬆了一口氣的樣子。

可是，思飛也像願意照顧艾瑞岡的好姊姊。為了救被德薩囚禁的艾瑞岡，思飛從天而降衝進囚牢，翅膀被箭刺穿，艾瑞岡幫思飛拔箭之後，要拜託思飛載昏迷的精靈：

⁹⁵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55-7、531-5。

⁹⁶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180。

你還得載她一程，他告訴思飛，我們騎馬載她的話就騎不快了。箭已經處理完了，你現在應該可以飛得輕鬆些。思飛低下頭。好。

謝謝你。艾瑞崗說道，他緊緊抱住她。**你做的事太了不起了。我永遠不會忘記。**⁹⁷

艾瑞崗和思飛，龍騎士和龍，人類和龍族，他們之間的感情，真的像家人一樣，彼此幫忙，互相協助，願意為對方付出，這樣的龍人關係，應該是最為密切的了。除了思飛對艾瑞崗像母親或姊姊，其實，艾瑞崗也會也有哥哥的樣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思飛在難過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一隻龍的時候：

(思飛透過心電感應說)**我受到精靈咒與控制時，我想了一些事，每一種生物，不論純潔或兇暴，都有一個跟他們同類的伴侶，而我卻沒有。**她的話提醒艾瑞崗，她才不過八個月大。.....思飛傷心的噴噴鼻息。.....**假如我們拿回那些蛋，我也不能保證牠們可以孵出來，或保證牠們會是公的，或者我們可以配對。老天已經遺棄我的族人，要我們絕種了。**她沮喪的擺動她的尾巴，她幾乎要哭了。.....

(艾瑞崗的回答)**你不能放棄希望，你還有機會找到伴侶，但你要有信心。即使哥巴塔爾的蛋不可行，龍必定還存世上的某處.....。我們的任務一完成，我會幫你尋找牠們，好嗎？.....答應我，在你獨處的時候不要再想這件事**⁹⁸。

艾瑞崗像哥哥一樣安慰著覺得自己很孤單的思飛，而且，思飛對於艾瑞崗安慰感到感激。這樣的互動，龍和騎士之間的感情，如果不是生死之交的朋友，就是像願意共度一生的夫妻了吧！

⁹⁷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360。粗體的地方是思飛和艾瑞崗的心電感應。

⁹⁸ 《龍騎士》二部曲，頁 261-2。

那麼，一旦龍騎士對女生有感覺的時候，他的龍--思飛會怎樣呢？當艾瑞崗一時衝動之下，把手放在女巫身上，女巫一轉身卻發現：

思飛保持不動，只是慢慢抬高一邊的嘴唇，露出一排鋸齒般的牙齒；接著她怒吼著。那是一種奇特的吼叫---十足蔑視與威脅的意味---上上下下穿透大廳一分多鐘⁹⁹。

等到女巫轉身就跑，艾瑞崗勃然大怒，責備思飛不應該干涉他的感情，艾瑞崗告訴思飛：

思飛，我現在是個男人，不是隱士，你不能期待我只因為我的身分而忽視女人。至少、至少我可以享受與她交談的樂趣，...你我心智相連，足以明瞭我的感受。.....

(思飛回答)如果你追求某種關係，不管有或沒有我的祝福，變得深愛某人，我的感情也會變得受約束，你應該知道這點。所以，我只警告你一次，小心你的選擇，因為那將會牽涉到我們兩人¹⁰⁰。

這段對話，說明了龍和騎士之間，彼此感情的牽絆，說是情人也好，兄妹也罷，龍和人的關係，從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生物，到龍可以是身邊重要的朋友，到最後，龍和人之間的關係，和家人沒什麼不同，龍的角色和人的關係越來越接近，越來越親密，似乎龍不再只是解救人類的英雄，或是給予幫助的智慧老人而已，這樣的安排是不是也蘊含什麼樣的意義？

⁹⁹ 《龍騎士》二部曲，頁 82。

¹⁰⁰ 《龍騎士》二部曲，頁 83。

二、龍是萬物的開始

在不同的文化中，世上的萬物是怎麼出現的？在希臘神話中，宇宙最初的形態是混沌(Chaos)。混沌生了地神該亞(Gaea)，之後出現的是在大地的底層塔耳塔洛斯(Tartarus)出生的厄瑞玻斯(Erebus;黑暗)及在地面出生的尼克特(Night;夜晚)。厄瑞玻斯和尼克特兄妹兩結合生下了光亮(Light)和白日(Day)。接著該亞生出了天空，即是穹蒼之神烏拉諾斯(Uranus)，烏拉諾斯和該亞結合，成為世界的主宰。而在聖經《創世紀》中，上帝在六天之內創造世上所有生物。

而東方文化則是認為在太初的時候，沒有天地，也沒有萬物，宇宙間瀰漫著渾沌之氣。後來，經過一段漫長歲月的孕育，才分成了天和地。天和地生下一個名叫盤古的巨人。盤古夾在天空和大地之間，隨著時光的飛逝漸漸成長。盤古死後，他的軀體變成各種東西，天地間才出現了我們眼前的各種風景。例如：盤古的氣息變成風雲，聲音變成雷，左眼變成太陽，右眼變成月亮，手腳和軀幹變成山脈，血管變成河流，肌肉變成泥土頭髮和鬍鬚變成繁星，皮膚上的毛變成草木，牙齒和骨骼變成金屬和石頭，汗變成雨。

在奇幻小說中，是怎麼說明龍是從何而來的呢？《地海故事集》提到「歌謠及故事顯示，龍的出現早於所有生物¹⁰¹。」「兮果乙在時間之始，將世界島嶼從海中抬起時，龍最先從陸上及吹拂路上的風中生出¹⁰²。」而《龍騎士》布朗姆對艾瑞崗解釋龍的起源，是這樣說的「龍族的誕生是沒有起點的，奧俄蓋西亞存在時，牠們就在了，如果要說牠們滅絕的時候，那就是世界末日，龍族和這片土地可是命運共同體。¹⁰³」所以，在這兩個系列的書中，龍是萬物的源頭，是萬物之始，那麼，「龍」的角色，也隱含著龍就是「大自然的一切」的隱喻。這種看法和東方人對龍的概念比較接近，就是龍代表大自然未知的一切。而且，將龍的性別

¹⁰¹ 《地海故事集》，頁 304。

¹⁰² 《地海孤雛》，頁 28。

¹⁰³ 《龍騎是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55。

定位在女性的安排，也正好符合神話大師坎柏認為女性代表幻象，她是時空本身，一切都在女性之內，世界裡所能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造物女神的產物¹⁰⁴。

就像前面一段所說的龍人的關係，從龍是高高在上的神秘生物，到龍人的關係越來越接近，越來越親密，如果龍就是一切萬物的開端，暫時稱作「大自然的一切」，那人和龍越來越接近，不也表示自然和人越來越密切，甚至大自然會像《龍騎士》裡的思飛一樣，也有需要人反過來幫忙得時候，這種概念，就像李奧歐波(Aldo Leopold)《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所鼓吹的「土地倫理」(Land Ethic)的重點之一：「改變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學習如山一樣的思考：個人的生命短暫，人類的生命經驗跟其他生命體，及土地的生命經驗比起來實在是微不足道。¹⁰⁵」就像人類崇拜格得一樣成為「龍主」，可以與大自然對話，可以改造、改變大自然，而過去幾十年來，這也正是人類在做的事。因為沒有地方住，土地不夠用時，向內砍伐林地，向外與海爭地；旅遊去處一定要開車可到，要有餐廳可以飽餐一頓，因此一座座為迎合遊客而標榜自然的森林遊樂區、原野度假村相繼出現在山林野地之中。更多得動植物因人類的入侵而遭殃，因為它們的棲息地及生長環境受侵擾或破壞。研究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參觀某個植物園。該園區有系統的蒐集、保存和栽培台灣中低海拔木本植物，以期成為植物的博物館，提供林業研究、教學實習、生態環境教育及保存林木種源之基地。雖然園區有控制參觀人數、時間，然而，讓研究者怵目驚心的是，下了遊覽車之後那一群死在輪胎下的台北樹蛙。這樣的結果是接近大自然的代價嗎？再者，因為開發旅遊休閒的地點，就把原始森林改成森林遊樂區，遊客到森林遊樂區並非體驗自然，認識動植物或關心一起生存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其他生物，自然只是陪襯。

在《地海》中，先提到了龍一開始擁有真語(語言)，有一方的龍期待文明、有秩序的社會所以選擇之後變成現在人類，另外一派則繼續保有龍的形態，然而在這轉化過程中，還是有「龍人」同體的現象，為何都是女性，已在前一節討論過。

¹⁰⁴ 《神話》，頁 288。

¹⁰⁵ 《生態人文主義》，頁 30-1。

可是，還有龍已退化成沒有高等智慧的動物。賽瑟菈奇公主說：

龍住在山上，離麥斯雷斯約兩、三天的路程，上面都是岩石。龍跟人互不侵擾，但每年會下山一次，跟著一條路爬下來。那是條小徑，平滑地鋪滿塵土，自時間之始，龍每年拖著肚子下山，磨出小徑。那條路叫「龍道」。……龍從龍道下來，祭司就開始奉獻一事。奉獻可能是活人祭，若年月不順，就會以公主作為祭品，否則只需要普通女孩。龍約一呎大，不會飛，也不會說話，牠們的翅膀只是小肉瘤。牠們發出某種嘶叫。動物不會說話。但龍是神聖的動物，是生命的象徵，因為火是生命，而龍吃火，還會吐火¹⁰⁶。

《地海》不斷地談到，在地海出現人類之前很久很久，便存在的龍，最初天地間只有龍，龍的出現早於所有生物，而龍生而知曉太古語，又稱創生語，人類(巫師)只有透過創生語，才能與龍交談。進化論中，一旦動物在生存環境下，不需要的能力也會退化，龍的演化過程，巧合地符合了現在我們所知的進化論。但是龍的演化，單純地只是代表一種動物的演化過程嗎？

巧合的是，《龍騎士》中，也有和龍雷同，卻不完全一樣的生物。像是，洛魔，洛魔從蛹到成形的階段要歷經二十年的時間，第二十年的第一個滿月他們就會脫去外皮，張開翅膀，化成人形去襲擊所野生物，而牠們的坐騎就是他們的父母。還有洛魔的爸媽--雷斯布拉卡，擁有跟龍一樣好的智慧。是殘忍、邪惡和詭異的龍。而飛骨兒，沒有龍那麼聰明，也不會噴火，吃人類養的牲畜，利用意識讓獵物動彈不得，然後再殺了牠。這三種生物，擁有龍的智慧和神秘的力量，然而，卻沒有龍的正義。

講到生物演化，不能不提到達爾文(Darwin)在創立進化論(The Theory of Evolution)，達爾文提出以環境因素為出發點的變異遺傳理論，認為生物越能適應環境條件者，就越容易在生存競爭中獲得勝利，而生物這種適應環境條件的變異，

¹⁰⁶ 《地海奇風》，頁 140-1。

是可以遺傳的，這樣就能使生命不斷表現出新的進化，生物的品種會因為所處的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而這樣的演化也出現在研究文本中。

研究者認為，龍的演化在這裡，絕不只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已，而是代表自然的改變。大自然在人類不當的開發下，逐漸改變。當代文化評論者馬基本(Bill McKibben)在《自然之死亡》(*The End of Nature*)一書中提到「人類的貪婪、短視、謬誤全紀錄在一平方公尺的空氣中，全刻畫在不斷上升的全球均溫中¹⁰⁷。」這也就是最近熱門的議題「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全球變暖是指全球氣溫升高。近 100 多年來，全球平均氣溫經歷了冷—暖—冷—暖兩次波動，總的看為上升趨勢。進入八十年代後，全球氣溫明顯上升。1981~1990 年全球平均氣溫比 100 年前上升了 0.48℃。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是人類在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使用礦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 CO₂ 等多種溫室氣體。由於這些溫室氣體對來自太陽輻射的可見光具有高度的透過性，而對地球反射出來的長波輻射具有高度的吸收性，也就是常說的「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全球變暖的後果，會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凍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既危害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更威脅人類的食物供應和居住環境。

出現全球變暖趨勢的具體原因是，人們焚燒化石礦物以生成能量或砍伐森林並將其焚燒時產生的二氧化碳進入了地球的大氣層。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根據氣候模型預測，到 2100 年為止，全球氣溫估計將上升大約 1.4-5.8 攝氏度(2.5-10.4 華氏度)。根據這一預測，全球氣溫將出現過去 10,000 年中從未有過的巨大變化，從而給全球環境帶來潛在的重大影響。全球暖化對人類文明造成問題是因為它會導致威力強大的暴風雨和旱災、冰河融化、海平線上升、氣候模式驟變以及傳染病散播等危機。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四和五級颶風的數量幾乎加倍。由於海洋的溫度增高，熱帶暴風雨將吸收更多能量，威力也會變得更強。超級暴風雨在某些地區造成嚴重水災，其它地區的旱災和林火則會增加。由於海平線上升，低窪的島嶼將無法居住。森林、農田和城市將受到全新害蟲及蚊子傳染疾病。這種自然

¹⁰⁷ 《生態人文主義》，頁 23。

的反撲的方式，和《地海》中，龍因為某個異想天開的巫師，產生恐懼，喪失語言，反而自相殘殺的情況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類用盡自然的資源，自然已經用他自己的方式反撲。那我們該怎麼辦？

而全球暖化可能的後果，如同娥蘇拉·勒瑰恩在《地海彼岸》中形容龍族被逼得發狂，彼此殘殺，慘不忍睹的情況：

牠的一隻翅膀彎折，壓在身軀底下，另一隻翅膀伸展在沙灘上，沒入水中，以致於來來去去的潮水一直帶著敗走似的嘲弄，略為牽動那隻翅膀。蛇般狹長的龍體軀幹整個躺在岩石以及砂土之上，一隻前腿已經不見，四肢曲拱處的鱗甲和筋肉均綻裂，而且腸破肚開，鄰近數碼的沙地均被有毒龍血染黑。不過那生物依然活著，一雙綠金色的眼睛仍張著，鼻孔發出嘶嘶聲，同時迸射如著的血流¹⁰⁸。

科技的發展催化並膨脹了人類戰天鬥地的野心，加速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行為，擴大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範圍和規模，創造著人超越自然的現代神話。但自然果真就是人類征服的對象嗎？人與自然、與周圍環境、與生存在地球上的萬事萬物的關係果真是征服、超越的關係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已經部分地隱藏在日益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土耳其大地震、新疆大地震、伊朗大地震、阿爾及利亞大地震、臺灣地震、日本地震等等似乎在暗示著我們地球的憤怒，奪去數以萬計生命的印度高溫、歐洲高溫，以及頻繁發生在全球各地的洪水和颱風似乎在向我們講述著人類征服自然背後的故事。地球生態嚴重失衡已為人類生命延續的前景罩上了陰影。雖然奇幻小說中的龍有如此的寓意，然而《地海》和《龍騎士》的龍和人的親密和了解，似乎提供了我們一些方法。龍和人本來就是共生共存的，是人類想跨越某些「不可以跨越」的牆，才使得龍失去擁有的語言和能力。現在人類應該找出我們和大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努力使大自然恢復原有的風采。龍代表的是一切萬物的起源，就是我們的大地，如同布朗姆所說：「如果要說牠們滅

¹⁰⁸ 《地海彼岸》，頁 225-6。

絕的時候，那就是世界末日。¹⁰⁹」龍這個角色的安排，似乎是希望藉由龍的出現，提醒人類再找回初民以那麼敬畏自然的態度生活著。

三、龍與瀕臨絕種動物

研究者發現，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龍族的繁衍也和現在瀕臨絕種動物的議題，或是反映社會的現實情況，有異曲同工之妙。

目前在《龍騎士》的世界，只剩下思飛這隻湛藍色母龍，西路康是哥巴達爾用不當魔法得來的黑色公龍，葛雷得則是老精靈的金色公龍，另外在二部曲孵出來的紅龍索恩，也是公龍。思飛曾經說：「每一種生物，不論純潔或兇暴，都有跟他們同類的伴侶，而我卻沒有。……老天已經遺棄我的族人，要我們絕種了。」¹¹⁰只剩下一顆龍蛋尚未孵化，除此之外，只有思飛是母龍，其餘都是公龍。

因為《龍騎士》的作者克里斯多夫·鮑里尼目前正在撰寫《龍騎士三部曲》，所以目前無法確定思飛是不是剩下唯一的母龍，然而，如果就目前的狀態，母龍只剩下思飛一隻，無論思飛跟哪一隻公龍繁衍後代，思飛將是「眾龍之母」，這樣的狀況在物種的繁衍上，和瀕臨絕種動物處境，實在是大同小異。如果瀕臨絕種的動物，只剩下一隻可以繁殖的雌性動物，那麼，即使經由人類人工繁殖的協助，該生物還是很難繼續自行繁殖。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動物保育上的盲點？保育動物之後，反而造成不自然的繁殖系統。在《龍騎士》，龍族的繁衍，變成一項悲觀的隱藏問題。

¹⁰⁹ 《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頁 55。

¹¹⁰ 《龍騎士》二部曲，頁 261-2。

另外，《魔法森林》中，龍有一種能力，可以決定自己的性別，所以龍王凱卓自己想成為母龍，而在《魔法森林》中，龍族選擇自己的領導者是完全不考慮性別的，只要能移動柯林石，就認定你是龍王。這種不以性別作為評斷標準的態度，相信是作者派翠西亞 C. 蕾德刻意安排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作品中雖然不斷的顛覆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角色，但最後的結局還是不脫離「國王和公主結婚永遠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窠臼。只是選擇性別，是否會影響生物的繁衍？答案也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我們社會中，孕婦寧願冒著危險也要先去驗肚子裡的寶寶是男是女的狀況相似，如同 2007 年 02 月 04 日聯合報中，陳一珊、黃庭郁的報導中指出：台灣新生兒男女失衡竟居全球第四，專家指出，急速少子化，碰觸到傳宗接代的傳統價值底線，加上生殖醫療技術進步，三項原因交錯，導致台灣嬰兒性別比例失衡。台大城鄉所教授畢恆達認為，少子化讓傳宗接代觀念更加凸顯。譬如：還是從父姓、女人還是沒辦法上族譜、女生就算沒出嫁，死了還是只能進姑娘廟，不能進宗祠，這些華人文化根深蒂固的因子，一時很難改變。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指出，由於男嬰夭折率較高，自然界男女比就是一〇五個男嬰比一百個女嬰，到一〇八比一百也還算正常範圍。但台灣自民國七十六年以後，數字從來沒有進入正常範圍。過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男嬰比女嬰多一萬二千七百人。新生兒性別失衡的問題，已逐漸在教育、婚姻市場發酵。台灣的中小學生，每班三十到三十五人，男生都比女生多三到五個。這樣的比例，彰化師大特教系教授陳金燕認為，將加重男女的刻板印象。她分析，社會大眾對於男女有既定刻板印象，男生就要勇敢，會被鼓勵去表現，但女生比較容易被壓抑。這種情況，在男生人數少的时候，就已經存在；一旦男生人數更多，比率更高，女生遭壓抑的情況就會更嚴重¹¹¹。在美國的作者派翠西亞 C. 蕾德不一定之到台灣的這個狀況，但是，龍族自己可以選擇性別的安排，是可以讓人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社會的現況。

¹¹¹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fr123/3/1279865138/20070218093921/\(2008.07.29.\)](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fr123/3/1279865138/20070218093921/(2008.07.29.))

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再現龍的神話

一、龍的新神話

「神話」泛指關於神或超自然的故事，有時也包括被神化了的人或物。一個文化留傳下來的神話故事，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特徵。從探究龍的傳說和神話可以發現，龍無論在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曾出現，姑且不論邪惡或良善，基本上都已經認定龍就是一種高貴、不允許輕易侵犯的生物，牠可以是被騎士屠殺的對象，藉此讓大眾知道騎士的勇敢無懼；牠也可以是守護貴重寶物的守護者，因為有牠的看守，可以猜想寶物有多麼珍貴；牠更是初民時代，各種自然或天氣的代表，雨、雲、河水，越是無法預測，越顯得人們對牠的敬畏。

而龍所具備的能力，更是讓人摸不著邊際，會噴火，能翱翔天地。火是一種神聖的象徵，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前。火在希臘歷史上代表著創世、再生和光明。在希臘神話中，火是赫菲斯托斯的神聖象徵，是普羅米修斯從宙斯手中偷得贈送給人類的禮物。而龍會噴火，龍擁有創世、再生、光明和神聖的象徵，或可以說龍就是神聖的生物。而御風而飛，也是人類的嚮往，龍，就成了人類敬畏、尊崇、慾望的總合。三位作者，讓龍的形象：全身長滿鱗片、擁有翅膀、無法探究的起源、無法探索的智慧、會噴火的樣貌，深植在讀者心中。而龍和人的互動，以往的西洋神話、東方傳奇，或是聖經、民間故事，龍都是人不可靠近的，而《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作者撰述中，有哪些事再現傳統西洋神話的龍？有哪些又是顛覆西洋神話中的龍呢？這樣的龍，又代表著什麼樣的意涵？

創作《地海》的娥蘇拉·勒瑰恩所撰寫的龍，這個角色的演變，研究者認為就是一項有趣的發現。從一開始的蟠多龍老龍，高高在上，擁有無法臆測的滔天本領，所以態度高傲，對人類不屑一顧，如果不是格得殺了他太多小龍，而且說

出他的真名，蟠多老龍根本不把人類看在眼裡。接著出現的龍，歐姆安霸、凱拉辛，不是教導格得如何找到厄瑞亞拜之環，就是在適當的時機解救格得。最後，娥蘇拉·勒瑰恩乾脆直接將龍和人合體，並創造另一個傳說是：龍和人本來就是同族，只是龍族愛好飛翔，喜歡自由；而選擇為人的龍，喜歡文明，有秩序的生活，所以，一分為二。而在這個分化的過程中，有一些人同時具有龍和人的本質，而且這樣的龍人，都是女性，從歐吉安看到的婦女，到伊芮安、瑟魯，娥蘇拉·勒瑰恩這樣的安排，除了再現龍的傳奇之外，很明顯的，加入作者本身女性主義的理念所構成。而這樣再現龍的角色，是運用龍的角色提升人類以及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顯而易見這樣的安排，是娥蘇拉·勒瑰恩有意識地為了跨越疆界所作的努力。

《魔法森林》中，龍可以接納與眾不同的公主，而且還和公主成了朋友，而且是公主為人妻、為人母的重要功臣之一，與其他兩個系列中的龍比較不同的是，龍也會被綁架，龍也有惡意想竄位的壞傢伙；更特別的安排，是龍具有選擇自己性別的權力。當然，很湊巧的，主要的龍是母龍之外，作者派翠西亞 C. 蕾德刻意挑戰傳統童話中的公主，所以讓席夢琳公主不只有想法，會思考，突破傳統，不再只是尋求王子或騎士的援救，而巫婆也可以是愛乾淨，喜歡養各式各樣的貓的女巫。很明顯的，派翠西亞 C. 蕾德不是再現西洋神話中龍的角色，而是運用顛覆的手法，以龍為媒介，加以闡述作者自己對於女性的想法。

而在《龍騎士》，雖然作者還在撰寫第三部曲，但就前兩部曲已經可以看出，龍不論年紀，牠們永遠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也擁有自己都無法完全掌握的能力。因為精靈和龍族的戰爭，讓雙方不得不退一步，龍分享自己與生俱來的超能力，精靈教導龍族文明，也締造互依互存的同盟--龍騎士。龍騎士和龍之間，互相依賴，龍騎士一旦死亡，龍也會跟著去世；如果龍死了，龍騎士雖然可以繼續存活，但是因為失去心靈上的夥伴，研究者想，龍騎士自己應該會生不如死吧！所以在《龍騎士》中，龍和人彼此又是朋友，又是親人，甚至就是一輩子不可或缺的夥伴。

這樣的文字敘述，完成了人類想與龍為伍的美夢。以往關於龍的故事、傳奇、小說，龍的神力無法讓人類靠近，而《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作者，透過文字敘述，故事的模擬再現，來表達今日世界的變遷。龍從以前在故事中，是那麼的強大、無法直視、高高在上地被尊崇著，到現在的小說中，似乎變成可以和人類共生共存的生物。這也都解釋了為什麼《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選擇了龍的原因。龍依舊是傳奇，用不同的方式，繼續存在每個民族、國家的傳奇中。

二、神話原型再現

神話是展示靈魂本質的心理現象，因為原始人類的意識與思維，還不夠發達，只靠潛意識和神話體驗實現，所以，神話和原型的敘述不在侷限於遠古歷史，而是和現代人息息相關，其中的連結就是榮格所提出的「集體潛意識」。龍在《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的角色，有時是提供主角建議，有時給予主角提醒，有時用責備的方式，就像榮格所描繪的智慧老人的原型，有知識、會反思、常有一針見血的建議、聰明有智慧等特質。

此外，龍在三個系列的小說中，也像英雄一般，給予主角適時的援助，也向榮格原型中的英雄形象，其實英雄原型無論在哪種文化或哪一個時期所產生的神話中，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榮格發現英雄可以被理解為集體心靈中的一個原型，而且這個原型通常便是人類緩慢出現的自我意識。人類的自我意識在歷史上的出現彷彿有神的介入，具有強大的轉換力量，而所有這一切都從英雄神異的家世與不凡的出生表現出來。龍的出現，本來就是一項神話，在《地海》中是說龍是和世界共同出現的，在《龍騎士》中，也是如此，換言之，龍的與眾不同、神化的能力，是不能否認的。而且，龍在《地海》中，歐姆安霸捨身解救格德和亞刃；瑟魯和伊芮安為人類和龍族共同創造和平；《魔法森林》中，凱卓解救席夢琳公主大多是在其他龍有意見的時候，適時挺身而出；而《龍騎士》中，思飛常常奮

不顧身解救艾瑞崗，這些都符合榮格英雄的原型。西方文化中的龍，從造就屠龍騎士的目標的，轉變成現在奇幻小說中英雄的形象，是一個很有趣的轉換。

三、顛覆龍的性別

三位作者運用母龍，來顛覆傳奇中，龍的角色，讓我們看文學的顛覆性，讓兩性觀點在奇幻小說中，彼此激盪，達到顛覆下的包容共生。「顛覆」意謂著價值重新瓦解，屬於解構行為，而其改方式多使用變形(transformation)手段。

柏拉圖(Plato,427-347BC)堅持文藝性格的模擬性格(mimetic charactor)，也就是把文學文本當作外在意義的反映，認為文學作品直接反應周遭的社會價值，並透過作者賦予文學作品生命。道里摩爾(Jonathan Dollimore)和辛菲爾德(Alan Sinfield)指出把文學向現行意識形態挑戰，然而又為社會意識形態所控制的複雜關係，歸納為顛覆(subversion)與包容(containment)。是指對於主宰的意識形態的有效挑戰；而既定社會秩序具有一種把來自體系內的種種顛覆因素包容，並使之得到化解的能力¹¹²。三位作者運用龍的角色，加上女性的性別，他/她們顛覆性別變遷，但是他/她們並不是指從單一性(女性)的視角進入，這樣會陷入非此即彼的窠臼中。作品中也適時加入男性的觀點，讓兩性的單一視角彼此激盪，得到化解的力量，彼此包容。

「解構」一詞出自德國哲學家《存在與時間》中「摧毀」(Destruction)的概念，而「解構」(deconstruction)就是要拆解結構。得希達認為解構主意的思維並不是要「徹底反傳統」，而是說事物總是盲從一個中心的權威，失去更新的彈性而自我解構，主張一種多元世界，相互填補相互轉換。所以三位作者顛覆往常龍的形象，但他們依然保留龍神秘、神話的部分。這樣的作品出現，有其時代背景，文學作

¹¹² 《新歷史主義》，頁 47-9。

品不斷累積及文學作品的特性是呈現更多的可能性，讓讀者有較多的視角去觀看作品內涵。所以，《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推翻西方神話中，龍的形象，運用顛覆的手法，不但讓龍和人類越來越貼近，還運用性別的轉換，讓讀者用不同的視角去觀看龍的傳奇。

而《地海》的作者娥蘇拉·勒瑰恩巧妙的運用顛覆性別的做法，就像女性主義者對文學的主要關注點一樣，是文學與意識形態的共謀關係，並探討意識形態如何被銘刻於文學形式、文體、文學經典以及文學性的認定上。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話說，女性主義學者是「神話的破壞者」。而對文體體制神話的破譯是女性主義者爭取話語權力的第一個必要步驟。娥蘇拉·勒瑰恩成功的完成這一項使命。

《魔法森林》的作者派翠西亞·C.蕾德也有相同的做法，選舉龍王的規條中，沒有一樣性別的規定，甚至讓書中的龍王凱卓，不只是有正義感，有能力，有自己的思想，還能夠掌握突如其來的龍王權力。不但可以從龍王凱卓的形象，看到所謂「時代新女性」的特質，還加上讓龍王直接掌權，提升女性的地位。

《龍騎士》的作者與前二個系列不同，克里斯多夫·鮑里尼是一位男性作家，但還是選擇了母龍做為故事主軸，雖然因為《龍騎士》尚未完成三部曲，不知道作者是如何安排母龍思飛的遭遇，然而，克里斯多夫·鮑里尼的書寫上，並不是像女性主義者一樣，運用「神話的破譯」去爭取話語的權力，而是運用龍和龍騎士之間的關係，讓男性的騎士與母龍互信、互諒、互補，反而讓男性與女性之間找到了奇異的平衡點。

四、重新定位人與自然

就像廖炳惠對生態批評所下的定義：是針對人類意圖征服自然所導致的價值觀轉移和自然災難，所作出的評論與批判。意圖探討在生態不均勢的情況下，所造成的、不可預知的平衡喪失，以及人類和自然因為生態的破壞，所造成的環境不穩定性¹¹³。

龍的出現，隱含著龍代表大自然地一切，《地海》中，人類以征服的方式，想要超越龍，駕馭龍，甚至奪取龍所擁有的語言、永生的能力，卻破壞了生與死的交界，讓死者無法前往死域，造成更多得傷害，就像生態批評想要探討的議題一樣，如果現在人類只想征服自然，卻不思考可能的後果，生態一旦失衡，環境的不穩定會造成什麼樣地災害，可能不是現在科技有辦法百分之百預測出來。環境問題所造成的生態失衡，同時造成了人與自然的深層衝突，使不同族群之間的裂痕與鴻溝也日益加深。在《地海》和《龍騎士》的敘述中，龍和人得關係，也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最後達到應該有的平衡，如果說，文學是人類對現實生活的反映，期待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也可以擺脫僅僅「以人爲本」的思考模式。

而在《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對於生物的繁衍，對現在的社會結構組成，與瀕臨絕種動物的生存也有所提醒。由於人類想征服自然，常常不自覺得以人類爲中心的思考模式破壞了生態，而生態環境的破壞是令生物瀕臨絕種的一個主要原因。於自然生境中，生態演替和氣候轉變不斷在進行中，但速度是十分緩慢的。物種通常能適應和應付自然的干擾。但人類的活動大大地改變了自然環境，他們改變了地形、破壞了物種的生境。很多時候，自然環境及物種經過人類的干擾後不能復原。物種不能生存，導致牠們的數目不斷下降。溫室效應、酸雨、污染和砍伐熱帶雨林都會改變生態系統。當這些改變突然發生時，個別生物可能沒有足夠時間來適應新環境。因此生境的消失使生物瀕臨絕種，而人爲活動是主要的因素。

¹¹³ 《關鍵詞 200》，頁 92。

生物瀕臨絕種的情況在熱帶雨林最嚴重，那裡的生態正不斷地遭受破壞，如果森林的消失速度持續下去，很多動物和植物就會在地球上消失了。而狹窄的活動範圍也是威脅動植物的主要原因。狹窄的活動範圍通常是其他威脅所造成的，破壞了的生態環境將群體限制在很小的地區。生態環境損失是導致活動範圍狹窄的原因。如果生物的活動範圍局限於一個狹窄的生態環境中，物種間的食物競爭會變得激烈，食物會變得不足夠，導致物種的數量下降，因而難於交配，物種的數目就會下降。這些生態議題，可以從奇幻小說中，作者們對「龍」這個角色的詮釋，有所體悟。



第二節 獨特性的展現

一開始是因為自己就是屬龍，後來是因為陪伴我長大的漢聲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國童話》，裡面關於龍的故事讓我幼小的心靈充滿快樂的想像，接著是被《龍騎士》的思飛深深地撼動，一隻擁有神化能力的龍，在遇到艾瑞岡之後，因為艾瑞岡孵化，和艾瑞岡共同成長，甘苦與共，傷心一起傷心，快樂就一起喝酒起舞，雖然貴為龍，卻有小女孩的天真，和老婆婆的智慧，也許作者克里斯多夫·鮑里尼無意間將自己所喜歡的女性特質加在思飛身上，而這個天真單純的思飛，遇到喜歡的金龍--葛雷得的時候，那種為愛義無反顧的勇氣，也是我所佩服的，也因此，注意到西方奇幻文學中的龍。這才發現，不只是《龍騎士》，《地海》的龍所蘊含的意義更是令我驚為天人。而《魔法森林》的龍，單純的多，沒有像《地海》中的龍，有演化的過程，而龍和人的關係很明顯的就是朋友的關係，對於龍族敘述也沒有太多的篇幅。前面一章，研究者所分析的是，《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奇幻小說中，三個系列的龍的角色都符合才做歸納，然而，每一個系列的龍，也還有一些有趣的特質，可以討論。

一、龍還是有所差別

研究文本《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的敘述中，或者說，研究者找到關於龍的奇幻文學中，龍都是長著翅膀可以噴火的，龍會噴火這個「特異功能」，是不是別具意義？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前。火在希臘歷史上代表著創世，再生和光明。在希臘神話中，火是赫菲斯托斯的神聖象徵，是普羅米修斯從宙斯手中偷得贈送給人類的禮物。而龍為什麼會噴火？關於龍為什麼會噴火的原因，中世紀的歐洲人曾做過如下有趣的揣測：龍經常吞食一種含磷的礦石，並將之貯存在胃中，需要時通過某種化學反應將其轉變成一種一旦接觸氧氣就會產生燃燒的氣

體，這很顯然是從牛的反刍中得到了啓示，並且與現代火焰噴射器工作原理有相似之處。其實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前。火在希臘歷史上代表著創世，再生和光明。在希臘神話中，火是赫菲斯托斯的神聖象徵，是普羅米修斯從宙斯手中偷得贈送給人類的禮物。研究者也曾思考是不是這項能力本身就已經顯是龍的神聖不可侵犯？而從探究東西方龍的差異時也發現，東方的龍，大多與「水」有關。這種東西方的差別，也可以說火和水的象徵，是否有某些意義存在？或者，也因此影響了西方文化對於龍的想法和東方人的差異所在。

二、龍獨特的地方

《地海》、《魔法森林》和《龍騎士》中的龍，除了前面論述的相同點之外，每一位作者所撰述的龍，各自有一些獨特的地方。

《地海》不斷強調：「龍跟龍語，兩者為一，是同一存在。牠們無須學習，牠們便是語言¹¹⁴。」而且，巫師要學會使用巫術，必須先學「真語」，也就是龍的語言，龍是不是還有另一個可能是代表著文明，就是人類所建立的文明，而這樣的文明會不會因為過度發展，也讓人類被文明反撲。研究者聯想到的是，像現在科技發達，連基因都可以複製，複製羊，複製愛狗，看似美好，可以自行繁殖需要的任何生物，但是這樣進步的科技，有沒有可能造成另一場浩劫？例如，該滅絕的物種因為科技再生，卻也某種程度的侵占地原來物種的生存之道。或者，複製人身上的器官，讓人類長命百歲，而複製出來的算是「人」嗎？科技或說文明過度發展之後的結果，會怎麼樣？是和《地海》中的龍一樣嗎？退化成沒有語言，只剩下暴戾和原始本能的生物？而擁有語言的安排，也是令研究者匪夷所思，龍可以玩弄語言，但是巫師卻被限制，除非用真語，否則不能使用巫術。這別有用心安排，到底蘊含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可惜研究者本身對於語言發展涉略不夠

¹¹⁴ 《地海孤雛》，頁 248。

深，無法加以論述。

而《魔法森林》中，龍王會被綁架，這樣的角色和《地海》、《龍騎士》塑造的龍迥然不同。這樣的安排，和《魔法森林》貫串全書的「顛覆」手法，有密切的關係。其實，《魔法森林》中，不只是顛覆龍王的性別，也顛覆龍王應該要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還有公主、女巫、國王，及曾經出現在童話中的各種角色。所謂的「顛覆」，洪淑苓解釋：

顛覆，按照字面的解釋：顛者，震盪、搖動；覆者，傾倒、翻覆。顛覆一詞，即意謂經由撼動，使之震盪，甚至傾倒翻覆，含有推翻舊制之意。運用在創造上，也是把故事原有的人物形象、情節模式、結局、主題意識、敘述語言等，其中一項或更多，予以扭曲、折射、變形，甚至一百八十度翻轉，使人驚奇、驚愕、驚喜。譬如，經由結局的改寫，傳達了原作相反的主題思想，顯得另類思考，使我們在重重震驚之餘，可能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也可能獲得閱讀的快感，不涉及道德或其他價值判斷¹¹⁵。

派翠西亞 C.蕾德運用顛覆的手法在撰寫《魔法森林》，將顛覆的重心放在童話中的性別，所以，公主變成新時代女性，而女巫也不再是神祕而頹廢、養黑貓，反而很愛乾淨；而童話中英勇的騎士、王子、國王，也因此成了守舊、不知變通、自以為英勇的形象。作者派翠西亞 C.蕾德也一起把龍王的性別，改為母龍，而且，是龍自己決定的。

最後，《龍騎士》中，最特別的，就是龍和騎士的心電感應，研究者一開始會認為，這就像佛洛伊德所認為的「本我」和「自我」的認知。本我（英文：id）是在潛意識型態下的思想，代表思緒的原始程式——人最為原始的、屬滿足本能衝動的欲望，如饑餓、生氣、性慾等；本我為與生俱來的，亦為人格結構的基礎，日後自我及超我即是以本我為基礎而發展。本我的目的在於遵循享樂原則，追求

¹¹⁵ 《擺盪在感性與理性之間》，頁 145-6。

個體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飽足與性慾的滿足，以及避免痛苦。而自我（ego）這個概念是許多心理學學派所建構的關鍵概念，雖然各派的用法不盡相同，但大致上共通是指個人有意識的部分。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組成部分。這裏，現實原則暫時中止了快樂原則。由此，個體學會區分心靈中的思想與圍繞著個體的外在世界的思想。自我在自身和其環境中進行調節。佛洛德認為自我是人格的執行者。艾瑞克·弗羅姆認為，本能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思想就會跳出來，站在更長遠的眼光，告訴艾瑞克·弗羅姆怎麼做是最妥當的。而且兩者的心電感應，沒有旁人可以介入，這樣的創意，讓研究者玩味不已。

由於研究者對於中國童話中的龍的興趣，引發了研究動機，再透過西洋神話和中國傳說看以前的人們是如何敬畏龍，接著進入奇幻小說的領域，探究龍在奇幻文學中的特殊角色。時間推移中，時代背景和文類都影響了龍的模樣；不同時代的作品，展現出當時不同的思潮。在人類對於雲、雨，或是大自然的一切還處於懵懂的時期，神話傳說敬畏著龍，後來，女性主義、生態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興起，作者們試著在第二世界建構人和龍的關係，並細膩刻畫龍的樣貌，使得龍以時代共同演進的意義繼續在人類的世界中存在著。

參考書目

一、 使用文本

1. Ursula K. Le Guin (娥蘇拉·勒瑰恩)。蔡美玲譯。《地海巫師》(*A Wizard of Earthsea*)。新店市：繆思。2003年2月。
2. Ursula K. Le Guin (娥蘇拉·勒瑰恩)。蔡美玲譯。《地海古墓》(*Tombs of Atuan*)。新店市：繆思。2002年3月。
3. Ursula K. Le Guin (娥蘇拉·勒瑰恩)。蔡美玲譯。《地海彼岸》(*The Farthest Shore*)。新店市：繆思。2002年3月。
4. Ursula K. Le Guin (娥蘇拉·勒瑰恩)。段宗忱譯。《地海孤雛》(*Tehanu*)。新店市：繆思。2002年9月。
5. Ursula K. Le Guin (娥蘇拉·勒瑰恩)。段宗忱譯。《地海故事集》(*Tales from Earthsea*)。新店市：繆思。2002年10月。
6. Ursula K. Le Guin (娥蘇拉·勒瑰恩)。段宗忱譯。《地海奇風》(*The Other Wind*)。新店市：繆思。2002年12月。
7. Patricia C. Wrede(派翠西亞·C.蕾德)著。柯清心譯。《魔法森林首部曲魔龍傳奇》(*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台北市：商周。2006年。
8. Patricia C. Wrede(派翠西亞·C.蕾德)著。《魔法森林二部曲龍王歷險》(*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台北市：商周。2006年。
9. Patricia C. Wrede(派翠西亞·C.蕾德)著。《魔法森林三部曲魔劍風雲》(*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台北市：商周。2006年。
10. Patricia C. Wrede(派翠西亞·C.蕾德)著。《魔法森林四部曲王子復國》(*Enchanted Forest Chronicles*)。台北市：商周。2006年。
11. Christopher Paolini (克里斯多夫·鮑里尼)著。黃可凡譯。《龍騎士首部曲：飛龍聖戰》(*Eragon*)。台北市：聯經。2004年9月。
12. Christopher Paolini (克里斯多夫·鮑里尼)著。張子樟譯。《龍騎士二部曲：勇者無懼》(*Eldest*)。台北市：聯經。2006年1月。

二、 參考文本

1. J.R.R. Tolkien (托爾金)著。朱學恆譯。《魔戒二部曲雙城奇謀》(*The Lord of the Rings*)。台北市：聯經。2001年12月。
2. J. K. Rowling (J. K. 羅琳)著。彭倩文譯。《哈利波特(4)：火盃的考驗》(*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台北市：皇冠。2001年12月。
3. Cornelia Funke (柯奈利亞·馮克)著。黃漢婷譯。《銀龍騎士》(*Drachenreiter*)。台北市：大田出版。2004年3月。
4. Margaret Weis、Tracy Hickman (瑪格麗特·魏絲、崔西·西克曼)著。朱學恆、張欣茹譯。《龍槍傳奇》(*Dragonlance*)。台北市：第三波。2002年2006年04月。
5. Barbara Hambly (芭芭拉·漢柏莉)著。段宗忱譯。《龍魔》(*Dragonsbane*)。台北市：奇幻基地。2005年08月。

二、參考文獻

1. 彭懿著。《世界幻想文學導論》，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98 年 12 月。
2. 張子樟著。《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 8 月。
3. 作家文摘出版編輯部。林以舜譯。《奇幻文學寫作的十堂課》。台北市：奇幻基地出版。2003 年 3 月。
4. 常若松著。《人類心靈的神話—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0 年 11 月。
5. 王慧萍著。《怪物考》台北市：如果出版社。2006 年 9 月。
6. 盛寧著。《新歷史主義》台北市：揚智文化。1996 年 8 月。
7. 廖炳惠著。《關鍵詞 200》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2003 年 9 月。
8. 鄭祥福著。《後現代主義》台北市：揚智文化。1999 年 7 月。
9. 唐荷著。《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市：揚智文化。2003 年 2 月。
10. 陳秋帆改寫。《希臘神話》台北市：台灣東方。2003 年 12 月。
11. 東方編輯部改寫。《聖經故事（上）（下）》台北市：台灣東方。2002 年 01 月。
12. 梅子涵等。《中國兒童文學 5 人談》。天津市：新蕾出版社。2001 年。
13. Perry Nogelman 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0 年 1 月。
14. Deborah Cogan Thacker, Jean Webb 著，楊雅捷，林盈蕙譯。《兒童文學導論：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Introduc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romanticism to postmodernism*)。台北：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
15. Townsend, John Rowe。謝瑤玲譯。《英語兒童文學史綱》。台北市：天衛文化圖書有限公司。2003 年 1 月。
16. 苑崎透 著。安然、OYUNNA 譯。《幻獸龍事典》。台北市：奇幻基地出版。2004 年 11 月。
17. DUGALD STEER 和龍學古老神秘學會(S.A.S.D) 著。李紫蓉 譯。《龍學大全》台北市：上人文化。2006 年 03 月。
18. Maggie Hyde 著。蔡昌雄譯。《榮格》台北縣：立緒文化。1995 年 10 月。
19. Murray Stein 著。朱侃如譯。《榮格心靈地圖》台北縣：立緒文化。1995 年 10 月。
20. Robert H.Hopcke 著。蔣韜譯。《導讀榮格》台北縣：立緒文化。1997 年 10 月。
21. Gayle Green、Coppelia Kahn 編。陳引馳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台北：駱駝出版社。1993 年 07 月。
22. Toril Moi 著。陳潔詩譯。《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台北：駱駝出版社。1995 年 07 月。
23. Joseph Campbell, Bill Moyers(喬瑟夫·坎柏，莫比爾)著。朱侃如譯。《神話：內在的旅程，英雄的冒險，愛情的故事》(*The Power of Myth*)。新店市：立緒。1997 年 05 月。
24. Joseph Campbell(喬瑟夫·坎柏)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 Thousand Faces)。新店市：立緒。1997年07月。
25. Smith, Lillian H. (李利安·H·史密斯)。傅林統編譯。《歡欣歲月》。台北：富春。1999年。
26. Forster, Edward Morgan (佛斯特)。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Aspect of the Novel*)。台北：志文。1991年。

期刊論文

1. 蔡淑芬，〈超越魔法的迷思：論《地海巫師》系列中的巫術、道家哲學與生態意識〉，東華人文學報第六期(2004.7)。頁 223-254。
2. 洪淑苓著，〈台灣童話作家的顛覆藝術〉，收錄於劉鳳芯主編《擺盪在感性與理性之間》台北：幼獅文化。2000年6月。

四、網路資料

1. <http://www.ss369.com/culture/minzu/longwenhua/lycs/chxiang.htm> (2007.07.12.)
2.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36221.html?si=1> (2007.07.18.)
3. <http://angelcity.idv.tw/world/dragonstory.htm> (2007.07.25.)
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5%B9%BB%E5%B0%8F%E8%AF%B4> (2007.08.20.)
5. <http://games.tom.com/1184/1540/20051222-177511.html> (20080203)
6. <http://www.wenyi.com/culture/dragon/qiyuan/qysw-1.htm>(2008.07.03.)